

名著百部系列

电

子

版

电

子

版

世 新 騙 杜

明
张应俞

超
值
收
藏
版

圣碟科技 九鼎文化

杜 骗 新 书

(明) 张应俞

提要

明代小说。四卷八十三册。全称《江湖历览杜骗新书》。是浙江夔衷张应俞著。首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熊振驥序。该骗分二十四类，计有脱剥、丢包、换银、诈哄、伪交、牙行、引赌、露财、谋财、盗劫、强抢、在船、诗词、假银、衙役、婚娶、奸情、妇人、拐带、买学、僧道、炼丹、法术、引嫖等。每则叙一事，则目为七言，工整划一。

此书以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骗局为内容，刻意描绘，一一展示。市井中的恶棍、无赖、娼妓、嫖客、牙婆、僧道、尼姑、太监、官吏，芸芸众生，广设骗局，手段狡诈，稍作点染，世情毕现。虽云“杜撰”，实为晚明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。作者有意模仿公案小说的写法，文白相杂，在晚明小说中独具一格。

第一类 脱剥骗

假马脱缎

江西有陈姓，庆名者，常贩马往南京承恩寺前三山街卖。时有一匹银合好马，价约值四十金。忽有一棍，擎好伞，穿色衣，翩然而来，伫立瞻顾，不忍舍去，遂问曰：“此马价卖几许？”庆曰：“四十两。”棍曰：“我买，但要归家作契对银。”庆问：“何住？”棍曰：“居洪武门。”棍遂骑银合马往，庆亦骑马随后。行至半途，棍见一缎铺，即下马，放伞于酒坊边，嘱庆曰：“代看住，等我买缎几匹，少顷与你同归。”庆忖：“此人想是富翁，马谅买得成矣。”棍入缎铺，故意与之争价，待缎客以不识价责之，遂佯曰：“我把与一相知者看，即来还价何如？”缎客曰：“有此好物，凭伊与人看，但不可远去。”棍曰：“我有马与伙在，更何虑乎。”将缎拿过手，出门便逃去。缎客见马与伙尚在，心中安然。庆待至午，杳不见来，意必棍徒也，遂舍其伞，骑银合，又牵一马回店。缎客忙奔前，扯住庆曰：“你伙拿吾缎去，你将焉往。”庆曰：“何人是我伙？”缎客曰：“适间与你同骑马来者。你何佯推，定要问你取。”庆曰：“那人不知何方鬼，只是问我买马，令我同到他家接银，故与之同来矣。他说在你店买缎，少顷与我同去，我待久不见来，故骑自马回店。你何得妄缠我乎？”缎客曰：“若不是你伙，何叫你看伞与马？我因见你与马在，始以缎与他。你何通同妆套，脱人缎去？”

二人争辨不伏，扭在应天府理论。缎客以前情直告。庆诉曰：“庆籍江西，贩马为生，常在三山街翁春店发卖，何尝作棍。竟遇一人，问我买马，必要到他家还银，是以同行。彼中途下马，在他店拿缎逃去，我亦不知，怎说我是棍之伙？”府尹曰：“不必言，拘店家来问，即见明白。”其店家曰：“庆常贩马，安歇吾家，乃老实本分人也。”缎客曰：“既是老实人，缘何代那棍看伞与马？此我明白听见，况他应诺。”庆曰：“叫我看伞，多因为他买马故也，岂与之同伙。”府尹曰：“那人去，伞亦拿去否？”缎客曰：“未曾拿去。”府尹曰：“此真是棍了。欲脱你缎，故托买马，以陈庆为质，以他人之马，赚你之缎，是假道灭虢术也。此你自遭骗，何可罪庆。”各逐出免供。

吾观作棍亦多术矣。言买马非买马，实欲假马作讹，为脱缎之术，故先以色服章身，令人信其为真豪富。既而伫立相马，令人信其为真作家。迨入缎铺，谎言有马与伙，令人信其为真实言，至脱缎而走，以一伞贻庆，与缎客争讼，此皆以巧术愚弄人也。若非府尹明察，断其为假道灭虢，则行人得牛，不几邑人之灾乎。虽然，庆未至混迹于纆细，缎客已被鬼迷于白昼矣。小人之计甚诡，君子之防宜密，庶棍术虽多，亦不能愚弄我也。

先寄银而后拐逃

通州有姓苏，名广者，同一子贩松江梭布，往福建卖。布银入手，回至半途，遇一人姓纪名胜，自称同府异县，乡语相同，亦在福建卖布而归。胜乃雏家，途中认广为亲乡里，见广

财本更多，乃以己银贰拾余两寄藏于广箱内，一路小心代劳，浑如同伴。后至日久，胜见利而生奸。一夜佯称泻病，连起开门，出去数次。不知广乃老客也，见其开门往返，疑彼有诈谋，且其来历不明，彼虽有银贰拾余两寄我箱内，今夜似有歹意。乘其出，即潜起来，将己银与胜银，并实落衣物，另藏别包袱，置在己身边，仍以旧衣被，包数片砖石，放在原箱内，佯作熟睡。胜察广父子都睡去，将广银箱夤夜挑走。广在床听胜动静，出门不归，曰：“此果棍也。非我，险遭此脱逃矣。”

次日广起，故惊讶胜窃他银本，将店主扭打，说他通同，将我银偷去。其子弗知父之谋，尤怒殴不已。父密谓曰此事我已如此如此，方止。早饭后，广曰：“我往县告，若捕得那棍，你来作证，不然定要问你取矣。”广知胜反中己术，径从小路趲归。

胜自幸窃得广银，茫茫然行至午，路将百里，开其箱内，乃砖石旧衣也，顿足大恨。复回原店，却被店主扭打一场，大骂曰：“这贼，你偷人银，致我被累。”将绳系颈，欲要送官。只得吐出真情，叩头恳免。时胜与广，已隔两日程途，追之不及，徒自悔恨而已。

按：纪胜非雏客，乃雏棍也。先将己银，托寄于广，令其不疑，后以诈泻开门，候其熟睡，即连彼银共窃而逃，彼之为计，亦甚巧矣。盖此乃欲取姑与，棍局中一甜术也。孰知广乃老客，见出其上，察其动静，已照其肝胆，故因机乘机，将计就计，胜已入厮算中，而不自知矣。夫胜欲利人之有，反自丧其家，雏家光棍，又不如老年江湖也。待后回店，被其扭打，捻颈，哀告以求免，是自贻伊戚，又谁咎也？天理昭昭，此足为鉴。

明骗贩猪

福建建阳人邓招宝者，常以挑贩为生。一日贩小猪四只往崇安大安去卖，行至马安岭上，遇一棍问他买猪。宝意此山径僻岭无人往来，人家又远，何此人在路上买猪，疑之，因问其何往。棍曰：“即前马安□也。”宝曰：“既要买，我同你家去。”棍曰：“我要往县，你拿出与我看，若合吾意，议定价方好回家秤银，不然恐阻程途矣。”此棍言之近理，宝即然之，遂拿一猪与看。棍接过手，拿住猪尾，放地上细看，乃故放手致猪便走，佯作惊恐状，曰：“差矣，差矣。”即忙赶捉。不知赶之正驱之也。宝见猪远走，猛心奔前追捉，岂知已堕其术也。棍见宝赶猪，约离笼二三百步，即旋于笼内，拿一猪在手，又踢倒二笼，猪俱逃出。大声曰：“多谢你，慢慢寻。”宝欲赶棍，三猪出笼逃走，恐因此而失彼，况棍走远难追，但咒骂一场。幸得三猪成聚，收拾入笼，抱恨而去。

吾观棍之脱猪也，一邂逅相逢之顷，贼念即生，乃以诡言相哄，致宝深信，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者也。乃始也放猪佯逐以误其远赶之于前，继也擒猪踢笼，以制其不赶之于后，使人明堕其术而不自知。仓卒收套，抑口譎也。商者鉴此，勿谓暗机隐械宜为慎防，即明圈显套，尤当加谨。

遇里长及脱茶壶

赵通，延平府南平县人也。家世积善，钱粮颇多，差当七图一甲里役。其甲首林钱一者，机智过人，不务生理，第饮赌

宿娼。后来家业萧条，无处栖身，只得逃外。通亦不知其向往。

一日，通与仆往杭贸易，经过浦城，憩息于亭，适见钱一，通遂骂之曰：“这奴才，你逃外数年，户丁不纳，粮差累赔，是何理也？今你见我，你何以说？”钱一被骂不甘，心生一计，向前赔笑曰：“我每欲回，送条编与里长，奈我家中欠人财物甚多，难以抵偿，故不敢回矣。今幸遇里长，如天降下，敢再推辞。况这几年，赖里长福庇，开店西关马头，家中稍裕，新娶邑人徐某之妾为妻，被人欺奸。我乃孤身一人，出外独居，无奈伊何。今幸遇里长，则有主矣。里长往杭州，亦经门处过，即到我家暂歇。自当算还编银，又烦代我作主。”通听其言，私心喜曰：“今日得此，可作往杭盘费，诚可谓出门招财也。”遂与同行。至一店所，钱曰：“里长今朝起早，又路行半日，肚又饥矣，上店沽酒湿口，何如？”应曰：“可。”遂入店。叫店主暖酒，切豆腐与通食，便问店主曰：“这里有好红酒猪肉否？”店主曰：“市前游店，肉酒俱有。”钱一曰：“可借壶秤一用。”店主拿壶秤出，钱接过手，直望游店，转弯抹角，潜躲而去。

通与仆吃酒一壶将尽，乃对仆曰：“钱一去许久不来，莫非与人争斗，不然，此时当来矣。汝往看之。”仆即往酒肉店去问，说并无钱一，待欲寻他，又不知他去向，只得秤银还酒，店主收银，索取壶秤。通怒曰：“酒是我吃，我还你犹可，壶秤是你自交钱一，何干我事。”店主曰：“人同你来，你在我店饮酒，故把壶秤借他。不然，我晓得甚么钱一。”言来言去，两下角口大闹。众人来劝，问其来历，始知甲首骗里长入店，更脱店主壶秤。众人大笑，即是他自错，赔他也罢。不得已代赔，呕气抱忿而去。

按：林钱一始说家颇充裕，妻被棍奸，欲投里长

作主，致人不疑。继也入店借壶秤，沽酒肉，以叙闲阔之情，使人不备，玩通于股掌之中，术亦巧矣。然钱一狡猾有素，通亦知之，乃一卒遇之，遂信其言，而入店饮酒，更欲沽红买肉，皆非款待之真情，在通当烛其伪而止之，曰店中不便，有酒有肉到家食之未晚也，则钱一奸无所施，将道旁脱走不暇，何至赔壶秤而受呕气也。故钱一狡也，而通亦欠检点焉。嘻！

乘闹明窃店中布

吴胜理徽州府休宁县人，在苏州府开铺，收买各样色布。揭行生意最大，四方买者极多，每日有几拾两银交易。外开铺面，里藏各货。一日，有几伙客人凑集买布，皆在内堂作帐对银。一棍乘其丛杂，亦在铺叫买布。胜理出与施礼，待茶毕，安顿外铺少坐。胜理复入内与前客对银。其棍见其铺无守者，故近门边诈拱揖相辞状，遂近铺边拿布一捆，拖在肩上，缓步行去。虽对铺者亦不觉其盗。

后内堂诸商交易毕，胜理送客出外，忽不见铺上布，问对门店人曰：“我铺里一捆布，是何人拿去？”对门店人曰：“你适间后来那客人与你拱手作辞，方拖布去。众皆见之，你何佯失布？”胜理曰：“因内忙，故安他外铺坐，候前客事毕，然后与他作帐，何曾卖布与他。”邻人讶曰：“狡哉！此棍。彼佯拱手相辞，令我辈不敢说他是贼。缓步而行，明白脱去矣，将奈何？”胜理只得懊恨一场而罢。

按：棍之窃斯布也，初须乘其丛杂，入其店中，尚未定其骗局之所出也。至胜理待其茶，而安之外铺少坐，左顾右盼，而奸谋遂决矣。故拱揖而辞，而明

脱其布，如荆州之暗袭，不甚费力，真可谓高手矣。在胜理店积货物，宜不离看守，方可保无虞。关防不密，安知无棍徒混入行奸乎。待布既失，而后扼腕，何益哉！大凡坐铺者当知此而谨慎之可也。

诈称偷鹅脱青布

有一大铺，布匹极多，交易丛杂，只自己一人看店。其店之对门人，养一圈鹅，鸣声嘈杂，开铺者恶其聒耳，尝曰：“此恶物何无盗之者？与我耳头得沉静些。”忽棍闻之。一日乘其店中闲寂，遂入店拱手，以手按柜头一捆青布，轻轻言曰：“不敢相瞒，我实是一小偷，爱得对门店下一只鹅吃，只大街面难下手。我有一小术，只要一个人赞成。”店主曰：“如何赞成？”小偷曰：“我在这边问曰，可拿去否，汝在内高声应曰可。又再问曰，我真拿去，汝再应曰，说定了，任从拿去。我便去拿，方掩得路人耳目。托你赞成，后日你家不须闭门，亦无贼入矣。但你须在去，莫得窃视，视则法不灵。你直听鹅声息，我事方毕，你可出来。”店主然之。小偷高声问曰：“我拿去否？”内高声应曰：“凭你拿去。”又再高声问曰：“我真拿去。”内又高声应曰：“说定了，任你拿去。”两旁店人皆闻其问答之语，小偷遂负其柜上捆青布而去。人以为借去也。

其店主在内，听得鹅声呱呱，不敢出来，其盗布者匆匆行之久矣。何之多时，鹅声不绝，其店主恐店内久无人守，只得外出，看鹅尚在，自己柜头反失一捆青布，顾问两旁店曰：“适才谁上我店，拿我一捆布去？”左右店皆答曰：“是那个问你买的。你再三应声，叫他只管拿去。今拿去已久矣。”店主

抚心自悔曰：“我明被此人骗了，只是自己皆死说不得也。”事久，众怜觉之，始笑此人之痴，而深服此棍贼之高手矣。

按：君子仁民爱物，而仁之先施者莫如邻，物之爱者，即鹅亦居其一。何对邻人养鹅，恶在嘈杂之声，必欲盗之者以杀之，爱物之谓何哉？利失对邻之鹅而赞成棍贼以盗之，仁心安在？是以致使棍闻其言，乘机而行窃，反赞成其偷，亦是鼠辈也。欲去人之鹅，而反自失其布，是自贻祸也，将谁怨哉！若能仁以处邻，而量足以容物，何至有此失也。

借他人屋以脱布

聂道应别号西湖，邵武六都人，家原富厚，住屋宏深，后因讼耗家，以裁缝为业。忽一日往人家裁衣，有一光棍见客人卖布，知应出外，故领到应家前栋坐定。竟入内堂，私问应妻云：“汝丈夫在家否？”其妻曰：“往前村裁衣。”棍曰：“我要造数件衣服，今日归否？”对曰：“要明日归。”棍曰：“我有同伴在你前栋坐，口渴求茶一杯吃。”应妻即讨茶二杯，放于厅凳上。棍将茶捧与布客饮。饮罢，接杯入，方出拣布四匹，还银壹两，只银不成色。客曰：“此价要换好银。”棍曰：“我儿子为人裁衣，待明日归换与你。”言未毕，棍预套一人来问针工在家否。棍应曰：“要明日归。”其人即去。布客曰：“你收起布，明日换之与我。”客既出，少顷棍亦拖布逃出。

次早，布客到应家问曰：“针工归否？”应妻曰：“午后回。”布客次早又问针工归否，应妻又曰：“今午回。”布客午后又来问，应妻曰：“未归。”布客怒曰：“你公公前日拿布四匹，说要针工归来还银，何再三推托。你公公何去？”应

妻道：“这客人好胡说，我家那有公公，谁人拿你布？”二人角口大闹。邻人辨，曰：“他何曾有公公？况其丈夫又不在家，你布不知何人拿去，安可妄取。”

布客无奈，状投署印同知钟爷。状准，即拘四邻来审。众云应不在家，况父已死，其布不知甚人脱去。钟爷曰：“布在他家脱去，那日何人到他家下？”着邻约为之穷究，必有着落矣。邻约不能究，乃劝西湖曰：“令正不合被棍脱茶，致误客人以布付棍，当认一半。布客不合轻易以布付人，亦当自认一半。”二家诺然，依此回报。钟爷以邻约处得明白，俱各免供。

按：布入人家卖，又饮人家之茶，则买主似有着落矣，谁不肯以布与之？詎料此棍借其屋，赚其茶，以为脱布之媒，又还其银，止争银色而许换，谁知防之。今后交易惟两相交付，彼虽许换银，布只抱去，明日重来，则无受脱之事矣。

诈匠修换钱桌厨

建宁府，凡换钱者皆以一椅一桌厨列于街上，置钱于桌，以待人换。午则归家食饭，晚则收起钱，以桌厨寄附近人家，明日复然。有一人桌厨内约积有钱五六千，其桌破坏一角。傍有一棍，看此破桌厨内多钱，心生一计，待此人起身食午，即装做一木匠，以手巾缚腰，插一利斧于傍，手拿六尺，将此桌厨横量直量一次，高声自说自应曰：“这样破东西，当做一新的来换，反叫我修补，怎么修得，真是吝啬的人。”自说了一场。一手拿六尺，将桌厨钱轻轻侧倾作一边，将桌厨负在无人处，以斧砍开，取钱而逃。时傍人都道是换钱的叫木匠拿去修，那料大众人群中，有棍敢脱此也。

“午后，换钱者到，问傍人曰：“我桌厨那里去？”众合答曰：“你叫木匠拿去修，匠还说你吝啬，何不再做新的，乃修此破物。彼已负去修矣。”换钱者曰：“我并未叫匠来，此是光棍脱去。”急沿途而访问，见空僻处桌厨剖破，钱无一文，怅恨而归。

按：此棍装匠而来，大举大动，大志大言，人那知他是脱。只匠人修旧物，须在作场内，何须带斧带六尺而来，装为匠，便非匠矣。但他人物件，他人为修，何人替他盘诘？此棍所以得行其诈也。然因此以推其余，凡来历不明，而装情甚肖者，倍宜加察也。

第二类 丢包骗

路途丢包行脱换

江贤，江西临川县人，钱本稀少，每年至七月割早谷之后，往福建崇安地方，以舂鞋为生。积至年冬，约有银一拾余两，收拾回家。中途偶见一包，贤捡入手，约有银二三两，不胜喜悦。从前一人曰：“见者有分，不许独得。可藏在你箱中，待僻静处，拿出来分。你捡者得二分，我见者得一分。”贤意亦肯，况银纳置彼箱，心中坦然无疑。行未数十步，忽一人忙赶到来，啼哭哀告，曰：“我失银三两，作一包，是揭借纳官的。你客官若拾得者，愿体天心还我，阴功万代。”前见者故作怜悯之容曰：“是此舂鞋财主拾得，要与我均分。既是你贫苦人的，我情愿不分。你可出些收赎与他，叫他把还你。”贤被此人证出，只得开箱，叫失银者将原银包自己取去。但得其二钱收赎，亦自以为幸。不知自己银已被棍将伪包换去矣。

至晚到乌石地方，取出收赎银还酒，将剩者欲并入大包，打开只见铜铁，其银一毫也无，只得大哭而罢。

按：贤所撰银，必早被棍觑见，故先伪设银包套合。一棍在贤之先于荒僻处，俟贤来，投银包于地，彼必捡之，乃出而欲与之分，令藏彼箱则与彼银共一处矣。其后棍装情哀取，贤自应开箱还之。何自开箱，使棍手亲取其原包，则棍得以伪包换贤之银，贤岂知防其脱换哉。故检银之时，即以其捡者前棍均分，勿

入箱中，则彼穷于计矣。然二棍亦必于僻处再抢之矣。故客路不在虚得人之有，而在密藏已之有也，斯无所失矣。

第三类 换银骗

成锭假银换真银

泉州府客人孙滔，为人诚实，有长者风。带银百余两，往南京买布，在沿山搭船。陡遇一棍，名汪廷兰，诈称兴化府人，乡语略同。因与孙同船数日甚欢，习知潘朴实的人，可骗也，因言他□□芜湖起岸买货舟中，说他尚未倾银，有银一锭细丝十二两重，若有便银打换为妙，意在就孙换之。孙因请看。汪欣然取出真银。孙接过手曰：“果是金花细丝。”汪欲显真银，因转在孙手接出，遍与舟中客人看，问好否。都道是细丝。遂因舟上有笔砚在此，汪微微冷笑，将此银写十二两足，在风窠底。孙心中道此人轻薄，有银何必如此翻弄，因潜对汪曰：“出来人谨慎些。”汪曰：“无妨。”孙因问要换折多少。汪曰：“弟只零买杂货，凭兄银色估折便是。”孙因取出小曹八九钱重的，只九一、二成色。汪看喜曰：“此银九四、五倾来么，俱一样如此，即好矣。”盖汪重估孙银水，使孙乐换。孙取天平两对，估折明白。汪即箱中取出白绵纸，与孙面包作两包。汪因佯起，转身一回，故意误收原银入袖，曰：“此包是我的了。”孙曰：“不是，这包是你的。”汪即替出那假曹，亦绵纸包与真银一样，交与孙收。孙接过手，亦微开包紧，见银字无异，概不深省，即锁封笥筐中。汪须臾起岸分别。孙一向到南京，取出前银，乃是锡曹，懊恨无及，始知被他替包骗去矣。

按：孙滔，朴实人也，其看银时但称彼轻薄，不

知此人轻薄处，正要如此，人方不疑，后方好用假。不然待打换之后，或有人从傍取视，岂不败机。故坐舟冷笑，为书银摹样，无非为眩视计耳，向后推复细认哉。说者曰：“假令包银时，孙即取真银入手，后令汪收银，则汪不究乎？”曰：“虽然彼棍者变计百端，即令真银入手，彼又别有脱法。但各守本分，各用己财，勿贪小可便宜，则不落圈套矣。”

道士船中换转金

贡监生在南监，期满将归，欲换好金数十两，归遗妻妾，以将远敬。同乡邓监生阻之曰：“京城换金者，屡被棍以铜曹脱去，金非急用，何必在此换为。”贡曰：“京城方有好金。若有棍能脱我者，亦服他好手段。”数日内换金十余两，皆照金色交易，都是好金。后有一后生，以金锭十二两来换。贡生取看，几有足色金，问其换数。后生曰：“某乡官命换的，要作五换。”贡递与邓看。而此金可有六换，若五换价公道矣。邓看曰：“果好，可将此金对明收起，勿过他手。”然后对银六十两还之。贡依言，先收入此金，然后还其银。后生不得展转，只得领银归。见其父云，两监生如此关防，不能再脱出。父顿足曰：“一家生意在此，把本子送去了，何以为生。速去访此监生何时归。”回报已讨定船，某日刻期登舟矣。体探已的。

至期，两监生到船坐定。老棍装为一道士衣冠净洁，亦来搭船。舵工收之在船中，共谈处。道士言词雍容，或谈及京中官民事体，一一练熟。两监生及同船诸人亦乐与谈。两日后将近晚间，道士故提及辨珠玉宝贝之法，诸人闲谈一番。又说到

辨金上去，道他更辨得真。贡监生因自夸彼在京换一锭足金色，换数又便宜。诸人中有求看估色数者，贡生夸耀，取出与诸人递观，皆夸美好金。遍观已讫，时天色渐晚，复付还贡生。将收入箱际，道士亦曰：“愿借观。”接过一看，曰：“果好真金。”随手即付还讫。又道及别新话上去。贡监生收入金，晚饭已熟，各散而餐。次日道士以船钱以还舵工，与诸人别，而登岸去。

“贡监生归以金分赠妻妾。数日后叫匠人来打钏钗。先以小锭金打，匠皆称金好。贡夸曰：“更换有一锭十二两的。更好。”匠曰：“大锭金，京中光棍多以铜曹脱人。”贡曰：“取与你看，有何棍能脱我乎。”匠接过手笑曰：“正是铜曹也。贡怪之，急取回看，曰：“果铜也。我与邓相公看，定是上好金，又同船诸人看皆是好金，何都被瞒过。”忽猛省曰：“噫！是也。最后是一道士看，付还时天色近晚，我未及再检视，即收藏箱中，是此时换去也。此道士何得一铜曹如此相似，又早已在手，如此换得容易。想京中换金后生，即老棍之子。彼换时未能脱，故来搭船脱归也。”

按：老棍子脱贡生金也，人谓其棍真高手矣，吾曰：“不然。设若贡生韬藏不露，则老棍虽有诸葛神机，庄周妙智，安能得其金而窥之，何以脱为。故责在贡生，矜夸炫耀，是自招其脱也。噫！

第四类 诈哄骗

诈学道书报好梦

庚子年，福建乡科上府所中诸士，多系沈宗师取在首列者，人皆服沈宗师为得人。十二月初间，诸举人都上京矣。

省城一棍，与本府一善书秀才谋，各诈为沈道一书，用小印图书，护封完密，分递于新春元家。每到一家，则云：“沈爷有书，专差小人来，口嘱付说你家相公明年必有大捷。他得异梦，特令先来报知。但须谨密勿泄。更某某相公家与尊府相近，恐他知有专使来，谓老爷厚此薄彼，故亦附有问安书在，特搭带耳，非专为彼来也。”及到他家，所言亦复如是，谓专为此来，余者都搭带也。及开书看，则字画精楷，书词玄妙，皆称彼得祥梦，其兆应在某当得大魁。或借其名，或因其地取义，各做一梦语为由，以报他先兆之意。曾见写与举人熊绍祖之书云：“闽省多才，甲于天下，虽京浙不多让也。特阅麟经诸卷无如贤最者以深沉浑厚之养，发以雄俊爽锐之锋，来春大捷南宫，不卜而决矣。子月念二日夜将半，梦一飞熊，手擎红春花，行红日之中，止有金字大魁二字。看甚分明，醒而忆之。日者建阳也，熊者君姓也，春花者君治春秋经也，红亦彩色之象，大魁金字，则明有吉兆矣。以君之才，叶我之梦，则际明时魁天下确有明徵。若得大魁出于吾门，喜不能寐，专人驰报，幸谨之勿泄。”熊举人之家阅之大喜，赏使银三两，请益，复与二两。曰：“明年有大捷，再赏你十两。”及他所奉之书，

大抵都述吉梦都是此意，人赏之者，皆三五金以上。

至次年，都铎南翮而归。诸春元会时，各述沈道之书叙梦之事，各抚掌大笑曰：“真是好一场春梦也。此棍真出奇绝巧矣，以此骗人，人谁不乐与之。”算其所得，不止百金。以上聊述之，以助一笑。

按：此棍骗新举人，骗亦不痛。虽赏他几两银，亦博得家人肚中欢喜四个月。惜此棍不再来，若再为之，人亦乐赏之矣。此骗局中最妙者。

诈无常烧牒捕人

长源地方，人烟过千，亦一大市镇也。有一日者，推命人也，至其间推算甚精，断人死生寿夭，最是灵验，以故乡里之老幼男女，多以命与算。凡三年内，有该病者，该死者，各问其姓名，暗登记之，以为后验。昼往于市卜命，夜则归宿于僧寺。

有一游方道士至寺，形容半槁，黄瘦黧黑，敬谒日者曰：“闻先生推命极验，敢求此地老幼有本年命运该死者，当有疾病者，悉以其姓名八字授我，我愿以游方经验药方几种奉换。”日者曰：“你不知命，要此何干？”道士曰：“我自有别用。”日者悉以推过之命，本年有该病者该死者，尽录付之。

道士后乞食诸家，每逢痴愚样人，辄自称是生无常，奉阴司差，同鬼使捕拿此方某人某人等，限此一季到。痴人代之播传，人多未信。又私将黄纸写一牌文，末写阴司二大字。中间计开依日者所授之老幼命该死者，写于上半行。又向本僧寺问本地富家男女及人家钟爱之子姓名，写于后上层。夜间故在社司前，将黄纸牌从下截无人名处焚化。其上半有人名处打灭存

之。次日人来社司祈告，见香炉上有黄纸字半截未焚者取视之，都是乡人姓名，后有阴司字，大怪异之，持以传闻于乡。不一月间，此姓名内，果死两人，遂相传谓前瘦道士是生无常，此阴司黄纸牌，彼必知之，凡牌中有名者皆来问，无名者恐下截已焚处有，亦往问之。道士半吞半吐，认是己同鬼使焚的。由是畏死者问阴司牌可计免否。道士曰：“阴司与阳间衙门则同，有银用者计较免到，或必要再拿者，亦可挨延二三年，奈何不可用银也。”由是富家男女，多以银贿道士，兼以冥财金银，托其计较免到，亦赚得数十金去。其后牌中有名者多不死。反以为得道士计免之力也，岂不惑哉。

按：阴司拘人何须纸牌，即有牌票亦可必焚，即焚矣，何为故留残纸余字，以扬于众？比必无之理也。观瘦无常一节，则惑世诬民昭昭矣。人之信鬼幻者鉴此，可以提醒。

诈以帚柄耍轿夫

城西驿上至建溪，陆路一百二十里，常轿价只一钱六分，或路少行客，则减下一钱四分，或一钱二分，亦抬。但先邀轿价入手，便五里一放，略有小坡，又放下不抬。大抵坐轿两分，步走一分。凡往来客旅，无不被其笼络者。或当考期，应试士子归家，轿价便增至二钱四分，至少者二钱。不先秤银不抬。若银揽到手，不抬上二十里，便转雇上路夫去，把好价克减，只以一分一铺，转雇他人抬之。其下手抬者，仍旧五里一放，动曰：“我未得时价。”士子不得已，又重加之。但士人往来简少，都无与校。

有一提控，不时往来于路，屡被轿夫刁蹬。一日复要上县

去，把两条纸题四句嘲诗，以方纸包之，再用敝帚柄两个，截齐，以绵纸封之，如两匹缎样。次日，自负上路，轿夫争来抬之。提控曰：“吾为一紧急事回家，身无现银。有能送我直到家者，议轿价二钱，又赏汝今晚明早酒饭。若要现银，及转雇，则不能也。”内有二轿夫愿抬。遂以两封缎缚于轿，叮咛曰：“善安顿之，勿损坏。”才升轿，又曰：“我到回窑街，要寄一急信与人，你等到那里慎勿忘也。”未半午后，已到回窑。提控曰：“你在此暂等，我去寄信便来。”其实抽身从小路归家。

一饭久不来。两轿夫曰：“他坐话不觉久，有此两匹绸缎在此，我与你奔回，何须等他。”二人疾行，近晚归家。一曰各执一匹去，一曰倘有好歹须相添贴。两人扯开绵纸，只是两截敝帚柄，重重封裹。又各有一方包，疑是书信，开之见有纸题大字云：轿夫常骗人，今也被我骗。若非两帚柄，险失两匹缎。二人在家大骂曰：“光棍、精光棍。”邻家轿夫闻之，入问何故各骂光棍。二轿夫叙其缘由如此。邻轿夫大笑而出，将两帚柄半封半露挂于排栅边，以两纸诗贴于旁。见者诵者诗，又看其帚柄，无不大笑曰：“此提控甚善骗。只你二轿夫亦不合起歹心，早是敝帚柄故敢扬言骂人。若果是绸缎，你尚恐人知，那相公能寻汝取乎？此是你不是，何骂相公为。”

后三日，提控回，见此诗尚贴在排栅，故问居旁人曰：“前日人寄我两匹缎，被两轿夫抬走，你们亦闻得乎？”人知是此提控弄轿夫，曰：“你也勿寻缎，那轿夫亦不敢出索轿钱矣。”提控亦大笑而去。

按：提控骗轿坐者，非棍也，此两轿夫则棍耳。不然，何提控再回询问而轿夫不敢出也？此谓借棍术还驭棍徒，亦巧矣。然凡远出，若雇轿夫挑夫，须从

店主同雇，彼知役夫根脚，斯无拐逃失落之虞矣。

巷门口诈买脱布

建城大街中，旁有一巷，路透后街，巷口为亭，旁列两凳，与人坐息，似人家门下一样。亭旁两边，俱土城，似入人家之门，路稍转则见前大路矣。

忽日有一棍在亭坐，见客负布而来，认非本城之人，心知其可哄，即叫曰：“买布。”客人入亭来，棍取其布，反覆拣择，拿六匹在手，曰：“要买三匹，我拿六匹入内去拣。”即转入巷路，从后大街逃矣。布客在巷凳坐许久，时有一二行路者过此，心疑之。因随其后而入，转一曲墙路，见两旁并无人家，直前则出大路，心方知是被棍脱出。只问街两旁人曰：“方才有一人拿布六匹而来，兄曾见否？”旁人曰：“此巷往来极多，那知甚人拿布。”布客道其哄买之由，旁人曰：“此是棍明骗去矣。”布客只得大骂懊恨而去。

可以物付与。不然，虽公共之门，里面人烟丛杂，亦未可轻易信也，商者可以鉴此。

第五类 伪交骗

哄饮嫖害其身名

石涓，湖广麻城人，富而多诈，负气好胜，与族兄石涧尝争买田宅致隙。涧男石孝，读书进学，人品俊秀，性敏能文，人多拟其可中。石涓尝怀妒忌，思吾生平发财，被涧兄所压，今其子又居士列，是虎而傅翼也，因思计暗伤涧孝父子。

不数年，涧故，石孝居忧，无人检束。涓思孝年少不羁，或可诱以酒色。因伪相结纳，孝趋亦趋，孝诺亦诺，终日游戏相徵逐，数以曲蘖为欢。或时有美妓，涓邀孝饮其邸。或有好戏妇，涓每搬戏邀孝饮，又令戏妇曲意奉承，务挑其淫荡之心。孝堕其术中而不觉，玩日愒月，荒废诗书。及服闋补考，竟列劣等。孝因发奋，往寺读书，涓辄拉友挟妓，载酒至寺欢饮。孝见妓不觉有喜心，故态复萌。涓又劝孝娶美妾二人，朝夕纵淫。内荒于色，外湎于酒，手沾战疯，不能楷书，道考被黜，家业凋零。石涓抚掌大笑曰：“吾生平之恨泄矣，计亦遂矣。”乃呼其子而训之曰：“涧兄在日，家富于我。因生孝不肖，酷好饮酒宿娼，不事诗书，致令丧却前程，身如丧家之狗。尔辈宜以为鉴，慎勿蹈其覆辙。”

未几，其子亦被人引诱赌嫖，所费不訾。涓因年老，无如之何，惟付之长叹而已。

按：石涓奸巧百端，匿怨友人，使孝淫溺酒色，名利俱丧。彼虽自谓得计，足以快其宿忿，殊不思杀

人之父，人亦杀其父，杀人之兄，人亦杀其兄。天网恢恢，报应不爽。安能保他人不袭彼故智，而子孙不蹈其覆辙乎。垂戒二子，所繇殆与义方之训异矣，又何怪其子之复然耶。然孝亦自愚也。使孝稍有心智，宜忖父在之时，与彼有怨，今父已即世，得彼不念足矣，顾安望深交乃尔，此其中情叵测可知。由是以怠惰荒淫为戒，勤励不息自强，则石涓虽诈，安能中自立之士哉。

哄友犯奸谋其田

毕和，山西人，心术狡险，阴悍暗毒，乡人无不被害者。族弟毕松，有田一段，价值五十余金，与和田毗连。和屡谋不遂，因诈与交好，屡席相款，旦夕游戏，即同胞不啻焉。

同乡有林远者，性刚而暴。其妻罗氏貌美好淫，与夫反睦。和乘隙挑之，遂通往来，情甚密，假意不令松知，实欲使之知之，故遮头露尾，为松觑破。松乃怪和曰：“枉自与你相知，有此美妇人，何不引我一宿，岂便夺你爱乎？”和逊谢曰：“此妇极有情，若引你去，必深相怜爱，恐你往来无节，事机不密，其夫若知，有误身家不便矣。”松只疑其专宠，乃私往挑之，罗氏遂允。后来情更绸缪，每候其夫出外，非和往则松往，甚且三人同床，情如一体。

将及月余，和密报其夫，曰：“松弟与我至知，今闻与令正有情，我屡谏不听。闻你欲捕之。若捕得，可轻打些，彼必叫我解交，我谕他多送你些银，以绝他后日妄为，慎勿害他性命。”林远闻言，怒气填胸，次日即托言外出，须三日后方归。松专瞰远去，向闻其出外，即往其家搂罗氏，入房调耍。林远

从密处突出，打入房中。二人已解衣在床，远揪松于床下凶打。罗氏拚命拿住夫手，远不能多打。松求放曰：“愿以银赎免。”远曰：“要何人来保认。”松曰：“叫我和兄来。”远正合意，即遣人呼和至。和曰：“不行正路，以至于此，须召你亲兄来。”松曰：“勿召我兄，只你代我出银与之，后日即还。”和曰：“我代议事，怎好出银。但今事急矣，我若不出银，此事无由解释，然必有实物相当方可。”松因写前毗连之田契卖之。和曰：“只可少作价，多则亦为林远所得。”遂止作价四十两。和归，取银三十两相付，远曰：“须六十两。”和曰：“奸情被获合输，妇价一半。纵令正美貌，可值六十金，此已一半矣。”远再三不肯。和曰：“彼田价四十两，我手中无现银，不如约一月后再在我手接十两。”远要约批。和曰：“若他人议事须加二抽头，我已该八两矣，今为你息事，何逼我约批乎。”遂无约批，放松同归。

数日后，松备本息四十四两赎前田，和不肯退。一月后，林远向和取约银。和曰：“指示你撰银三十两，二两谢我，岂为多乎。”远后对人说和教捉奸之由，松方知为和所卖。然已堕其诡计，悔无及矣。

按：和欲谋松田，先引之奸，欲诱其奸，先与之友。且其奸也，非彼明引，而令其自入。其要之田也，俟其有急，而为之解纷，以徐收之，计亦巧矣。向非赖后约银，则林远必不言其所由，彼和之深情厚毒，畴能测之。故人而素行不端者，彼虽与我交密，亦须提防之者也。

坐算友财倾其家

金从宇、洪起予，俱是应天府人，相隔一千余店，皆开大京铺，各有资本千余金。但从宇狡猾奸险，起予温良朴实。时常贩买客货，累相会席，各有酒量，惟相劝酬。

从宇思曰：“人言慈不掌兵，义不掌财。我观起予慈善好义，诚直无智，何彼铺卖买与我相并也？当以智术笼络之。”以故伪相交密，时节以物相馈送，有庆贺礼，皆相请召。起予只以金为好意，皆薄来厚往以答之。从宇曰：“此人好酒，须以酒误之。”乃时时饮月福，打平和，邀庆纲，招饮殆无虚日，有芳晨佳景，邀与同游，夜月清凉，私谈竟夕。起予果中其奸，日在醉乡，不事买卖。从宇虽日伴起予游饮，彼有弟济宇在店，凡事皆能代理。起予一向闲游店中，虚无人守，有客来店寻之不在，多往济宇铺买。由是金铺日盛，洪铺日替。起予渐穷于用，从宇随取随与之。每一半九成，一半七八成银，又等头轻少，不索其借批，但云须明白记帐也。不四五年间，陆续借上六百两，乃使济宇往取之。起予别借二百两以还。后算过帐，尚欠四百两，逼其写田宅为当，方思还债取田。起予一皆从言，再过两年本息合四百五十两矣。济宇力逼全收。起予求从宇稍宽，从予曰：“吾银本与舍弟相共，彼在家尝怨我不合把银借你，今我不理任你两下何如。”此时金宅有新立当契在手，起予推延不过，只得将产业尽数写契填还之。他债主知其落寞，都来逼取。千余金家不两三载，一旦罄空，皆金从宇倾陷垒算之故也。

洪已破家之后，从宇全不揪采，虽求分文相借。一毫不与矣。从宇又用此术再交杨店之子。有识者笑杨子曰：“汝是洪起予替身，何不萨前车乎？”杨乃渐疏绝之。

按：以银借人，收其子利，未为垒算。特洪本富贾，从予诱其游饮，不事生理，致贻本消折，而以银

借之，其间以八当十，加三算息，亏短田价，稍蚕食之，从宇之奸贪极矣。为富不仁，从宇其何说之辞。

激友讼奸以败家

马自鸣，浙江绍兴人，猾巧小人，柔媚多奸。族弟马应麟，轻浮愚昧，家更富于自鸣。其父素与鸣父不睦，两相图而未发。自鸣见应麟愚呆，性又嗜酒，故时时与之会饮。亦连引诸人，共打平和，惟此两人深相结纳。人多厌之，不与共饮。二人乃对斟对酌，此唱彼和，自号为莫逆交。应麟有事多取决于自鸣，鸣亦时献衅以效忠款。

应麟素与亲兄不睦，数扬其短，欲状告之。自鸣假意劝阻，实于当机处反言以激之，益深其怒。应麟遂先往告兄，经官断明拟应麟殴兄之罪。又投分上解释，此为破家之始。又屡屡唆其与人争讼，家日破败。

后自鸣往小户人家取债，见其妇幼美，归向应麟前夸曰：“我今往某家取债，其媳妇生甚美貌，女流中西施也。我以目挑之，俯首而过。其屋只一植，数往来于前。我神魂飘荡，不能自禁。又以笑语挑之，此妇亦笑脸回答，似亦可图。只怕其夫姑有碍，未敢施为，至今挂恋在心，寤寐思服。”应麟曰：“此家是我甲首，又系佃户，图亦何难。我必先取之。”自鸣激之曰：“汝若能得，我输你一大东道。依我说勿去惹此愚夫，若捉住，彼粗拳真打死也。”应麟曰：“未闻佃客敢殴主人者。”

次日，即往其家收条编，一见其妇，即挑之。遣其婆出外，曰可外去觅菜来作午。婆方出，麟即强抱其妇入房。妇在从否之间，见隔壁一妇窥见躲开，妇指之曰：“某姆在隔壁窥见你，

勿为此。”璘那肯休，只以为推托也。相缠已久，婆在外归，妇只得叫妈妈：“曰主人如此野意。”婆作色叱璘。璘怒，先往县呈其拖欠条编，反凶殴里长。其佃人以强奸诉。官拘审，邻妇窥见，亲姑捉获。其妇又貌美倾城，满堂聚观，啧啧叹赏。因审作强奸，应拟死罪。后投分上，改作戏奸未就。而家业尽倾，田宅皆卖与自鸣，反责璘曰：“我当初叫你勿为，你不听吾言，以至于此。”应璘曰：“你口虽叫我勿为，先已造桥，送我在桥中去矣，难回步也。今欲怪你，又怪不得。孟子谓非之无可举，刺之无可刺，正你这样人也。”璘田卖尽，自鸣绝不与往来。朝夕相借，璘惟干谒亲兄，言知亲者终是亲，彼酒肉朋友，真伪情也。

按：应璘被自鸣笼络，家破产业，尽鸣收之，反与之莫逆之交，何其愚也。苟有心智，人之处世，内而兄弟叔侄，外而朋友亲戚，皆不能无。与兄结讼，而求匿于友，是其所厚者薄，而薄者反厚也。何不观孙荣之间革孙华，而亦匿于友，使非杨氏贤德，后始有悔悟。而璘能以是而自新之，彼虽有百般巧计，安能中自新之士哉！

第六类 牙行骗

狡牙脱纸以女偿

施守训，福建大安人，家资殷富，常造纸卖客。一日自装千余篓，价值八百余两，往苏州卖，寓牙人翁滨二店。滨乃宿牙，叠积前客债甚多，见施雏商将其纸尽还前客，误施坐候半年。家中又发现五百余篓到苏州，滨代现卖付银讫，托言系取旧帐者，复候半年。知受其笼络，施乃怒骂殴之。滨无言可应，当凭乡亲刘光前，议谕滨立过借，批银八百两，劝施暂回。

次年复载纸到苏州。滨代现卖，只前帐难还。施又坐待半年，见其女云英有貌，未曾许配，思此银难取，乃浼刘光前为媒，求其女为妾，抵还前帐，滨悦许之。其女年方十五，执不肯从。滨与妻入劝曰：“古有缙縈，愿没官为婢，以赎父罪。今父欠客人银八百两，以汝填还。况福建客家多钜富，若后日生子，分其家财，居此致富，享福非小。”女始允诺。

时施已六十余矣，成婚近四载，施后回家身故。未及周期服，滨将女重嫁南京溧水县梁恩赐为妾，重受聘礼一百两。守训男施钦知之，为本年亦装纸到苏州，往拜翁家，呼翁为外祖。翁不揪采他；请庶母出见，亦拒不出。众客伙皆怒而嗾曰：“你父以八百两聘礼，止成亲四载，未期服，又重嫁他人。今一出见何害？情甚可恶，汝何不鸣官。”钦乃告于巡街蔡御史。

时翁滨二得施为婿，复振家风，又发赏金千余，见告，毫无惧意。两下各投分上，讦讼几二年。各司道皆纳分上，附会

而判。后钦状告刑部，始获公断曰：“翁滨二以女抵偿八百两，几与绿珠同价矣。但守训自肯其财礼，勿论。今夫服未满，重嫁梁客，兜重财物，是以女为货，不顾律法，合责三十板，断身资银一百两，并守训为云英置衣资首饰银五十两，共与施钦领之。”因此积讼连年，滨二之家财尽倾，仍流落于贫矣。

按：脱骗之害，首侠棍，次狡佞。侠棍设局暗脱，窃盗也，狡佞骗货明卖，强盗也，二者当与盗同科。凡牙佞之弊，客货入店，彼背作纲抵偿，又多窃取供家，每以后客货盖前客帐，此穷牙常态也。施守训在不早审牙家，致落此坑堑。只可小心逼取，或断以告，不当图其女为妾。夫以六旬上人，岁月几何，纳妾异地，能无后患乎。贻子后论，所费不赀，虽终取胜，得不偿失矣。独恨翁滨二，负心歹汉，以一女而还银八百两，得已过分。又得婿扶以成家，后女虽再嫁，当以身资还施之男，永可无患矣。乃贪心不满，再致倾家，真可为欺心负义之鉴。

贫牙脱蜡还旧债

张霸，四川人，为人机关精密，身长力勇。一日买蜡百余担，往福建建宁府丘店发卖。此牙家贫彻骨，外张富态，欠前客货银极多。霸蜡到，即以光棍顶作鬼名来借蜡，约后还银。

数日后，霸往街游玩，其蜡遍在诸铺。及问其姓名，皆与帐名不同。霸心疑必有弊，故回店讯问牙人曰：“你脱我蜡去还前帐，可一一实报帐来。若不实言，你乘我几拳不得。”丘牙哑口无应。霸轮拳擒打如鹰擒雀，如踢戏球。丘牙连忙求饶，曰：“公神人也。此蜡真还前客旧帐，并家用去矣，何能问各

店重取。”张霸曰：“你将还人的及各店买去的，都登上帐，只说他揭借去，俱未还银。我将帐去告取，你硬作证，怕他各店不再还我。”丘牙依言，一一写成发货帐。张霸即具状告府。

署印梅爷看状，掷地不准。霸心伤失本，两眼自然垂泪，再三哀告。梅爷乃准其状。先差皂隶往查各店蜡。霸以银贿公差，回报曰：“各店果有张霸印号蜡。”梅爷曰：“那有揭借客蜡，都不还银者。”即出牌拘审。各店在外商量曰：“我等买张客蜡，俱已还银，牙家收讫。又牙人自用蜡还我者，是他所合抽得牙钱，何得今更重告。吾与汝等敛银共用，投一分上，先去讲明，然后对审。”敛银已毕，即将银一百两投梅爷乡亲。梅爷刚正之官，弗听，即拘来审。内有江店客人，乃惯讼者，先对理曰：“蜡乃丘牙明卖与我，公平交易，张霸安得重取。即未全交付，亦牙家刻落，与我辈何干。”丘牙曰：“蜡非卖他，是小人先欠诸店旧帐，张霸蜡到，他等诈言揭借，数日后即还银。及得蜡到手，即坐以抵前帐，非小人敢兜客银也。”梅爷曰：“丘牙欠债，须问彼自取，安得坐客人货，以还彼债。你众等可将偿还张霸，免你等罪。”江店时有分上，再三辩论，说是明白交易，并无对债之事。梅爷触怒，将江店责十板。江又辩论不已，又被责二十板。后诸人惊惧，皆称愿赔求饶，以江店监禁，诸人讨保，断蜡银限三日不完再重责。三日果追完。霸领银讫，深感梅爷恩泽，顶戴香炉，到于堂下，叩拜而去。

按：出外为商，以漂渺之身，涉寡亲之境，全仗经纪以为耳目。若遇经纪公正，则货物有主。一投狡佞，而抑货亏价必矣。是择经纪乃经商一大关系也。可不慎哉！如其人言谈直率，此是公正之人。若初会晤间，上下估看，方露微言，则其心中狡猾可知。若价即言而不远，应对迟慢，心必怀欺。若屋宇精致，

分外巧样，多是奢华务外之人，内必不能积聚。倘衣补垢腻，人鄙形猥肩耸，目光巾帽不称寒暑，此皆贫穷之辈。若巧异妆扮，服色变常，必非创置之人，其内必无财钞。若衣冠不华，惟服布衣，此乃老实本分，不可以断之曰贫。商而知此，何至如张霸被牙所脱也。况非刚正之梅爷肯听分上，几乎素手归矣。故录之以示为商者，当货物发脱之初，细审经纪，对手发落，方可保无虞矣。

第七类 引赌骗

危言激人引再赌

张士升，莒溪人，膏粱子弟也。父致万金，均分于士升兄弟，田园膏腴，坐享成业。一旦父卒，时初行万历钱，被棍徒引其赌博。彼富豪雏子，惟见场中饮酒豪放可轻狂快意，那知财帛当惜。不数月间，输去银数百两，尚欣欣喜赌，未肯休也。

乡有陈荣一者，乃士升父在日所用做中保供呼唤者。人虽微贱，却有忠义之心，不忍士升之被棍诱引也，乃备一盛筵，单请士升一人。酒筵中慢慢缓谈，将其父在日始终生财缘由，爱惜钱米实事，一一从头细讲，且赞美其能，慨叹其苦。后又谈及民情世故，及钱米难得之状，穷民无钱之苦。因劝之曰：“令先尊发此巨富非易，你须念先人勤劳，保守基业，切不可去赌。前者虽赌去数百金，已往勿咎，但从今改过，依旧坐享福泽矣。”士升见荣一词情恳切，一时良心发动，曰：“吾依你言，从今誓不赌矣。”

次日棍徒引之，果不去赌。众方怪异，后知出于荣一所劝，无可奈何，商议曰：“谁能引其再赌者，众敛十金与之。”有柴昆者曰：“我能引之。”众将银十两封在。昆见士升在路亭闲坐，挨近其身，先闲谈他事，后问曰：“闻汝今收手不赌乎？”士升曰：“然”。昆曰：“赌非好事，今能自知回头，真是豪杰。盛族富豪子弟果有智识高人，我真羡慕。只外人都传是荣一老劝你而止，果是他劝否？”士升曰：“的是得他劝。”

柴昆嗟叹曰：“荣一小辈，奔走下贱之流，岂是你父兄，岂是你叔伯，何禁止得人。你名门子弟，聪明男子，何待贱人训诲，使路人传你听下贱人主使，皆暗中非笑，谓你无能为。依我所见，还当暂出小赌，过了半月一月，自己收手，人便说你是自不爱赌，非关听下辈命令也，如此方是大丈夫所为，不羞了故家门风。”士升是无识雏子，闻此佞言，心自猜曰：“果是我今若便止，人道是荣一之功，须再去赌一月，然后自止，岂不挺豪杰哉。”随即入场复赌。柴昆暗领众银而去。士升赌了一月，野心复逞。后荣一虽言，亦不见纳。终至于尽赌倾家，皆柴昆一激之也，其祸烈矣。

按：士升惑柴昆之瞽说，拒荣一之忠言，徒以其人卑微，谓受其谏为耻。不知尧清问下民，舜下询^下^下，周公走迎乎下士，韩信乞策于左车，彼帝王将相，犹俯听微言。若是岂以人之贱而可废其言之善乎。惜士升黄口之子，目不知古今，故中谗言而不察也。噫！

装公子套妓脱赌

王荻溪，万金之子，好赌无厌，多被赌朋合谋。尽倾其家后，收拾余资，止得三百两。乃带一仆，复往县中赌。众棍复合本迭来与赌。时荻溪家已尽破，而赌亦学得甚高，虽未能胜众棍，亦不至为棍所胜。相持半月余，无好子弟到，无雏家可网，乃投府去，更无大赌场可快意者，遂往嫖李细卿家。

有二三赌伙寻至府，闻荻溪已入妓家，众即画计曰：如此如此笼络之，可尽夺其金矣。次日，候荻溪出外寻赌伙，即入对细卿曰：“荻溪只好赌，不好嫖，彼无厚物与你，今依我如此如此，行先送你二十两人事，后赌得的，每一百两复许加二

抽。”细卿许诺。

午设盛饌，方与荻溪入席饮数杯，忽二家人来送礼物，辉煌灿烂，皆上好物件，约值二十余金，曰“公子命送此薄仪，少顷便到。”细卿逐一看过，尽数收起，以茶待二家人于外，复来席陪荻溪，且喜且作懊恼之意。荻溪曰：“是何人送你厚礼，你反似忧闷何故？”细卿曰：“不问正难开口，此是黄公子送的，旧年在此赌钱，输去银千余两，我亦得他厚惠。今日将到，望相公赦我，索须出去迎他，容后日多陪相公几日以补罪。”荻溪曰：“即是公子，我便出外让他。”细卿喜曰：“相公如此宽容，是妾有二天也。”

荻溪将拂衣起，细卿挽住曰：“少坐不妨，更有一件，此人极活泼，无崖岸。少间乘机提起，若请机见，或在此同话为我陪客，得借重高贤，亦为我增声价也。”荻溪本欲避席，只闻公子旧在此赌，心中早已喜十分，使一仆服侍，在内独酌，叫细卿出外迎客。须臾公子到，细卿从容奉茶，叙寒温讫。公子径起，欲入内游玩，细卿慌忙请止曰：“适有一外亲远来，在内留一水饭，恐无处可避也。”公子笑曰：“孤老便是孤老，何须托外亲也。既是你情人，我生平不吃醋，便请相见何妨。”即遣二仆入请，尚未出，又促细卿曰：“汝去请之。”细卿入内邀出。公子张看荻溪，一表非俗，呵呵笑曰：“细卿妙人，果会择好才子。”即降前叙礼。

院内备筵已到，公子坐上，荻溪前，细卿左陪。席间谈笑，并不及赌中去。至晚，索骰仔行令，公子耍曰：“只恐卑人未晓好色。”细卿曰：“公子有一掷百万之豪，荻卿亦有呼卢赐绯之兴，愧小婢未足当好色耳。”公子曰：“荻溪亦作家乎？略赌，明早一东道何如？”荻溪曰：“东道当小弟奉，何劳赌也。”公子曰：“空食未佳，须赢得为奇。”先取掷之，无色，

荻溪一掷即胜。公子须再加一台戏，又输，热性一起，曰：“荻溪有此妙手乎？与汝再决输赢。”荻溪曰：“不敢扳高耳，亦愿陪两下。”赌起互有胜负。至一更，公子输上百金，细卿亦抽头十余两矣，即将骰子收起，曰：“今日乘轿劳顿，夜已深矣，须去睡，明日看戏时，酒席中再翻，稍抬举我抽头。”

公子以输多，发怒要赌。荻溪亦发大言曰：“若再来，须百金一堆，不然且罢。”公子先取定银，在以一百为堆，细卿故执骰不与。公子大怒曰：“只凭一掷，随有无便罢。”细卿付还骰，公子一掷即胜，得百金，曰：“更照前一堆。”又胜。曰：“吾生平好大不好细，须二百为堆。”方发性间，门外火把轿来，慌入报曰：“老爷跟寻至急，可速回去。”公子曰：“我色方来，奈何阻我兴。”其后一掷，又赢二百为堆。家人催如星火，公子曰：“我明日昼间不来，夜定来矣。”荻溪留之不能得。细卿亦惊作痴呆样，慌忙送别。归怨荻溪曰：“人无全胜，你先赢许多，须当知止，奈何公子欲翻，你更出大堆，是不晓避色也。空作惯家，不及我妇人见矣。”荻溪曰：“吾万金赌尽，何数他三百两，有甚大事，空怨恨为。”在细卿家留宿数日，再留之，坚辞而去。

按：公子是装束的，先以厚礼送妓，令荻溪信为真公子，后来圈套，皆是装成。其药骰已先藏在细卿手，故令其抢起真骰，然后以药骰付还之，使其不疑，三执皆胜，套定催归，其谁防之。然荻溪虽作家，安能测其弊哉。吁！凡赌博者，弊处生弊，鉴此而知机，收手勿赌，真良策也，莫如彼之一旦尽囊而空矣。

好赌反落人术中

（原文缺）

第八类 露财骗

诈称公子盗商银

陈栋，山东人也，屡年往福建建阳地名长埂，贩买机布。万历三十二年季春，同二仆带银壹千余两复往长埂买布。途逢一棍，窥其银多，欲谋之，见栋乃老练惯客，每迟行早宿，关防严密，难以动手。诈称福建分巡建南道公子，甚有规模态度，乃带四仆，一路与栋同店。棍不与栋交语，而栋亦不之顾也。

直至江西铅山县，其县丞姓蔡名渊者，乃广东人也，与巡道府异县，素不相识，棍往拜之。县丞闻是巡道公子，待之甚厚，即来回拜，送下程。栋见县丞回拜，信其为真公子。是夜棍以下程请栋，栋欢领之，而中心犹谨防他盗，不敢痛饮，棍犹动手不得。次日经乌石，宿其地。非大口岸，栋欲办酒回礼，以无物可买而止。又次日到崇安县宿，栋心谓此到长埂旧主不远，犹其外之故家也。且来日与公子别矣，不答敬，殊非礼也，遂买肴饌请之。棍谓栋曰：“同舟过江，前缘非偶，与君一路同来，岂非偶乎。明日与君分路，燕鸿南北，未知何日再会。”各开怀畅饮，延至三更。其仆皆困顿熟睡。栋醉甚，亦伏桌睡。棍遂将栋之财物悉偷去。

待栋醒来，不知棍何处去矣。即在崇安县告店家通同作弊。随即往江西广信府告其县丞勾引光棍，而以原店家作证。县丞诉曰：“福建巡道实与我同府异县，其人姓氏我素知之，但公

子并未会面。他称其姓氏来拜我，我乃县丞小官，安得不回他拜，不送他赆。今至崇安已经数日，盗你银去，与我何干。”

栋曰：“那棍一路同来，我防之甚切。他来谒你，而你回拜，我方信是真公子，故堕其术。今其人系你相识，安得不告你。”

本府不能判断。栋又在史大巡处告。史爷判是县丞不合错拜公子，轻易便送下程，致误客商，不无公错，谅断银壹百两与栋作盘缠之资而归。

噫！棍之设机巧矣。一路装作公子，商人犹知防之，至拜县丞，而县丞回拜送赆，孰不以为真公子也。又先设机以请商人，则商人备礼以答敬，亦理所必然也。乃故缠饮，困其主仆，则乘夜行窃易矣。故曰其设机最巧也。使栋更能慎防一夜则棍奸无所施。故慎始不如慎终。日乾更继以夕惕，斯可万无一失。不然抱瓮汲井，几至井口而败其瓮，与不慎何异。吾愿为商者处终如谨始可也。

炫耀衣妆启盗心

游天生，徽州府人，丰采俊雅，好装饰。尝同一仆徐丁，携本银五百余两，往建宁府买铁。始到崇安县，搭一清流船。稍公名李雅，水手名翁逐。雅先以嫖赌破家，后无奈而撑船。其时船至建阳县，天生起岸，往拜乡亲，将衣箱打开，取出衣服鲜丽，所带用物俱美。雅一见生心。至晚，天生叫稍公买些酒馐，雅暗将陀陀花入酒中。陀陀花者，乃三年茄花也。人服此则昏迷不能语。是夜天生主仆中了此毒，醉不能醒。三鼓时候，雅邀水手行谋，水手曰：“钱财有命，不可逆理妄求。倘若事泄，罪将安逃，吾不敢为也。”雅狼心一起，不听水手之

阻，将其主仆推入深潭。天生淹死，徐丁幸饮酒少，入水复苏，颇识水性，浮水上岸。

次日，搭后船往建宁府，即抱牌告于王太爷，当差捕兵六名，同徐丁到临江门去缉拿。临江门乃建宁往来诸船凑集之口岸也。是时李雅谋财在手，正买酒上船，思量作乐。徐丁认得，即引捕兵擒锁，搜其赃物，尚在船中。遂并人赃俱拿到府。王爷审问，雅见事露，难以推托，一概供招，攀及水手同谋。徐丁曰：“我当中毒时，酩酊不能言，梦中闻得水手劝阻，不与同谋，已先逃去。今若枉及此人，令后人不肯向善也。”王爷即将李雅责四十板，收监，依律拟斩。其行李并原银，差防夫二名同徐丁直解至天生家去。

李雅次年冬季处决。后水手翁迺弃船归农，颇致丰足。雅以谋人而促死，迺以阻谏而全家，谚曰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信不虚也。”

按：游天生之召祸，良由衣服华丽，致使贼稍垂涎。大凡孤客搭船，切须提防贼稍谋害。昼宜略睡，夜方易醒，煮菜暖酒，尤防放毒。服宜朴素，勿太炫耀。故老子曰：“良贾深藏若虚。”孔子曰：“以约失之者鲜。”此诚养德之言，抑亦远祸之道也。

第九类 谋财骗

盗商伙财反丧财

张沛，徽州休宁人，大贾也。财本数千两，在瓜州买绵花三百余担。歙县刘兴，乃孤苦^梵民，一向出外，肩挑买卖十余载未归家，苦积财本七十余两，亦到此店买花。二人同府异县，沛一相见乡语相同，认为梓里，意气相投，有如兄弟焉。花各买毕，同在福建省城陈四店卖，房舍与沛内外。

数日后，兴花卖讫，沛者只卖小半，收得银五百余两。兴见其银，遂起不良念，与本店隔邻孤身一人赵同商议：“我店一客有银若干，你在南台讨荡船等候，待我拿出来即上船去，随路寻一山庵去躲，与你均分。”赵同许诺。兴佯谓沛曰：“我要同一乡亲到海澄买些南货，今尚未来，要待几日。”一日，有客伙请沛午席，兴将水城挖开，将沛衣箱内银五百余两，悉偷装在自己行李担内，倩顾一人，说是乡里来催，欲去之速。兴佯曰：“行李收拾已定，奈张兄人请吃酒，未能辞别。”沛家人曰：“相公一时未归，我代你拜上。”兴即辞人主陈四，陈四亦老练牙人，四顾兴房，兴所挖水城，已将物蔽矣。雇夫佯担海口去，旋即卖纵转南台，乘荡船上水口。

“沛回，陈四曰：“贵乡里已去矣，托我拜上相公。”沛开房门，看衣箱挖一刀痕，遂曰：“遭瘟。”待开看，银悉偷去，四顾又无踪迹。陈四入兴房细看，见水城挖开，曰：“了

事不得，今无奈了。但相公主仆二人可雇四名夫直到海澄，我同一大官，更邀□□人讨一荡船到水口。”于是陈四往上游。船至半午，后有船下水来者，问曰：“你一路下来，见一荡船载三人有行李三担上去，赶得着否？”稍子曰：“有三人行行李三担在水口上岸去矣。”荡船赶至将晚到水口，并未见一人来往。少须间，见二牧童看牛而归，问曰：“前有三入，行李三担，小官见否？”牧童曰：“其三人入上源垅去矣。”问曰：“那山源有甚乡村？”曰：“无。只有一寺，叫做上源寺。”陈四将银五分雇一牧童引路，迳至其寺。时将三鼓矣。陈四曰：“我等叫他开门，他必逃走。我数人分作两半，一半守前门，一半守后门。天明，僧必开门，我等一齐拥入，彼不知逃，方可捉得。”众曰：“说得是。”及僧开门，众等拥入。和尚惊曰：“众客官那里来的？”陈四乃道其故。即问那三人是甚时候到寺。僧曰：“到时天色已晚，在那一楼房宿。说他被难，至此逃难。”僧引入，齐拥擒获。见其将沛之银，装作一担，白银七十余两，以鼠尾袋装，另藏在身，悉皆搜出。三人跪下求饶：“是我不良，将他银拿来，他者奉还他，我者乞还我。”众等不听他说，将石头乱打半死，行李尽数搬来。三人同系至陈四店内。沛时往海澄尚未归矣。是日客伙与地方众等，岂止数千人看，兴之廉耻尽丧。

后数日，沛归，谓兴曰：“为你这贼，苦我往返海澄一遭，今幸原银仍在，我也不计较你。今后当做好。若如汝见，定要呈官究治。”兴曰：“须念乡里二字。”曰：“若说乡里，正被乡里误矣。我念前日久与之情不计较你，你急前去。”兴曰：“我银乞还我。”但兴银却被众等拿去。沛因叫众等拿还他，我自谢你。众人曰：“这贼若告官论，命也难保。今不计较，反敢图赖。”众人又欲殴他，沛劝乃止，谓兴曰：“你心不良，

所为若此，今反害己，不足恤也。但我自推心，将银五两，与你作盘缠。”兴且感且泣，抱头鼠窜而去。

噫！久旱甘雨，他乡故知。客于外者，一见乡里，朝夕与游，即成绸缪之交，有如兄弟者，人之情也。沛之与兴以同郡乡人，又同兹贸易，与之共店托处，亦处旅者之势然也。何兴之包藏祸心，同室操戈，利其财而盗之。彼之暗渡荡船，自谓得计，岂知天理昭彰，奸盗不容，卒之擒获，丛殴噬脐无及，数十年苦积七十金，一旦失之，图未得之财，丧已获之利，何其愚也。予深有慨焉，故笔之以为奸贪丧心者戒。而因告商者之宜慎，勿如乡里之为盗者误也。

傲气致讼伤财命

魏邦材，广东客人，富冠一省，为人骄傲非常，辄夸巨富。出外为商，无人可入其目。一日，在湖州买丝一百担，转往本省去卖。在杭州讨大船，共客商二十余人同船。因风有阻，在富阳县五七日。其仆屡天早，争先炊饭，船中往来，略不如意，辄与众斗口。众皆以伙计相聚日短，况材亢傲而相让之。其仆亦倚主势，日与众忤。在邦材当抑仆而慰同侪可也，反党其仆，屡出言不逊，曰：“你这一起下等下流，那一个来与我和。”动以千金为言。又曰：“一船之货我一人可买。”如此言者数次，众毕不堪。大恨之时，有徽州汪逢七，乃巨族显宦世家也，不忿材以财势压人，曰：“世长势短，辄以千金为言。昔石崇之富，岂出公之下哉，而后竟何如也。”材怒其敌己，曰：“船中有长于下流者，有本大于下流者，竟无一言，你敢挺出与我作对，以丝一百担价值数千金统与你和。”逢七骂曰：“这

下流，好不知趣，屡屡无状，真不知死小辈也。我有数千金与你和，叫你无命归故土。”二人争口不休，众皆暗喜汪魏角胜，心中大快。有爱汪者相劝，各自入舱。次日李汉卿背云幸得汪兄为对。材听之，乃骂汉卿，而及逢，语甚不逊。大都材出言极伤众，众不甘，而忿恨曰：“一船人却被一人欺，我等救血为盟，与他定夺。”逢七曰：“众等帮我，待我与他作对，以泄众等恨也。他有丝一百担，众助我打他半死，他必去告状，我搬他丝另藏一处，留一半方好与他对官。将其底帐灭之。他若告我，众不可星散，坚言证之，即将他丝卖来与他，使俗云穿他衫拜他年。斗殴之讼，岂比人命重情。”众曰：“说得是。我等皆欲报忿。”戒勿漏泄。

布谋已定。逢七乃与材在船中相殴数次，材极受亏，奔告在县。状已准矣。逢七将材丝挑去一半，藏讫，以材买丝底帐，各处税票悉皆灭矣，自己货发落在牙人张春店内。材上船，见丝搬去，乃大与逢殴，即补状复告抢丝五十担，以一船客伙稍公作证。逢七以猪血涂头，令二人抬入衙内，告急救人命事抵。即将银一百两投本县抽丰官客，系本县霍爷母舅。材将银一百五十两投本县进士魏贤及春元九位。逢七又将银二百两，亦投此数人。进士魏贤等，先见本县为魏，又后催书言辞支离，两下都不合矣。及审一起干证，稍公齐说相殴是实，未见搬丝。本县判断，担丝情捏，只以争殴致讼，俱各不合。材不甘又赴本道告，批与本府推官陈爷，审问二人，俱有分上，依县原审回招。材又奔大巡军门各司道告，及南京刑部告，然久状不离原词，皆因原断二人争讼。

一年许，材前余丝皆已用尽。材叫一亲兄来帮讼，带银五百余两，亦多用去。材又患病店中。家中叫一亲叔来看。其人乃忠厚长者，询其来历，始知侄为人亢傲，乃致此也。众客商

出说，此事要作和气处息，各出银一百两，收拾官府，内抽五十两，与材作盘费之资而归。材归，自思为商之日，带出许多财物，今空手回家，不胜愤郁，且受合家讪骂，益增呕气，未几数月，发疽而死。

噫！邦材以巨富自恃，想其待童仆与乡人也，虐待暴戾，人皆让之，酿成桀傲之性，是亢极而不知返者也。一旦出外为商，井蛙痴子，眼孔不宏，嗷嗷贯钱，知有己而不知有人，口角无愆，致逢七等忿而布谋，搬丝诘讼。始自挟其财多，可投分上凌人。意谓逢七等，皆在其掌股玩弄矣。殊不知县府道司刑部遍告，财本俱空，皆不能胜。斯时也，羝羊触藩，抑郁成疾，悔无及矣。非伊叔见机收拾归家，几郁死于外，作他乡之鬼矣。谦受益，满招损，自古记之。故匹夫胜予，无以国骄人，圣人之训三致意焉。即王公大人，矜骄贾灭，比比皆然，况夫么么之辈乎。即庭闱密迩，傲惰而辟，已为非宜，况处羁旅之地乎。为商者寄寡亲之境，群异乡之人，刚柔得中，止而严明，尚恐意外之变，而可以傲临人乎。故曰：“和以处众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；满以自骄，舟中之人皆敌国。”商者鉴此，可以自省矣。

轿抬童生入僻路

赵世材，建阳人也，年方垂髫，往府应茂才之选，未取而归。以行李三担，雇挑费大，乃寄船中，命仆护之，己独于陆路轿行，只一日可归。在路雇轿时，打开银包取二钱碎银与之。两轿夫从傍看窥，有银一大锭。不行上三十里，扛入山僻路去。

赵生曰：“我昨从船往府，此陆路虽今日初行，但官路段是往来通途，不当在此偏僻去处。”轿夫曰：“正是此去望前，便大官道矣。”又行，更入山径。赵生心悟，即呼曰：“我知此不是大路，你们不过是要银，我身上只一锭银三两，我家富万金，止我一人，便把此三两银子，送你不妨，何必要起歹意。”二轿夫放下曰：“如此，便把来与我，免你一命。”赵生笑解付之，曰：“此何大事，而作此举动，好小器。可送我还大路。”二轿夫不顾，得银子径从山路奔去。

赵生自还寻大路。行至路边店舍，问此处有某县人开店否？人指示之。即入对店主曰：“我系赵某家。因雇轿夫，被其谋去盘缠银，又不能徒步走路，汝若识我家，托代雇两轿夫送我到家，加还其工钱。”店主曰：“尊府大家，人皆闻名，我岂不知。”即奉上午饭，命两轿夫送回。归家言被谋之事，及某店送归之情，家中大喜曰：“得不遭不凶手幸矣，三两银何足惜。”因厚款二轿夫，仍专人往谢其店。

按：赵生初未晓此路程，但见扛入山僻，即知非是大路。察两人谋害之情，便捐银与之，免遭毒手。不然，命且不保，安能存银。又知寻本乡店主，托雇轿送归，方保泰然无危。此其年虽幼稚，而才智过人远矣。诗曰：书显官人才，书添君子智。令赵生非读书明理，几何不蹈于陷阱。

高抬重价反失利

于定志，云南西河县人，为人心贪性执，冒昧于利。一日买梔子，往四川处卖，得银八十两，复买当归、川芎，往江西樟树卖。每担止着本脚银二两六钱。到时归芎虽缺，然比前

价稍落些，牙人代发当归十两一担，川芎六两一担。定志怒，责牙人曰：“前日十二两价，如何减许多？”牙人辨曰：“若到二三担，则可依前价，今到二十余担，若从前价，何以服行情。公欲重价，凭公发别店卖之，何必怒焉。”

定志与牙角口，旁有一客伙张淳者劝曰：“公货获利三倍，当要见机。倘价若落，未免有失渡无船之悔矣。”定志坚决不听。数日后，到有当归三四担，牙人发价十两卖讫。淳又劝之曰：“此客已卖十两价耳，公何不卖也。”彼亦不听。后又二客人有十五担到，牙人发价七两，亦卖讫。过数日，又有十余担来，止卖四两。定志暗悔无及。众客又背地代他扼腕。定志又坐一月余，价落货贱，与牙不合，遂转发到福建建宁府，止卖三两七钱乙担，比樟树价又减，更废船脚又多。

定志自恨命薄，不当撰钱。人谓其非命薄也，乃心高也。非挫时也，乃过贪也。故笔之以为嗜利不饱者鉴。

按：商为利而奔驰南北，谁不欲广收多获，特遇时而倍得其利，便可见机脱，何乃贪贖无厌，至失机会，而后扼腕何益哉。甚矣！贪之为害也。不知凡物贱极徵贵，贵极徵贱，必无极而不返之理。此阴阳消长之数，造化否泰之机，往往皆然。志可违，时不遂，贪心乎。是以从古君子，以不贪为宝。

第十类 盗劫骗

公子租屋劫寡妇

会城中，每逢科试之年，各府举子到者极多。不论大小房屋，举子俱出重租，暂僦以居。东街王寡妇，其先得丹穴，擅利数世，积镪钅万，名闻于人。止生二子，一弱冠，一垂髻，内止一丫头，外用一仆代管家，一小厮供役使，不过五六人家口。其厅堂高敞，房舍深广，其外厢每科租与举子居，常收厚利。

辛卯七月初，举子纷至，忽有二家仆，冠服齐楚，来择屋居。王管家引其看左右厅房，皆清幽洁净。二家仆曰：“此屋光明宽大，可中公子意。我全租之，不可再租他人。敢问租金多少？”王管家曰：“往年众人共租金，常二十两，今你一家租，人少不乱杂，只十五两亦可。”二家仆还十二两，即以现银付讫。一仆出引公子，乘四轿带四仆，并一小厮来，行李五六担，皆精好物件。到即以土仪送家主，又值银二三两。王寡妇曰：“往年举子送人事，皆淡薄，今这公子真方家手面。”次日命管家排大筵席，敬请公子。二子出陪，公方放怀欢饮，二更方散。

又次日公子遣家仆叫厨子来做酒回席，一席请二幼主，一席送入内堂与主母饮。叫其丫头边陪，命一小厮入漉酒侍奉。一小厮待两管家者，四仆陪之。各饮至二更。公子曰：“带来

的酒，开来饮。”少顷暖至，其酒味香甜，又不甚严，极是好饮。公子斟两大杯，奉二子，曰：“此酒略爽口，各奉三杯。”二子各领饮。小厮在内，亦斟与主母饮，四仆亦劝两管家饮。二更已尽，赍发厨子去，收拾闭门讫，其后所奉酒内放陀陀花，其药性到，将一家人皆昏倒。假公子并六家仆，将寡妇等绑住，寅夜搜其财物，尽数收拾作五六担。晨钟一鸣，开大门，公然挑去，并无人知。

次日至午，左右邻居，见其门大开，无一人来往，相邀入看，一家人皆被捆倒，如醉未醒。曰：此必中毒被劫。急代请医，解去其毒，方醒，乃言被假公子租屋投毒，夜劫。及寻究之，茫无踪影矣。

按：科举租屋，历科皆然，谁知有大棍行此术。其欲独租，不令租他人，犹是常情。惟初至时送厚人事，主必设席相待，理固然也。旋即回席，又且甚丰，一家婢仆皆有酒，即有意投毒矣。善察者于送人事时，犹是难察，惟一家大小，皆有酒席相待，此处宜参透之。彼以客回主席，何必并及内外贵贱人哉。然孀妇女流之辈，二子黄口娃儿，若两管家者彼能以是而豫防之，则棍何得而行劫乎。

诈脱货物劫当铺

县衙边有一大典当铺，贮积货物巨万。人以物件□者不拘多少，皆能收之。一日有客人容貌雄伟，敬入堂内相拜，庠人语曰：“不敢相瞒，吾是异府人，常做君子生意，屡年积得器物甚多。前月拦得贼官七个杠，多有宝贝器玩。今幸藏到贵县，一时难以变卖。尊府若能收当，愿面估其值，以十分之一，先

交与我。待你卖后均分，其价每千两，各得五百。明年对月来支。”店主曰：“愿借货物一看。”贼曰：“货物极多，共九大杠，外面难以开看。今夜须分付守城者勿□□。待人定后，你雇十八人在船边来，抬入宝店。当□□定，估计价值两相交付。先求些现，余者明年找完。店主曰：“可。”

夜间吩咐守城者留门，催十八人往江边扛货，果抬九杠入店。赍发杠夫去讫，闭上外门，贼将锁匙将九杠锁都开讫，喝一声曰：“速出来。”每杠二人，各执短刀突出，将店主绑住。曰：“略做声便杀。”十九人争入内，把其男女都绑缚，然后将其铺内货物，尽数收入九杠内，十九人分抬出城，再嘱守城者曰：“可锁门矣。”夤夜扛上船去。

半夜后，有渐解开绑者，因出解家人之缚。赶至城门，门已闭矣。问曰：“汝见扛杠者否？”守城人应曰：“扛杠者出城多时矣。”五鼓门开，寻至江边，贼夤夜开船，杳不知去向矣。

按：一人来店，其杠皆系自雇人抬入，谁知防之。但彼既称九杠，何不日间躬到其船，面察其杠内货物，则贼计无所施矣。顾听其夜来，又嘱守城者留门，以延之入，致堕贼计，是开门而揖盗也。谅哉，利令智昏矣！

京城店中响马贼

董荣，山东人也，往南京廊下邓铺中，买丝绸三疋，价银四两四钱，以天平对定，只差银色，讲议未成。忽一人骑白马，戴笼巾，穿青绢双摆，亦来铺买绸，邓店以绸与看。其人将董荣的绸来看，曰：“吾为你二家折衷。”叫荣再添银二钱。荣

意亦肯添。其人接银过手看，一跳上马，加鞭而行，马走如飞。荣忙赶上，过一巷，转一弯，其人与马，俱不见踪。

无奈，再至邓铺，谓其与棍相套，互争扭打。忽巡街刘御史到，二人皆拦街口告。御史带回衙，拘其左邻右舍来审。邻舍曰：“先是荣入铺买绸，只争银色未成。一棍忽骑马至，亦称买绸，自言为彼二家折衷，叫荣添银，棍把其银入手，一跳上马而去，荣忙赶未见，以故二人争打，告在天台。谅此棍正系响马贼，必非通同店家作弊者。”刘爷曰：“邻右所证是实，此非店家通同者。但在伊店，而遭失脱，合令邓店补还银二两二钱，董荣亦自认二两二钱。”发出依处，彼此无罪。

按：响马贼尝在林路僻处，劫夺行旅，飞马而去。今在京城中行此，亦大奇也。且彼衣冠既美，有马在傍，其谁防之。今后上店买物，或有异色人在傍，须当严防，勿使银入人手，是亦老实照管之一策也。

第十一类 强抢骗

私打忧占铺陈

乡有尤刁民者，侮法律讼，渔猎下民，人闻其刁风，莫不畏而远之。一日往府搭船，已先入船坐，后搭船者群至，萍水相逢，彼此各不相识。船中对坐漫谈，忽讲及按院拿刁民事，内有姓丘后生，不知尤刁民之在船也，与众曰：“闻此时，本县惟尤五最刁，几与人暂处无不被其骗害者。若得按院除了此人，民亦安生。”尤五心中冷笑，谓吾与尔何干，既扬我刁，又愿按院除我，此人若不自白骗他一场，枉得此刁名也。见丘生所带铺陈甚好，即取一木印，挨近其毡条白处，私打一印号于中。

船晚至岸，各收拾自己行李而去。尤刁民尾丘生之后，行至府前，在仆担头把铺陈抢下，曰：“多劳你挑，我自拖去。”丘生来抢，曰：“是我的铺陈，你拖何去？”二人互争不开，打入府堂上去。尤曰：“是我物，他强争。”丘亦曰：“是他争我物。”太爷曰：“你两人互争，各有甚记号。”丘曰：“我自买来的，未作记号。”尤曰：“我条毡内，打有忧。”当堂开视，尤取衣带中木印对之，果相同。太府说：“此是尤某之物，丘何得冒争。”将丘打十板，令尤领铺陈去。各赶出府外。

丘骂曰：“你这贼是何人，敢如此骗我，后必报之。”尤

五曰：“适船间，你说尤刀民者，即是我。我与你何干？而终日道我刁。故教训你，刁人是这等做耳。”丘心中方悔，是我妄称人恶，故致此失也。

按：刁恶者，人谁不憎？但未识其人，勿轻扬其过。彼或从傍听之，必致恨于心，待你有失处，乘其隙而毒之，使人不自知矣。故古人三缄其口，而慎其言。庞公遗安之计，但称曰好。彼尤五虽恶，何丘后生背地谈之，而自取尤五白占铺陈，与庞公遗安之计异矣。故孔子恶称人之恶，孟氏惕言人之不善者，皆圣贤教人远怨之道，言不可不慎也。

膏药贴眼抢元宝

县城有一银匠，家颇殷实。解户领秋粮银，常托其倾煎。一日倾煎元宝，心内尚有系未透处，夜间又煮洗之。其铺门有一大缝，外可窥见其内。一棍买一大膏药，夜间潜往窥之。见其把两元宝洗讫，放于炉边。棍在外作叫痛声，呼曰：“开门。”银匠问曰：“是谁？”棍外答曰：“被贼坯打得重，求你炉边，灼一膏药贴之。”银匠开门与入。棍作瘸行状，且手战呼痛，蓬头俯视，以一大膏药，在炉边灼开，把两手望银匠当面一贴，即抢一元宝以逃。银匠不胜热痛，急扯下膏药，元宝已被其窃一去矣。急叫有贼，且出门追赶，不知从那路去，惶惶追过数十步，只得悵悵而归。

按：此棍装痛呼门及炉边灼膏药情果难察，但元宝重物，须先收藏，然后开门，则可无失矣。后人观此，凡有银在身者，皆不可轻容异色人得近傍也。

石灰撒眼以抢银

孙滔，河南人也。常买绵布在福建建宁府卖。一夜在银匠王六店煎银，倾煎已讫，时对二包在桌。二人复在对银，有一盗径入其铺，将石灰撒其目。二人救目不暇，盗即将桌上所包之银拿走。滔拼命赶去，将及，盗乃丢一包于地，滔拾包归，到银铺开视之，则皆铁矣。后竟无迹可捕也。

语云：贼是小人，智过君子。诚哉是言也。其始入铺，撒灰掩人之目，致人无暇顾其财。追将近身，丢包于地，乃杜赶以脱其身也。此岂贼窥伺之机熟，而慢藏诲盗。然滔不谨之于其素，有以致之矣。鉴此惩噎，是为得之。

大解被棍白日抢

王亨，南京扬州府人，是本府典吏，二考已满，该上京办事。家贫无措，揭借亲朋银十余两，独往北京，为办事使用。始到京中，在教军场边草坪中大解。方脱下裤，陡被二棍拿住，且骂且剥，曰：“你这贼偷我衣物来。”即把其衣服并银一时抢去逃走。待他起来，缚裤赶之，二棍逃已远矣。亨行路日久，力已疲倦，拼死赶他不上，懊恨冲天。只得在会同馆，乞借盘缠回家，另作区处。

按：孤客出外，非惟僻处可防劫夺，即大路解手之际，必当以裤脱下，挟在腋下，倘遇光棍，若行歹意则起而逃之亦可，或与之交战亦可。若王亨者，不知提防，而被棍将衣银尽剥一空。斯时也，盘缠无觅，顾何前程。苟非会同馆中同道辈，乞借盘缠而归，几为乞丐矣。

第十二类 在船骗

船载家人行李逃

倪典史，以吏员以身，家实巨富。初受官，将赶新任。在京置买器用什物，珍玩缎疋，色色美丽，装作行李六担。打点俱备，先遣三个家人，押往江边搭船，以一家人在船中守护，其二人复归。次日同倪典史，大伙人俱到江边寻船，并不见前船，其守船家人，不知载在何去，知被贼稍所拐矣。

倪典史不得已，复入京城，向乡知借觅盘缠，欲往在京衙门告捕贼。同选乡友阻之曰：“凡讨船，须在捕头写定。其舵公有姓名可查，方保稳当。若自向江头讨船，彼此不相识，来历无可查，安得不致失误。且江边常有贼船，舵公伪装商贾，打听某船有好货，多致江中劫掠者，皆是在头查访去。若不识者误上他船，虽主人亦同被害，何况载走一仆乎。今你赶任有限期，岂能在此久待，船贼又无名姓踪影，虽告，何从追捕，不如罢休。”倪典史依劝，复在京中，再置切要之物，急往赶任也。此不识写船而致误者，故述为舟行之戒。

娶妾在船夜被拐

扬州有一危棍，以骗局为生。生一女危氏，美貌聪明，年方二八，尚未字人。同帮计棍，青年伶俐，家无父母。危棍因

以女招赘为婿。夫妻欢爱，岳婿同心。

后半年内，无甚生意。适有贾知县新受官赶任，经过扬州，欲娶一妾，危与计私议，欲以女脱嫁之。计许诺，自为媒，往与贾爷议。来看称意，即行聘礼，受银八十两，择日成婚。危与计同对女曰：“今半年无生意，家用穷迫，故以你假嫁与贾知县。其实你夫少年人，何忍舍你。我为父母，止生你一人，何忍舍你去，只不得已，把你为货也。况贾爷年老，他眼下未带长妻来，自然爱惜你。但恐到任后，接长妻到，必然酷虐你，骂詈鞭撻，自是不免。自古道宁作贫人妻，莫作贵人妾。今暂送你去，不日即登船矣。你夫暗以船随行。其船夜挂一白绹为号。你夜间若可逃即逃过白绹船来，夫即在接你矣。切莫贪睡，误你夫终身，且你自受苦楚。”计故挽妻衣涕泣，面恳曰：“你肯许归，任你去。苦不能逃，吾宁与你同死，决不忍相舍。”危氏亦泣曰：“父母有命，怎的不归。只你要随船候接，不可耽误。”三人商议已定。次日贾知县遣人迎婚，计为媒送去。贾与危氏在店成亲。又次日危亦备席待婿，兼为起程。第四日贾同妻收拾上船。危计二人，送别殷勤。船行一日无恙。

次日泊于洲渚。计暗以船随挨附其傍，挂一白绹于上。危氏同贾夫出船观玩，见白绹船在傍，知计夫在候矣。夜与贾宿，着意绸缪，尽云雨之欢。贾以暮年新娶，夜夜不虚，况此夜船中，又尽兴一次，帖然鼾睡矣。危氏遂密起爬过有白绹船。计夫早已在候，相见欢甚，正似花再重开，月再圆也，夤夜撑船逃回。

次早贾知县醒来，不见危氏，心甚疑怪。再差一家人往危老家报。危家惊异，疑是船中乖争，致逼投水，即赶府具状告苛逼溺命事。家人数日回报。贾知县欲赴任期，不能久待，亦不往诉辨，自径投任去。

三年后，入京朝觐，差家人送些少仪物与危老。见其家有一少妇，抱一幼子，宛似危氏，驰归报主。及贾知县打轿往，并不见踪。问昨妇何人，危云妻姨之女，其妻反出来，涕泣诘骂扭问取人，又被骗银十两，方得脱身。此误娶棍女，而人财两空，又受尽多少闲气也。

按：妻妾于妻岳之家，既在店成亲，又送别登舟，可谓极稳矣。谁知在船后，夜复能逃。故在外娶妾，不惟审择外家，兼亦宜审媒人居止，及靠店家一同核实，方可无失。然大抵不及娶本地人女为更稳也。

买铜物被稍谋死

罗四维，南京凤阳府临淮县人。同仆程三郎，带银一百余两，往松江买梭布，往福建建宁府卖。复往崇安买笋。其年笋少价贵，即将银在此处买走乌铜物，并三夹杯盘，诸项铜器，用竹箱盛贮，并行李装作三担。崇安发夫，直以水口陈四店写船。陡遇表亲林达亦在此店中。达问买甚货物，维曰：“只买些铜器去，更带杯盘等，欲留家用。”

达同牙人陈四，代讨一箭船。舵公赖富二，水手李彩、翁暨得，搬其行李上船甚重，舵公疑是金银，乃起不良心，一上船后，再不搭人。维曰：“我要速去，何如不搭人。”舵公曰：“今将晚矣，明日随搭数人。”便开船。维叫三郎买些酒菜，今晚饮用。舵公与水手三人商议，今晚错过机会，明日不好动手。维与仆饮醉熟睡。半夜后，舵公将船移于闲处，三人将他主仆以刀砍死，丢尸于江。打开箱看，乃是铜物，止现银一十五两。富二曰：“我说都是银子，三人一场富贵，原来是这东西。”彩曰：“有这等好货物，也多值钱。”富二曰：“发在

何处去卖。”彩曰：“何愁无卖处，可安船在一处，沿途发卖，岂无人买。”

林达与四维分袂之后，已三个月矣，始到家中往拜四维。维父曰：“小儿出门，尚未归。”达曰：“差矣！三月前，我在江西水口同他在牙人陈四店相会。我与牙人同他去讨船，说他在福建买铜货，以竹箱装作三担，竟归来本处发脱，莫非舵公行歹意乎。”言未毕，父母妻子举家大哭。达曰：“且勿哭，倘在途中发卖也未可知。或舵公行歹意，必以铜物卖各处，试往各店踪迹铜物，问其来历，便见明白。纵铜物无踪，再到水口牙人陈四家，寻舵公问之，必得下落。”维父然之，叫次子罗达随达去访。

访至芜湖县铺中，见其铜物，即问此铜物，是公自买的，抑或他客贩来发行的。铺主曰：“三月前有三个客人来卖者。”达曰：“何处人？”曰：“江西人。”达惊惶曰：“差矣！失手是实。”即同达迳至水品，问陈四。曰：“前装表亲货物的舵公是何处人？”陈四曰：“沿山县人。”达道其故，即同陈四到沿山捕捉。

斯时李彩、翁暨得卖得铜器银入手，各在妓家去嫖。林、陈窥见彩，即躲之。林达曰：“他在院中取乐，必不便动，我与你往县去告，差捕兵缉命，恕不漏网。”二人入县告准。陈爷差捕兵六名同林、陈往院中去捕缉。彩与得二人，正与妓笑饮，陈四指捕兵俱擒锁之。再到赖富家来。富方出门他适，遇见亦被捉获。三人同拿到官。陈爷审问，将三人夹敲受苦不过，只得招认。彩曰：“彼时搬箱上船，其重非常，疑是金银，三人方起意谋之，将尸丢落于江。开其箱看，尽是铜物，只得现银一十五两，悔之无及。铜物沿途卖讫，银已分散。今其事败，是我等自作自受，甘认死罪。”陈爷将三人各打五十板，即拟

典刑，脏追与罗达林达领归。二人叩首而去。

按：溪河本险危之地，舵公多蠹暴之徒。若带实银在身须深藏严防。或带铜器铅锡等物，镇重类银，须明与说之，开与见之，以免其垂涎，方保安全。不然，逐金丸以弹雀，指蕙苕为明珠，其不来奸人之睥睨者几希。若维仇之能报犹幸子达之得其根脚也。使非因写船者，以究其舵公，何以歼罪人，而殄厥慝乎。然诛逆何如保躬，死偿何如生还。故出行而带重物者，宜借鉴于斯而慎之密之，其永无失矣。

带镜船中引谋害

熊镐章，富人，乃世家子也。力足扼虎，兼习棍棒，□□月挟二婢往后园，遇一虎跳墙入，即退入家，各持钢叉大杖出。虎对面扑来，镐以叉抵，顺放于地，急打一下。虎复再扑，镐又叉放下，再打一下。虎遂回身而去。镐从后赶打，虎为之倒。疾呼二婢曰：“速来助。”二婢各以大杖对鏖之，虎立死杖下。时称之为：“打虎镐四官。”

后思遍游各胜处，故脱兄云将出外买卖。兄阻之曰：“汝刚而无谋，莫思撰钱，还恐生祸。”镐曰：“老仆满起有力多智，与我同去何妨。”兄不能阻。镐带百余金行，曰：“吾出外，相机置货，虽不得利，岂折本乎？有谁人欺得我者。”

“游浙粤，有货可买者，仆满起曰：“此价甚廉，买归，必得利。”镐曰：“吾远到此，未遍览此中景致，若遂置货，安能轻身自由。”仆累稟几次，皆不见听。知其志在浪游，不思利也，后只任之。主饮亦饮，主行亦随，不半年，本去三分之二矣。起复曰：“不归将无盘缠。”镐曰：“本虽少，亦要

置些货归，可当远回人事相送者。”又挨两月，到湖州，起又催归。镐曰：“买何物好？”起曰：“笔墨上好。”镐曰：“不在行，不会拣择，恐受人亏。亦须更买甚物与母嫂及我妻者，银本已折，省他辈多口。”起曰：“绸缎镜好。”镐曰：“绸缎无多本，不是这般客。不如买十两笔墨。十两镜罢。”起曰：“亦好。”催趲买归，只两小箱。镐曰：“此货甚妙，又简便易带。”

“到江边搭船，舵公见财主威仪，家人齐整，奈何行李，只两小箱。及接入船中，觉箱中慎重，想必尽是银也，故以言动问曰：“客官从何来？亦不多买些货物。”镐以本少，恐客商见轻，故谎言：“吾家兄敝任在湖广，吾从任中归，未买得甚货。”舵公曰：“原来是大舍。”又见家人伏侍恭敬，每呼主为相公，使用皆大手面，不与诸商一类，以此益信为真官舍。船中人皆敬让之。及到岸，诸商都搬起船。舵公独留熊大舍曰：“船中客官多，未能伸敬。今将备一杯酒，敬请大舍。”即上岸，多买嘉肴美酒。夜间劝饮，甚是殷勤。熊镐宽心放饮。舵公又苦劝家人酒。满起心知其非好意，初诈推不饮，后难禁其劝，亦饮数杯，推醉去睡。熊舍凭舵公劝饮，真醉不醒事。

起俟其睡熟，即起对舵公曰：“吾非真醉，今将近家，心中忧闷，吃酒不下耳。此相公酒色之徒。大相公在任中，将几百两银打发他归，在路上嫖用都尽。只带得几把笔几面镜归与侄子辈作人事耳。明日太老爷归必责我不能谏阻。世有此人，见酒如糖，又好夸口，怎么谏他。我试开两箱与你看，其中那有厘银。”即取锁匙开两箱，惟笔与镜，并无银两。起取两面镜送舵公，曰：“一路来多蒙照顾，各送一镜与你用。”舵公曰：“主物不可擅送人。”起曰：“拿一半去，他也理不得。到家后，那晓得数。”复锁住箱，与舵公去睡。起一夜提防。

次日上岸，熊曰：“虽得舵公如此好意，再赏他银一钱。”

“归家，起曰：“可数过镜，勿令有失。”镐捡过曰：“更失两面。”起曰：“吾将这两面镜换你我两颗头归，主人尚未知乎？”镐曰：“你何狂言。”起将船中劝饮事，一一叙之，曰：“彼非欲谋害，将别之人，何如此更费酒饌，若殷勤乎？”镐惊曰：“是也。非尔知事，险丧二命耳。”一家人闻之皆喜，重赏满起。

按：镐本膏粱之子，以纵性为快，以夸口为高，
□□世路之险。若非满起心明，轻以二命付鱼腹耳。
□远行者，主若疏满，得一谨密家人亦大有益。故旅
以丧童仆为厉，以得童仆为吉，圣人系旅之义大矣哉！

行李误挑往别船

陆梦麟，江西进贤人，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余担，复往芜湖发卖。有一客伙，将硼砂一担对换，余者以银找之。次日叫店家，写舵公陈涯四船，直到建宁。诸货都搬入船，只一仆詹兴挑实落行李一担，跟梦麟同行。途中陡遇一乡亲，动问家中事务，语喇喇不能休，乃命仆先担行李上船，再来此听使用。仆挑往别船去，收在船仓已讫，再来寻主，尚与乡亲谈叙未决。见仆来，即差之别干，始辞乡亲到船。查行李未见，即将家人打骂。又坐舵公偷去，状告本县胡爷。言舵公盗他卖胡椒银一百余两，以店家祝念九作证。舵公诉船中有客商十数伙，那见他仆挑行李上船。胡爷拘来审问，同船众商都谈未曾见挑甚行李。胡爷曰：“船不漏针，别货物都在，独行李有银，便会失落。”将舵公敲挟，不认，曰：“是他仆詹兴见囊中有银，自盗去，以陷我。或错担别船去，以致有失。小人虽挟死难招。”

胡爷又审詹兴曰：“想是你错认别人船为己船，忙中有失，非你背主，好好招来，免挟。”詹兴不认，乃挟敲一百。受苦不过，只得招认：“是主人路遇乡亲谈话，我自担上船去，藏入船仓讠，再回听主差唤。及再到船，并未见行李，是我一时错认，以致有失。恐主人加罪于我，我故不敢承。望老爷救小人一命。”胡爷将詹兴责三十板，劝梦麟曰：“是你自错。凡出外为商，银物不可离身。当担行李时，须叫詹兴看守，待你到船，然后差别人，纵错上别船，亦不会失。今若此，是你命该失财，岂可以怨仆乎。”各发出免供。

按：货物上船，须不离人看守，要防舵公侵盗。人要得智仆为吉也，故雏仆之挑行李、银物所系，须跟在身边。托在实落，主无所失。苦先令挑去，错寄别船，安能无失哉。然麟徒知叙旧之谈，致备误丧其财而干讼者，何其愚也。诸商鉴此可为后戒。

脚夫挑走起船货

建城溪边，凡客船到岸，众脚夫丛集，求雇担代挑入城。有老成客，必喝退众夫，待船货齐收上岸，都数纪定，然后分作几担，叫几名脚夫，自相识认，乃发入城，急令人跟行其后，方保无失。若雏家到，众脚夫不管物件检齐否，即为收括上担，及急跟夫去，多致遗物在船中未尽收。

有侯官县一田秀才出外作馆，年冬归，得束金四十余两，衣被物件，亦十余两，共作两大笼，经过建城，欲入拜乡亲，命一脚夫挑笼先行。田乃儒家，从后缓步随之。脚夫见其来迟，一步紧一步，攒入城门，入闹攘处，更是疾行，遂挑入曲巷逃走。田从后虽叫止步，那能止得。入城曲巷多岐，何处可寻。

次日往府吕巡捕呈之。吕捕衙是精明官，以脚夫拐物，须用脚夫查之。即叫二差人来，“你认定这田相公，今午穿白长衫，在船中行李到，必有脚夫挑走，你二人从后密跟到他家拿来。”再对田秀才曰：“你今日讨假行李一担，在十里外搭船来府，照前日到岸时叫脚夫来挑。你穿白长衫去，此两差人易认。若已在傍，你故意缓行，任此脚夫挑去，必能拿得前脚夫。”田秀才领会其意，即日下午备行李从十里外搭船到，见此两差人在傍，各相认得，故叫脚夫挑行李，从后缓随脚夫，果然挑走。二公差迺迤跟到家，拿住，曰：“吕爷叫你，”脚夫黄三不知来历，只得随拄。吕爷曰：“你缘何挑走秀才行李？”黄三惊曰：“只暂寄我家，便欲送还。”官止喝打五板，田秀才方到衙。吕爷叮咛黄三曰：“今日且饶你罪。这相公昨日被脚夫挑走一担笼，限你两日，代跟究来，若寻不出，定坐你陪。”黄三曰：“河下挑夫两日换一班，昨日不是我辈。”吕爷曰：“你即跟定昨日的。”黄三密访两日，不能得。第三日公差来拿，到半途见一脚夫柳五，将银三钱换钱用，随即买鱼肉等归家。黄三再拿到衙，禀曰：“并访不得，只今遇柳五换钱，多买鱼肉，事有可疑。”捕衙立差四人，同田秀才黄三直往柳五家搜。只一间小房，搜果见赃。拿到捕衙，柳五供曰：“银物现在。前五日未敢出门，今日止用银三钱，换钱买物作欢。拐盗是实。”捕衙发打二十板，曰：“你二脚夫拐盗客货，各该拟徒，但黄三捕出柳五，以此赎罪，再打十板释放，以惩后日。姑念柳五穷汉，只拟不应罪，纳完发放。”再叫田秀才具领状来，尽将原物领去。不数日，拿得真贼正犯。非有治才，安能如此哉！

按：脚夫挑走货物处处有之，故出行最宜慎防。
若吕捕衙之发奸，得捕盗之不遗余力者，全在以脚夫

查脚夫一着，所谓以蛮夷攻蛮夷是也。又谚云：贼拿贼，针挑刺，亦此意也。雇夫者，可以为戒，捕盗者可以为法。

第十三类 诗词骗

伪装道士骗盐使

唐寅，字伯虎，又字子畏，南京吴趋里人也，中弘治戊午南京解元。因事被黜之后，遂放浪不羁，流留花酒。善诗文，画极工。与文徵明、文徵仲、祝希哲等为友，皆极一时之名流也。日游平康妓家，滑稽为乐，随口成文。有一皂隶执纸一张求画。伯虎援笔画螺蛳十余个，题诗于上云：“不是蝾蜥不是蛭，海味之中少此名。千呼万呼呼不出，只待人来打窟臀。”众皆大笑。

偶一日出，见县前枷一和尚，众人请曰：“可将此和尚作诗一首。”伯虎询知和尚被枷缘由，援笔题于枷上曰：“皂隶官差去采茶，不要文银只要賒。县里捉来三十板，方盘托出大西瓜。”知县送客出来，见之，问是何人所作。或以伯虎对，即将和尚释之。其捷于口才，大约类此。

一日，与祝希哲等十数辈携装游维扬，日与妓者饮酒，声色为乐。将及一月，费用殆尽。希哲曰：“黄金用尽，作何计策乎？”伯虎曰：“无妨。当今盐使者赀财巨万，我和你二人，可假扮女贞观道士以化之。”二人即扮道士。值盐使者升堂，二人俯伏阶下云：“女贞观道士参见。”盐使者大怒曰：“岂不闻御史台风霜凛凛耶，是何道者，敢此无状。”将撻之。二人徐对曰：“明公以小道为游方觅食者耶。小道遍游天下，所

交者皆极海内名流，即如吴邑唐伯虎、文徵明、祝希哲辈，无不与小道折节为友，凡诗词歌赋，应口辄成。明公如不信，愿奏奔惟明公所命。”盐使者乃指堂下石牛为题，命二人联诗一首。伯虎应声即吟云：“嵯峨怪石倚云边。”哲云：“抛掷于今定几年。”虎云：“苔藓作毛因雨长。”哲云：“藤萝穿鼻任风牵。”虎云：“从来不食溪边草。”哲云：“自古难耕陇上田。”虎云：“怪杀牧童鞭不起。”哲云：“笛声斜挂夕阳烟。”盐使者览毕，霁色问曰：“诗则佳矣。将欲何为？”二人曰：“顷者女贞观圯坏，闻明公宽仁好施，愿捐俸金修葺，以成胜事，亦且不朽。”盐使者大悦，即檄吴兴二县，可给库银五百与之。

二人见盐使者应允，连夜赴吴兴，假为道士说关节行状，对吴兴二县云：“今有盐使者，修葺女贞观，此系盛举，可即依数与之，不可宽缓。”吴兴二县，果如数与之。二人得银大悦，曰：“不将万丈深潭计，安得骊龙项下珠。”复往维扬，聚交游十数辈于妓者家，欢呼剧饮，纵其所乐。不十数日，五百之金费用殆尽。

后盐使者按临吴兴，束衣冠往女贞观，则见其倾圯如故，召吴兴二县责之。二县对曰：“日前唐伯虎与祝希哲从维扬来，极称明公兴此盛举，小知县即依数与之矣。”盐使者怅然，知为二人所骗，但惜其才，故亦不究。

按：唐伯虎、祝希哲皆海内一时名家也，但以不得志于时，遂纵于声色，青楼酒肆无不闻其名。然非口若悬河，才高倚马，岂能倾动使院，此之骗可谓骗之善矣。独计当今冠进贤而坐虎皮者，咸思削民脂以润私囊，敛众怨以肥身家，其所以骗民者何如。乃一旦反为唐、祝所骗，亦可为贪墨者一儆。但其知而不

究，亦可谓有怜才之心者矣。

陈全遗计嫖名妓

金陵陈全者，百万巨富也。其为人风流潇洒，尤善滑稽。凡见一物，能速成口号。尝与本地院妓往来，惟一妓最得意。夏间，瓜初出，院妓将瓜皮二片放于门限内，诈令一人慌忙叫全云：“某姐姐偶得危病，要你一相见方瞑目。”全即乘马速至，慌忙进门，脚踹瓜皮，跌倒。众妓鼓掌大笑，云：“陈官人快做一口号，不得迟。”全即答曰：“陈全走得忙，院子安排定，只因两块皮，几丧我的命。”众妓欣然，遂会饮而罢。又一日，与众妓游湖，见新造一船，众妓云：“速作一口号，勿迟。”全即答曰：“新造船儿一只，当初拟采红莲。于今反作渡头船，来往千千万万。有钱接他上渡，无钱丢在一边。上湿下漏未曾干，隔岸郎君又唤。”众妓皆欢然叹服。凡游戏口号类如此。

彼时浙江杭州有一名妓，号花不如，姿态甚佳，且琴棋诗画无不通晓。但身价颇高，不与庸俗往来，惟与豪俊交接。每宿一夜，费银六七两方得。全闻之，欲嫖此妓，因而骗之。故令十余家丁，陆续运船到杭，彼与二三家丁先往。到花不如家，即令家人扛抬皮箱一个，下面俱系纸包砖石，上面一重，俱是纸包真银，每十两为一封。入花不如卧房内，当面开箱，取银赏赐妓家诸役甚厚，奉不如白金十两，不如与众役俱大欢喜，以为此大财主也，所得必不赀矣。不如问曰：“客官贵处？”全曰：“金陵。”又问曰：“高姓？”答曰：“姓浪。”又问曰：“尊号？”答曰：“子遂。”不如整盛席相款，子遂不去，只在彼家。过两日，又一家人来报云：“某号船已到。”子遂

云：“余货只放船内，但打抬皮箱，进姐姐家来。”如是者三四次，皮箱有五六个，在不如卧房内矣。子遂见不如带珠，云：“你这珠俱不好。我有大珠数百颗，个个俱圆，候此号船到，我去取与你。”

将近月余，子遂欲心已足。有一家人来报云某号船到。子遂对不如言曰：“此号船不比前船，俱是实落宝货，须我自去一看，兼取大珠与你。其皮箱数个，安顿在你卧房，你须照管。我午后方能进来，但叫你家下一人并头口一个同我去。”不如遂令一人跟随，并驴子一个与子遂同去。行至半路，子遂慌忙言曰：“我钥匙一把，安放在你姐姐房内，一时起身未及带来，你要去取来。”其人即回取。子遂云：“且止。要我有亲手字云，你姐姐方肯把钥匙交付与你，不然取不来。”子遂乃下驴入纸店，写一口号云：“杭州花不如，接着金台浪子遂。着了人赔了驴，从今别后，那得明珠。”封识与那人回。不如开封视之，知被骗矣，忙开皮箱一看，俱系砖石。子遂预令家人买舟俟候，一到河边即上舟回京。后不如细访，亦知是南京陈全，然已无如之何矣。

按：妓家尝是骗人，轻者丧家，重者丧身，未尝有被人骗者。况花不如高抬身价，佯孤老，其骗人财尤难计算。岂知有陈全之术，又有神出鬼没者乎。赔人赔驴，悔无及矣。此虽陈全之不羁，亦足供笼络标院之一笑云。

第十四类 假银骗

设假元宝骗乡农

昔有一人，本农家者流也，辛苦耕田，服食淡薄，而性甚悭吝，家颇充裕。外省有骗棍到此地方，知这乡农性贪识惘，遂探其某日当在某处耕田，预将假元宝二个，重一百两，埋藏其处。俟乡农正在力耕之时，贼棍故意在其山畔，作左寻右寻状。乡农问曰：“你这人在此处寻甚么？”棍云：“我在此寻些东西，你问我则甚？”乡农只得默然。棍又认此树，复认彼树，如有所失状。乡农又曰：“你这人好笑，只管满山认树何为？”棍曰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先父往岁曾被流贼所劫，亦同入伙，后来银子甚多，孤身难带，将银埋在各处，留下一帐登记，欲再来取，不幸死矣。今我依帐来寻此处树下的，不知那个树是，幸遇你在此，可来助我寻。若寻得分些与你不妨。”乡农遂带锄同寻，果在一树下寻得元宝二个。棍佯作喜甚之态。说：“此若寻得，则他处皆可寻了。我实肯分些与你，只是此处无槌凿。”又曰：“此银我无贮藏所在，不如去你家下，代我寻完，分数个元宝谢你，尊意如何？”乡农云：“甚好。但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一旦至家下来往，岂不招人疑猜。”棍云：“当诈称是何亲故方好。”乡农云：“有了。我有一妻舅，六七岁时曾卖外江客人，至今并无下落，只认作我妻舅回来看取姊姊、姊夫，有何不可。”遂将妻父妻母姓名形状，一一对棍说乞。

遂领至家下。叫妻子出来见舅。其妻相见，问弟郎面貌如何与我不相类。棍应云：“弟出外省，那边风土不同，以此不类。”其妻又问云：“我父何名，形状何如？母何名，形状何如。”其棍对言不差。又问：“我叔何名，形状何如。”棍应曰：“我小时出去，只记得父母，记不得叔了。”妻遂信之，杀鸡烹鲜设为盛饌，以待其弟。乡农兄弟诸人，各设席相待甚厚。棍对姊夫曰：“我要些零碎银用，可在你家取过十五六两与我杂用。”乡农遂群真银十余两，与棍用。

过数日，棍将帐与姊夫查，更有元宝十余个，在某山某庵中。其庵无人居住，姊夫带饮食二盒挑至庵中。时庵中棍已预令二贼在彼伺候，即将乡农背缚于柱中。其二贼抽出牛尾尖刀，再三要杀之。棍佯劝云：“我受姊夫厚款，吃得他兄弟鸡鱼多，勿杀我姊夫。”三贼将饮食吃了即去。其乡农叫天不应，入地无门。

至次日午后，一牧童至，乡农叫救命，得解缚归家。妻子问曰：“何待今日方归，舅何不回？”乡农诮曰：“勿说他，勿说他，”至今被人骗者，俗语曰：“勿说他。”

近有江源地方一人，被一棍亦如此骗，其妻有智，即以其元宝啗来与他，知是锡鑊，遂将此棍捆打，勒其供状，始释之。苟非其妻有识，亦蹈前乡农之覆辙也，彼时悔之，宁不晚乎。

按：此乡农，心苦力勤，膏用薄奉，以致富幸矣。

何乃为贪心所使，落贼牢笼，以致失财被辱，反不如江源之妇之智哉。然末世滋伪，奸宄百出，近有丢包贼骗人甚多。更江淮间，又有扯遂法，尤难防检。贼只问你一句，你若答应一句，即被他迷，此妖术也，害人尤多。世道人心，一变此至极乎。你因前事，遂备述之，以为出途者警。

冒州接着漂白鑪

钱天广，福建安海人也。时买机布往山东冒州药王会卖。会期四月十五日起，二十五日止，天下货物咸在斯处交卸。无牙折中，贸易二家自处。一棍以漂白鑪银来买布，每五两一锭，内以真银如假银一般，色同一样。棍将丝银先对广以铁椎凿打，并无异样，打至十余锭，通是一色。广说不须再凿椎打。棍遂以漂白鑪出对，共银六百余两，内只有细丝乙百余两，余者皆假鑪也。银交完讫，布搬去了。

广收其银，检束行李，与乡里即雇骡车，直到临清去买回头货物，取出其银，皆假银也。那时虽悔不及，然广不甚动情，只说：“是我方承得此会，他人出外贸易，从此止矣。”人慨斯人量大，有此大跌，后必有大发也。棍虽脱骗得金数百，然天理昭昭，子孙必不昌隆。盖假银天下处处有之，故录此以为后人之提防，勿蹈天广之覆辙也。

按：棍之用假银，此为商者最难提防，必得其梗概方能辨认。余于壬子秋，在书坊检得一小本子，辨说银之真假甚是明白，故录之以为江湖诸君览之，则假银若一入眼，灼然明白。略陈其一二于左：夫元宝者坑淘出而原宝，今之官解钱粮，亦倾煎如坑淘出原色，而成元宝也。俗云：“员宝是也。松纹与细系一样，其皆足色也。摇丝，色未甚足，银泻入鑪，以手摇动而成系也，曰摇丝。水丝又名曰干系，自七程八程九程九五止，通名曰水系。画系即水系泻出而无系，以铁锥画系于其上，曰画系。吹系即九程水系，银一入鑪，口含吹筒即吹之以成系也，曰吹系，吸系以湿

纸盖其鑪上，中取一孔，以银从孔泻下，吸以成其系也，曰吸系。今人以铁薄盖于鑪上，亦中取一孔，银从孔泻下，亦吸以成系也。盖吸系自七程起，九五止。九五者亦看得足色也。茶花以纹银九钱，入铅一钱，入炉中锅内不用一毫之硝，明倾取出，以鑪把淡底填于鑪脚，然后泻银于鑪内，铅方不露，而自成其粗系也，曰茶花。鼎银即汞银也，又曰水银，以纹银五钱，以汞五钱半，入铁鼎中，倾其色通红于内，取出候冷拿出其银，只有一两，拆汞五分，可打之而成鑪，或造之以成饼。以银薄贴于外，以墨微洒之，以掩其太白，更能造酒器及诸项首饰，能拔银系，亦犹细丝者。只是色略青些。更有赤脚汞银，文银三钱，铜系二钱，汞五钱半，如同前倾煎，取出不能打造，亦如同水系一般。若辨汞银，其色脚嫩，上面银薄，贴色不同。赤脚者，然色赤而带嫩，终不如水系色老。此上古所传，造此换人，亦发家数千，子孙继迹不肖，而家即萧条，害众成家，终不悠久，吊铜以铜簋四傍，而后以银泻下，藏其铜于中，曰吊铜。辨之难看其系，终不如细系之明。其系粗而带滞碍，即可疑而凿之，方露其铜。铁碎鑪，以铁碎先入于鑪内，然后以银泻诸鑪，适均，入其银内，包藏铁于其中，至低者亦有九程。九五者有系。或以铜碎如前，名曰包销银，至低者亦有九程。九五有系，九程无系。钞子铜，用铜乙两，入银三分，入炉中以白信石如硝抽入，泻入鑪中，取出铁四傍者三四分重片。中心者又入炉中倾，再铁，如此者数次，然后用银陶末以礪碗礪极细，用酸砒草捣汁，入礪砂三分，以罐子同煮，后放前银末三分，

入砒草汁内。以前铜入罐中，以箸炒之，取出以白水洗去其砒草汁，其色甚白。有一人问曰：“铜中只用银三分，后又以银末三分，何能使银相交于外。”其人对曰：“世间宝物，惟金银为至宝，若先不以银三分入铜倾煎，则后用银末，亦为煎煮，必不能入。先以银三分入内，则后用此银末煮之，自然相应也，故造假银。俗曰神仙。”然辨此铜，当认银色，乃死鱼白，无青白之色。再看其脚，有两样，或用胭脂点，或用石朱点，须在点脚，及死鱼白处辨之，则真贗了然。漂用白鑊银倾煎，细系一样。只是鑊甚热，而壁乃薄，而后以醵陶。去其下面者，只留上面其薄者，中以白铜倾一鑊无壁，以前上面安于其上，下面用银薄合其下，用焊焊之后用淬槌槌其脚，为风锅无二。虽以凿凿开，必不能辨。如辨此，则当时烧焊之际，以火烧去其青青自然之色。如死鱼之白，故曰漂白，以此辨之，灼然明白矣。煎饼银法，每铅一钱，销铜一分，若九程银一两，可用铅一两。八程可用铅二两，七程可用铅三两。灰堤中，用炭装炉，慢扇其火，煎至铅花。若过，后必急扇其火，待油珠大如豆者，即以盖盖之。熬出只九五色。如待金花灿烂，熬出即结果布于上曰布心饼，又曰焦心饼。下面蟹眼回珠二面皆白，即松纹足色。九程饼，亦出炉白，上乃鸡爪面，下面脚亦白。八程饼，出炉略黑，必用天砂擦之方白，上面蚤班之痕，剪开略白。七程饼，出炉墨黑，亦用砂擦，及用盐梅洗之方白，其剪口带赤。六程比七程犹不同些。五程，即梅白饼。盐烧饼，二钱五分银出一两，取出以盐礞烂水调上一重，在其饼上，入火

烧之，取出以锤打去一重铜铤，又用盐烧之，再锤打，如此者数次，则外面铜去，而自然白，曰盐烧。白铜倾者，即白盐烧。三铤饼底是足色饼。用陶陶如纸薄，中用白铜熔一饼于中，上面用银入炉中倾出细系，入铅二三钱取出泻入炭锅成一饼样。亦用陶陶甚薄，盖于其上，然后用焊焊成一饼，铤去其四旁者，中间的饼，对面剪铤，尽可瞒人。辨之其饼厚，上下皆真银，中间色自异样。知者以银咳面于杉木中擦之，即见三样色。车壳即灌铅。以松纹细系鑪，咳面以落锥落一孔，然后以割子入其内割之，尽取其囊中者，留其银壳后用铅灌其内填满，再用银打一尖子尖之，又以铁凿子凿之，如风锅一般。然辨此银，要看其两凿面之痕处即见明白。倒茅饼，先以上号白信石，用熔成罐不洩水者，以盐泥固济，入信石于内，打二炷香，升灯盏上轻清者听用。以银七钱铜三钱五分，熔将起炉时，以前信石七分入银内，将盖盖之。取出天砂擦之，其面上亦鸡爪面，如九程银一般。辨之九程出炉自白，不待砂擦，然此饼铤口带黄，九程饼铤口自白。以此辨之郎然。更有：铁线饼、江山白、华光桥、神仙饼、糝铜饼、倒插铅，其余奇巧假银数十样。非言语笔舌所能形容。知者引申触类观此，思过半矣。有等游惰好闲，不务生理，受磨丧心，用此假银，苟计衣食，以度时光，此犹穷徒故不足责。然今贪黷之辈，家颇殷足，尚换此银，用以毒众，自图富厚，以遗子孙，不知丧心悖理，岂有善报，子孙其能昌乎。凡四民交易，只可用七程以至细系，更低者不可用也。如昧心欺人，不惟阴谴之罪难偿，而阳报之网，亦不漏矣。

第十五类 衙役骗

入闻官言而出骗

里有寡妇，富盖乡邻，只生一子甘澍，年方弱冠，恪守祖业，不敢生放。乡人路五，两问之借银谷，皆不肯，心恨之，归与妻胡氏谋，要赖他强奸，妻许曰：“可。”又托心友支九为干证，即往分巡道处告，道提亲审。先问胡氏曰：“甘澍因何到你家？”胡氏曰：“他家豪富，终日无图，只是奸淫人妇女。知我男人未在家，无故来调戏，我不从，便强抱亲嘴，骂他不去。支九来邀我夫贩货，甘澍方走去。”再问支九：“你往路五家何干？”支九曰：“小的与路五，都挑贩为生，因邀他买货，听底面妇人喊骂，甘澍走出。”又问甘澍曰：“你因何与妇人角口？”甘澍曰：“并无到他家，那有角口？问路五左右邻便知。”左右邻都称甘澍寡妇之子，素不敢非为，外间并未闻奸情，此是装情捏也。路五执曰：“他万金巨富，岂不能买两个干证？”左右邻曰：“我邻近不知。他支九隔越一街，岂不是买来作证。”道曰：“路五贫民，何能买人作证。”将左右邻并甘澍，各责二十，定要问做强奸。甘澍出而惧甚，思无解释。晚堂退后，道已封门，在后堂周旋闲行，沉默思想，忽自言曰：“错矣！错矣！”又周行数次，遂拂袖而入。适有防夫涂山，在外窥道举动，闻其言错，想必是审此奸一事也。夤夜越墙而出，扣甘澍歇家门，歇家开门延入，甘澍正忧闷无

计，涂山曰：“你今日事要关节否？”澍曰：“甚关节可解，正要求之。”山曰：“道爷适有妻舅到，三日内，即要打发起身，惟此最灵，若投他，明日即复审，更大胜矣。”澍曰：“如此得可好，须银几何？”涂山曰：“此翻自案事，不比别人情，须百金方可。”澍曰：“百金我出，只要明日复审。”涂山曰：“舅爷今酒席尚未散，吾当即入言之。”澍与歇家送出，道大门已封，涂山复从居旁民家越墙而入。次日，道出早堂，即出牌复审强奸事。甘澍大喜，以为果验也。下午再审甘澍曰：“路五曾问你揭借否？”澍曰：“他两次问借银谷，我皆不肯，因此仇恨，装情诬我。”再审胡氏曰：“甘澍未到你家，那有强奸事。”将拶起，路五边未用银，一拶即紧。胡氏难忍，即吐实，未有强奸，只揭借不肯，故装情告他。又将路五、支九各打三十。将甘澍全解无罪，涂山即跟出索银。甘澍曰：“吾乐与之。”涂山自索谢，澍另以十两与之，山以银入道卸起。可出索添谢，又得十两。当时，以为舅爷关节之力，岂知出道之自悔，而银尽为涂山所风骗乎！

按：“衙役皆以骗养身供家，丰衣足食。其骗何可枚举，盖事事是骗，日日是骗，人人是骗。虽罄南山竹，何能悉之；虽包拯再生，何能察之。予素不入公庭，此中情弊，稀所知闻，此其偶得于真见者，故述其弊窦如此。然衙中虽人人是奸徒，事事是骗藪，吾惟早完公课，百忍不讼。虽贪吏悍卒，其如我何？故曰机虽巧，不蹈为高；鸩虽毒，不饮为高；衙役虽骗，不入为高。纵有无妄之灾，必有明官，能昭雪之有，何也？官毕读书人，明者多，而昏者少也。无奈在衙人役，各以阴云霾雾蔽之耳。故惟忍小忿，不入衙为高也。

故拟重罪释犯人

富民元植者，家温行谨，奕世良善。偶与乡权贵有隙，乡贵素善叶推官，乃吹毛求疵，砌元植之恶十余件，叶推官为之送访，按院即批与叶审。叶提元植谕之曰：“汝之恶迹，我已备晓，罪在有定，只汝家殷富，不许央关节。若有关节，罪有加无减，且收入监，候拘到被害，即听审定罪。”叶推官素廉正，从来不纳分上，今元植既承面诚，越不敢展转，只惶惧待罪耳。适眷亲易乡官，素与植相善，知其事属仇陷，默地代拆于太府，托转释于四尊。太府乘间，缓颊及之，叶四尊大怒，归取元植殿责之。曰：“我叫你不得投分上，反央太爷来讲，这样刁恶人，定要拟你谪戍。”元植茫不知来历，叩头曰：“老爷素不纳关节，一府通知。又蒙钧旨面谕，怎敢央太爷。实不知事从何来？”叶爷曰：“且入监去，定是军罪。”元植出查，方知事出易乡官，自以己意代释，并不使植知也。植思无处可解，寻其用事凌书手。密商曰：“能为我减军入徒，当以厚礼谢。”凌书曰：“能出百金，为汝计之。”植许曰：“可。”以银封讫。叶爷果唤凌书手作招。曰：“须寻一军律拟来。”凌书故以绞罪拟上。叶爷命改招，只可拟军。凌书过一日，再以绞罪拟曰：“访单中惟谋死亲，第一件最重，正合绞罪。余某条某条，只是徒罪，并无合军律者。”叶爷寻思，有对头之状。尚不轻入人绞，曾是拿访，而可绞人。曰：“造化了他，只拟徒罢。”后拟上三年徒。元植欣然纳赎，凌书遂安受百金之贿。在叶爷宁知其外受金，而内拟人重罪乎？故衙役之欺官，虽神君不及察也。

按：善有旌奖，恶有拿访，此朝廷激劝一大机权

也。今旌者，多由攒刺之巧，访者或由权贵之喉，其虚实盖相半耳。然犹幸有拿访一途，可以少惕刁顽，稍为良民吐气。特被访者，出入于问官之心，高下于权书之手，其情得罪当者亦少矣。当官持权者，或遇大故重情，必虚心详审，明察沉断，庶可杜奸欺之一二耳！

吏呵罪囚以分责

人传包孝肃为官清廉明察，用法无私，诈不得以巧辨售，罪不得以权贵兑。又不纳分上，故人称之为：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。适有富豪子，犯奸情真，知难逃洞察。预与一老胥谋曰：“包爷精明，察事如神。我所犯情真，干证又直证，罪实难逃。若重罚，犹可输纳，惟痛责实是难堪。有何计可以减责，必不惜厚费图之。”老胥曰：“明日若当责时，你奔近案前，强辩求伸。我从旁呵斥，为你分责，或可减你一半，此外别无策可图也。”次日，包公审得真情，发怒要打富子四十。富子奔近案，哓哓伸辩不已。老胥从旁大声呵之曰：“速去受责，何须许多说话，罪岂赦你。”包公见之，大恨此吏揽权起威，恐后日窃势骗人，外必生事。即先责老胥二十板，偏减去富子二十。欲使威不自胥出，不知正落其谋中也。老胥遂得厚赂，而包公漠不知之。

按：吏为奸，皆是知本官性情，而变幻用之。老胥知包公严明，岂容胥吏招权，故旁呵犯人，包公必责吏，而故恕犯人。以见胥吏之无权，欲外人不畏慑之。岂知于难减责之中，故分责以取其贿，又孰从而察之？公且受胥骗，况后之为官者哉。

第十六类 婚娶骗

妇嫁淘街而害命

京城有房八者，为人痴蠢，以淘街为生，家只一老母。一日房八淘街，往小河边洗，靠晚来有一妇人，身穿麻衣，旁立看淘洗乞。谓房八曰：“我将往娘家，今晚不能到，暂借你家一歇。”房八曰：“我家歇不得，何不往客店歇？”妇人曰：“客店人丛杂宿不便，你家有何人？”房八曰：“家有老母。”妇人曰：“有母便可同歇。”房八引至家，妇人把银与余米，买酒菜，夜间三人同食。妇人问曾娶媳否？房母答家下仅能度日，那得银娶媳。妇人曰：“我前夫死，已葬讣，家无亲人，今收拾家财，将回娘家，奈娘家又远。看你儿子孝善，偶然相遇亦似天缘，意欲为你媳妇，以供奉朝夕何如？”房母曰：“你虽好意，只恐儿不能供三口人。”妇曰：“我亦带有些少银本，谅勤治女工，亦足自给。”房八喜曰：“我算命，今年当招好妻。一人自有一人禄，何患不能供。”是晚遂成亲同宿。一夜之间，叙尽风流。男称前未娶，今如渴而得浆；女称久失偶，今如热而遇凉。二人交爱，真如鱼水。房母亦大喜，天赐贤媳。次日，妇以银六钱与夫余米，买菜蔬。第三日问婆曰：“何不做身衣服穿？”婆称无银。妇又出银六钱，叫夫在汪客大布店买之。房八既得妻，又前后得银作家，心中扬扬喜色。往汪店买青布二端归，妇各将剪去三尺。故持尺量曰：“此是

剪剩之布，未成全疋，何被人瞞也？可持去与换，有好银买布，他何得如此亏人？”房八听妻言去换。汪店言我家那有零布，是你自剪起胡赖我。二人各争一场。汪客令家人再以二端与之，及持归。妇背地以剪刀刺破几叶后将展开。又曰：“如何又换两疋碾烂布。这布店好可恶，他欺你纯善，故敢诳你。今次不换，可放言骂他，怕他甚么。”房八被妻激，忿忿往说：“你以破布诳我。”汪客说：“你买一疋布，来换许多次，店中那有此工夫，不换与他。”房八便纵言秽骂，汪客怒，喝令家人扯打一顿。后以两疋布，打开看明，掷与之。房八执布归，言被打之恨。妻怒顿足曰：“有银买布，及招他打。他靠财势，可拚命与他作对，吾与婆能替你伸冤。”又激夫到店凶泼。汪店家人又群起痛打，带重伤而归。妇哭曰：“必往告保辜状。”遂往御史处告准。归买好酒好菜，劝夫多饮方可散血。夫被其劝，酩酊大醉，夜乘醉，紧绑其手足，以沙塞口鼻，至三更，死已久。解其绑绳，妇故喊曰：“你儿身冷了硬了，莫非是死。”吓得婆起，看儿已死，二人相对哭尽哀。复往御史处补状，差官检验收贮，遍体都有重伤。汪客惊惶无措，过三日将审。妇与婆到汪客店曰：“我夫被你打死已的，只我婆年老，我一妇人，难独供膳，把你偿命亦无益，你能出银三百两与我供奉婆婆，叫婆具息，免检罢。”汪客闻言心喜，令人担议，许出银二百两，与房母供贍。房母依妇言，自具息，言身贫老，儿死妇寡，莫能存命，凭亲邻劝谕，着汪出银一百两，与氏养贍，免行检验。官准息，将汪客打二十又罚一大罪。令房八妻，领银而归。过两日，妇窃银二百两夜间逃去，不知所往。房母再欲告，汪客又重出二十两与之，以息其事。

按：此妇是大棍之妻，查得房八只此老母，故遣妇假与为妻。激其与富店殴争，然后加功打死。则房

母必告，必可得银，然后拐银而逃，是断送人一命，而彼得厚利也。棍之奸险至此，人可痴心，而犯其机阱乎？

媒赚春元娶命妇

福建春元洪子巽，在京将纳妾，媒数引看，多未称意。适有崔命妇者，年近三十，犹绰约如处子，以为夫除服，入寺建醮。二棍套定，一为媒，先引洪春元到寺亲看，洪见其容貌秀雅，言动庄重，大是快意。媒曰：“既称意，须与其大伯言之，此妇是伯主婚。”径引春元到其家，先袖钱五十文入，付其幸僮曰：“有一春元来尊府看大厦，托讨三杯茶与吃。”再出邀春元曰：“他大伯在外即回，可入厅坐。”少顷，一棍称为伯，从外入，三人叙礼复坐，小仆捧茶出，媒曰：“令弟妇欲改适，此福建春元欲求娶，敬问礼银若干。”伯曰：“路太远些，恐弟妇外家不允。”媒曰：“他目今受官，即叫令弟舅同到任，亦何惮远。况他世家宦族，姻眷满朝，即在京，亦多人看顾，此不可蹉过。但老爹尚未得见令弟妇。”伯笑曰：“舍弟妇人品德性，女流第一，往日亦不肯令人见，今日除服，在某寺建醮，往彼处看之易矣。”媒曰：“尊府所出，亦不须看。但问何时肯去，及礼银若何？”伯曰：“他除服了，亦不拘时去。礼银须一百以上，他首饰妆奁，亦有五六十两。”旋引媒起，密曰：“我上贺须四十两，莫与弟妇知，其身资可减些。”再复入坐。复曰：“明日若交银，可在花园馆中。家中有俗忌，不交银也。”媒曰：“须请令弟舅同见为好。”伯曰：“彼来自多称说，待娶后，即通未迟。”便送媒与春元出。媒曰：“知间伯与我言，须上贺银四十两，其身资可减些，彼不欲弟妇

知，故欲在园交银。”次日，媒引春元及二管家，同往园馆，又去邀崔家大伯，同一小仆，挟天平至。媒曰：“要叫一人写礼书。”伯曰：“亡弟未在，何用婚书？”媒曰：“京城交易，不比共府作事，只记一帐亦有凭据。”伯曰：“吾自写何如？”媒曰：“最好。”即取纸与写，到财礼处。伯曰：“六十两。”媒曰：“减些，只四十。但要安顿令弟妇有好处，不必多索银。”伯曰：“两项可都一样。”媒曰：“易说的。”写完了。媒曰：“婚书放在我手，看对银。”先对四十两，作一总封。又对二十两，付与伯收。伯起曰：“吾取四十两，财礼任你家中而交。不然，亦不消说。”媒曰：“再加十两。”伯亦不肯。媒顾春元曰：“何如？”春元曰：“凑起四十两，在你手，到他家交与妇人。”媒曰：“婚书并银都要在我手，一同家中，两相交付。”伯曰：“我的非今日言明要背交，昨已议定了。若事不成，岂能赖得。”媒惟取四十两，并婚书在手，同春元回店，雇人去接亲。媒以婚书付春元，曰：“事已定矣，不消带去。”只同两管家，领十余人至崔家，先入厅旁坐。媒曰：“吾叫大伯来。”脱身去矣。崔家见许多人来，出问曰：“你辈何干？”管家对曰：“来接亲。”崔家人曰：“你走错门了，接甚亲？”管家曰：“媒人引我来，怎会错？”崔家人曰：“那位是媒？”管家曰：“媒去叫你大伯。”崔家人曰：“有甚大伯？”管家曰：“是你家交银主婚的。”崔唾其面曰：“你一伙小辈，该死的。此是崔爹府中，你信何人哄，在此胡说。”管家曰：“昨同洪相公在你家吃茶，许议亲事，已在花园交银了。今返退悔，我岂怕你的，难道脱得我银去。”崔家人曰：“谁把茶你吃？谁受你银？我家那有出嫁的人？”管家曰：“你前日在寺中建醮的娘子要嫁。”崔家人曰：“呸！那是我主母，曾受朝廷诰命，谁人娶得？我去禀巡爷，把这伙棍徒锁去。”

”两管家见媒人请大伯不来，心中不安，各逃回店。崔家人尾其后，查是春元洪子巽强婚，即往府尹告强娶命妇事。洪春元闻告，始知被棍脱，即逃出京去，及府尹差人来提，回报已先期走矣。府尹曰：“他自然要走，怎敢对得，遂为立案存照，以候后提。

按：此棍巧处，在见崔家主仆，皆在寺，乃哄其家小仆进茶。又云：“大伯欲背索上贺，在园交银。”故可行其骗，洪春元既失银。又着走，又府尹信其强娶，为之立案。在外娶妾，信然难哉，作事何可不审实也。

异省娶妾惹讼祸

广东蔡天寿者，为人慷慨仗义。年四十无子，其妻泼甚，弗容娶妾。一日贩广锡三十余担，往苏州府卖。与牙人萧汉卿曰：“我未得了，意欲在此娶一妾，亦有相因的否？”汉卿曰：“有银何怕无当意女子。”即领去看几个室女。汉卿曰：“我年过四十，此女皆年纪不相宜，吾不娶也。”忽有荡子国延纪，家有寡母邓氏，年三十三岁，容貌端好，夫死遗家赀千金。被延纪赌荡罄空，更欠赌银二十余两，逼取无办，乃与棍商议，诈称母为妻，欲嫁以偿债。媒传于汉卿，领天寿看之，年貌合意，议身资银四十余两。纪曰：“氏系过江出身，恐外家阻当，不与嫁远。其银可封牙人手，待临行上船，我叫人送到船来，人与银两相交付。”牙人以为可。临行，延纪自雇轿，诈称母舅家接母。上船后，始知子将己脱嫁于客，心中甚怒。只忍气问曰：“夫既以我嫁人，何必相瞒，且娶我者是谁？”寿应曰：“是不才。”妇曰：“看君谅是个富翁，我亦无恨。但我因夫

赌荡，衣资首饰，悉藏母家，我同你去取，亦且令母家得知。”天寿信之，与邓氏偕往，氏入诉其子背将已嫁之事。其兄邓天明发怒曰：“那有子敢嫁母者，是何客人敢斗胆而娶？”出将天寿乱打。邓氏救止曰：“谅客人亦不知情，只不孝延纪，胆大该死。”天明即具状告县，邹爷准状，差拘延纪，逃走不出。先拘汉卿、天寿到，邹爷审出大怒，将婚主、媒人各责二十。以天寿收监，着汉卿讨延纪，数月终不能拿，累被拿限拷打。天寿投分上释监，邹爷竟不许。人教，天寿曰：“贼要贼拿，赌钱要赌钱人拿，何不许银与赌棍人拿。”不数日，棍指延纪所在，差人一拿到，邹爷审出延纪以子嫁母，与远客作妾，责四十板，拟重典。身资银追入官，汉卿、天寿各拟杖惩。其母邓氏，着兄邓天明领归供养，任自择嫁，批照付之。

按：为嗣娶妾，礼律不禁，特当娶于附近小户。

若出外省，慕色而娶，多酿后患。若此类者，可为炯戒矣。

因蛙露出谋娶情

徐州人陈彩，家资巨富，机智深密，有莽操之奸。年三十岁，妻妾俱无子。邻舍潘璘，常借彩银，出外为商。彩往璘家，见其妻游氏，美貌绝伦，遂起不良心。邀璘同本，往瓜州买绵花，发广州等处卖货收完，二人同归。路经西关渡，此幽僻之处，往来者稀，璘上渡以篙撑船。彩暗忖此机可乘，从后将璘一推落江，璘奔起水面，彩再以篙指落深渊。浸死之后，彩故叫鱼翁捞其尸，以火焚之，裹骨归家。彩穿白衣，见璘父母，先大哭而后报凶情。璘家大小都恸，乃细问身死因由。彩曰：“因过西关渡，上渡撑船，与篙并入水中，水深急，力不能起，

遂致浸死。我顾人捞尸，焚骨而归。”言毕，潘家又哭。彩乃将所卖帐簿并财本，一一算明，交还璘之父母。满家反怀其德，那知彩之设计谋死也。至半死后，璘父潘玉年老，有二幼孙，不能抚养，欲以媳招人入赘，代理家事。与彩商议。彩曰：“入赘事久远，必得的当人方可。不然，家被他破害，后悔何及。依彩愚见，小心支持，守节勿嫁人为尚。”彩言虽如此，而中藏机械甚深。后者议入赘者，玉亦与彩议，彩皆设机破之。因先贿游氏之外家，布谋已定，自言于玉曰：“吾与令郎至知，本无自赘之理，但事有经权，试与尊叔自筹之。”玉曰：“尊见何如？”彩曰：“吾欲以叔产业，悉付我理，请叔族亲议立文书，递年几多供应尊叔夫妇食用。几多供应祭坟纳役，余者付叔存之，以备二孙婚娶。令媳与我为次室，况我拙荆颇贤，必无妒恚之患，后倘得产男女，必不亏他，是令媳得所归，而公家亦有所付托矣。”媳曰：“古云宁作贫人妻，莫作富人妾。我夫与他为友，我嫁他为妾，似不好观瞻。请公公再详。”玉曰：“难得此人家富忠厚，况又代我理家，我不劳而坐享衣食。余剩者，又存与孙婚娶。文字有我族人为证，何等安妥，不必再疑。”潘家大小，皆以为然，游氏父母，亦同声曰可。游氏只得听命。不觉嫁后二十余载，生有二子。又养一长孙。前二子皆已娶媳，亦生二孙。彩之正室，前十年已故。游氏与夫极和顺。一日大雨如注，天井水满，忽有青蛙，浸于水中，跃起庭上，彩以小竹挑入水中去，如此者数次。彩平昔是谨密之人，是日天牖其衷，暗忖游氏恩情已久，谅谈前情，妻必不怨。不觉漏言曰：“你前夫亦似此青蛙，若不计较，安得与你成夫妇。”游氏曰：“计较若何？”彩曰：“昔你见你貌无双，要得同床伴我眠。心生一计同贸易，过渡踢他落波心，你夫奔起浮水面，再将篙指落深渊，连奔连指两三次，亦如青蛙此状情。

”游氏惊号大骂曰：“你这狼子野心贼，当千刀万剐，那有人如此狼心者。”彩被妻骂，无一语可应之。游氏哭奔于路，高声叫曰：“我前夫被这贼谋死，谋我作妾，我必经官告论，为前夫报仇。”左邻右舍皆萃听惊骇。彩叫二子，强抬游氏入家，皆跪下苦劝曰：“看家中大小之面，勿说此话。”游氏指骂二子曰：“你爷奸谋子岂昌，无端造恶忒强梁，险邪暗害同曹贼，天牖其衷自说扬。呈官告论清奸孽，斩他首级振纲常。我夫虽然归黄土，九泉之下也心凉。璘长子潘槐，次潘杨，闻游母出路，扬陈彩谋杀其父之事，与潘族众，来问其详。游氏见二子并小叔，恸哭甚而言曰：“当你父在日，出外为商，尝问这贼借本，他见我先时有貌，即起歹意。邀你父出外贸易，归西关渡踢你父于江中，奔起水面，复以篙指落深渊，如此者数次，因此浸死。”众等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游氏曰：“适间大雨天井水溢，有一青蛙被浸，跃起庭上，贼以竹打抽下数次，蛙因打困浸死。天不容奸，他见此蛙，因自道其故，所以知之，儿可去告，我来作证。”杨槐闻言，捶脑号天。大哭曰：“这仇不共戴天，扯来打死他。”直入内堂，将彩揪打。彩家理亏自然不敢对敌。彩怒曰：“我纵谋人，罪有明条，岂该你打？”游氏曰：“他罪不容诛，若未经官，错手打死，则仇未报，反成人命。”方闹嚷间潘家族从聚集百余人，中有一无籍者，欲掳其家。游氏曰：“物是我的，贼犯法当死。非他所有，我不出证其罪，汝众何得掳我财物？”游氏与二子抱牌急告，本县魏爷准其状。差拿陈彩到官，无半语推辞，一一招认。魏爷打彩三十板，立拟典刑，即申上司讫。游氏并二子杨槐，各讨保，候解两院。是日，县看者何止数百人，皆言此妇原在潘家处中户。今处于陈万金钜富，驱奴使婢先作妾，而今作正室，况年已久，生子及孙。徇情者，初谈及此未免哽咽喉干，吞声忍气

而罢。今径呈之公庭，必令偿前夫命，真可谓女流中节侠行，出乎流俗者也。两院倒案已毕，彩正典刑已定。彩托禁子，叫游氏并二子，来狱中嘱付，游氏不肯去见，只叫二子往见之。彩嘱二子传命曰：“我偿潘王之命已定，他之怨已酬。而结发之恩已报矣。何惜见我一面。我有后事，欲以付托。”游氏曰：“我与他恩谊绝矣，有何颜再见他。”二子入狱中回话。彩大怒曰：“我在狱受尽苦楚，不日处决。他在家享受富贵，是他潘家物乎？陈家物乎？言毕，二子以父言传于母。游氏曰：“我在你父家二十余载，恩非不深，但不知他机谋甚巧。今已泄出前情，则你父实我仇人，义当绝这。你二人是我毛里天性，安忍割舍。你父不说富贵是他家的，我意已欲还潘家。今既如此说，我还意已决，当我母已死，勿复念也。”二子曰：“母亲为前夫报仇，正合大义。我父不得生怨，须念我兄弟年幼，方赖母亲教育，万勿往他家也。”游氏不听，召集陈门亲族，将家业并首饰等项，交割明白，空身而还潘家。甘处淡泊，人皆服其高义，羡潘璘之有妻，仇终得报；叹陈彩之奸谋，祸反及身也。

第十七类 奸情骗

用银反买焙纸妇

宗化人羽崇，家资殷富，性最好淫。常以银谷生放于乡下，乡人惟早午晚在家食饭，午家后都往耕田，并无男子在家。崇偏于半午前，往人家取帐，遇单居妇女，千方挑之，多与通好。人有问之者曰：“凡妇人与初相见，面生情疏，茫不相识，怎好问口，便通野话，倘怒骂起来，后何以登其门？”崇曰：“凡撩妇人，临机应变，因事乘机，或以言挑，或以利诱，或以势压，或以恳求，何止一端。全在察其心情，而投中之。或无可入机者，试与之讲梦，说我昨夜梦一所在去，宛似你家一般。某物在此，某物在此，又梦与你相交，一夜快活，醒来乃是一梦。今日到此，全与梦中相同。如此且笑且说，讲了一遍，看他言貌，或喜、或怒、或不采、或应对、或疑猜，便可以言投入。彼若发骂，我只说梦，彼若不拒，我便可取事矣。我尝往一所在取帐，男子另一处造纸，两妯娌对焙纸，其伯姆半宿妇人，其婢子极是少美，我欲挑之，若半声推拒，隔焙便闻，何以动手。我生一计，包银一钱作一块，密密轻轻与说曰：“我欲挑你伯姆，把此一钱银送你，再一包五分，托你代送与伯姆，替我说个方便。”妇人接两包银，把自己包开看过，见银作一块，心中有些喜意，答曰：“你爱他，你自与他说，自然是肯，我不好替说。”我便曰：“若爱只是爱你，但恐你不肯，故托

你通伯姆罢。”不应，我便搂之，默然应承，只隔焙干事，那边全不知。若不如此，反生计较，彼恐伯姆知之，怎肯默然应允。惟先说挑伯姆，彼心道，那边可干事，我这边密密干亦何妨，故不劳而成也。”

按：妇人不爱淫者，亦爱财。但深畏人知，故不敢为。惟点壮其心，谓人不能知，彼便敢妄为耳。既许从你，彼之遮盖，自然更谨密矣。此羽崇骗奸机巧之一节也。然世情鬼魅，有许多深奸隐慝，何能尽述为戒，特标其近闻者如此。

和尚剪绢调佃妇

寿山寺，田良五百石，分为十二房，僧皆富足，都锦衣肉食，饮酒宿娼，更甚俗家。每管寺十余年，银多欲归，先约家中定姻。在外蓄发为头陀，鬓发可缚纲巾，即回娶妻当家矣。每兄去弟来，父去子继，据为己业，并无异色人得参入，或有畏受家累，不思归俗者，辄择村中愚善佃客，有无妻者，出银与代娶。僧先宿一个月，后付与佃客共，不时住宿，僧来则僧之妻，僧去则佃之妇。故谚云：非僧奸佃妇，乃佃奸僧老婆。即此俗也。或生子，有全月可认者，则属某。或交错无可辨者，则僧与佃分，各得其一，待十余岁，即领为侍者，实则亲子也。故僧家云：灭灯传道，寄姓传宗，即此也。有一僧往乡取苗租，其佃户柔懦，见其妇美貌，每挑之便骂不睬。后冬十月，故买疋好绢，问此妇借剪刀，剪下二尺。曰：“将送人作鞋面。”余者寄此妇手。两日后，复来取绢借剪刀。又剪二尺，将往送人，余者仍寄之。妇曰：“送甚人？何不全拿去？”僧曰：“只消许多，可长享用。”妇曰：“我代收藏，亦当剪二尺与我。

”僧曰：“你若要便全正与你，这两尺亦与你，不消送那人矣。”
”妇曰：“果真乎？”僧曰：“惟恐你不受？我久有意送矣。”
两下遂成云雨佳会。僧曰：“你往日骂我，今日何有这好意？”
妇曰：“我冬间要做一身衣服，送母亲寿，故不得已从你，后日决不肯矣。”僧曰：“那二尺，更要一次。”妇曰：“二尺任你送别人。”僧曰：“取多辞少，你好歹。”及事完了出房。僧曰：“我要禾蒿绞一索用。”妇取付之，僧将蒿，慢慢绞索，妇催快去，僧曰：“在外何妨？”少顷佃客回，问曰：“你作索何用？”僧曰：“我有绢大半疋要卖，令正说要造衣，送令岳母寿，以你养的猪作一两二钱还我绢，将此索牵去。”佃客骂妻曰：“我猪要养，何换此无用绢，急取还他去。”妇取起二尺，将大半疋丢出还之曰：“舍与你。”僧曰：“我还你是价，也不亏你，有甚舍与我。”僧见其取起二尺，知他终是爱财，次月复买蓝绢半疋，并前绢送与之。妇骂曰：“秃骡该入螺蛳地狱，我岂睬你。”僧曰：“正为你常骂我，故意取回，弄你受气。不然，我岂吝啬的，你说要一身衣服送寿，前日止一件衣，今敬剪一件下襖，成就你事，何故又骂？”妇拒不允，僧再三哀求，只前已有情了，终拒不得，复为受之。后遂通往来，难禁断矣！

按：此妇性本烈，只为爱其绢，遂至玷身，所谓
枵也欲，焉得刚是也。人家惟禁止僧道来往，便是好事。若入寺，若拜佛，若子寄僧道姓，此皆耻事，切宜戒之。勿图无影福田，而蹈无穷污垢也。

地理寄妇脱好种

有鲁地理，看山颇精，要图一好地自葬父。寻至宁城得一

佳风水，落在杨乡官坟祠后，既难明买，又难盗墓。闻杨乡官已故，两公子亦欲求地葬父，鲁地理即以此地献，引二公子来看，果好穴情，山不费买，坐向又大利，即用葬父。将银三十两谢地理。鲁客不能谋其地，因欲脱其种，乃租杨公子花园门下浚，用银娶一美妇为妻，与居两个月，对妻曰：“我要出外行地理，难计归程。家下若欠缺薪米，已托主人公子看顾你，此是我恩人，因得他银，故能娶你。我已远出，这两公子若调戏你，随你从他。若与他与情，后日扶持你必厚。但他家多奴仆，切不可与他通。若轻自身，公子必看贱你，后自取困穷，谁为周济你。”又去托两公子，见得要远出行地理，家下些少，望相周济，归时一一奉还。公子常往花园，见其妇美，已是动心。地理才去两日，大公子即来其家，调戏其妻。这妇人已承夫嘱，慨然与通，情意好甚。后月余，次公子亦来戏之，亦从。半年后鲁地理归，见家中米菜充足，部妻曰：“公子来否？”妻曰：“两人都来，我都纳之。”鲁地理曰：“与这好人交，亦不羞辱你，有吃、有穿、有人陪你睡，早晚有人看顾，我虽出外亦安。”妻笑曰：“食用还强你在家时，只你不要吃醋。”地理曰：“是他银娶的，又代我供你，何须妒。但两人迭来，恐你惹毒疮，须与他定一月一个，可无生疮。”再次又出外，公子又来。妇人曰：“你两位不时来，恐我成毒疮，须定单月大公子，双月小公子方好。”公子曰：“你说极是。”自今某月属某，菜米一应他供给。不觉经四年，已生两男子，皆两公子血脉矣。鲁地理将命与人推，皆云后当大富贵。因携妻与子，辞两公子而归。二人各赠有厚程。后二子长成，皆登科第，实杨姓之风水，被其暗漏去，而不知也。

按：富贵家子弟，多有好淫人妻小者。或致生子，其风水不无分去。观此地理之脱种，后人可鉴矣。

有一富家子，往佃户家取租。见其妇美，累挑之，妇不敢从，密报于婆。婆曰：“他富家子，若与他有子，后日亦讨得吃。”富子后又挑之，妇即允，与入房中解衣，富子曰：“往时累说不从，今何故便肯。”妇曰：“已对婆婆说过了。”富子曰：“你婆要拿奸么？”妇曰：“非也。婆曰傍你富家种，若有儿，亦讨得吃。”富子一闻漏种话，猛然自省曰：“不可！不可！”连说四句不可。因转言曰：“我非真欲奸，只爱你生得好，故与耍耳。今送银三钱，与你买粉，我不污你也。淫情已动，驰归家。夜与妻交，其夜受胎，后生一男，长中进士，官受知县。初上任日，天晴日朗，忽见官堂四大柱上各有两个不可金字，心中忧曰此必不可任此官也，谨慎做一季官，便推病辞官养亲。忽然归，父惊问故。答曰：“因上任日，见四个不可金字，恐非吉兆，故辞官归养。”父曰：“养亲官在亦可。”经一夜父思到大喜，呼其子曰：“你见四不可金字，此大吉兆，你官必高也。我少年时，挑一佃妇已允矣。临行事时，他说要傍我好种，我猛省起，连说四句不可，遂不肯苟合。其夜归后即生汝，此天报我不淫人妇之德。若是凶兆，何故是金字，又何故四个不可，与我昔言相应出。此是好兆矣。”儿曰：“是也。”随即写书托同年。次年复起官，后官至侍郎，一门贵盛。

看此节可见富贵家子弟，不可漏种于人矣！

有乡官知县，生四男，皆为秀才，聪明俊伟。一日乡官卒，地理为择一葬地，风水甚佳曰：“六年两科内，四位公子当尽登科第。”六年后，地理来取谢，三长公子都中去为官，独四公子在家款待地理。敬问曰：“承先生许我四人皆发科，今三位兄果中矣。论才学，我更高于兄，独不中何故？”明日地理同四公子再登坟细看曰：“论此地，虽几兄弟皆当中，其间不

中者必有故。”公子恳曰：“何故？”地理曰：“令先尊几岁生你？”公子曰：“先父生我时年六十。后七十四岁卒。今又六年矣。”又问曰：“令堂当时几岁？”公子曰：“其时三十岁。”地理摇头曰：“我知之矣！”公子曰：“先生知何缘故？”地理曰：“休怪我说。公子必欲中，须问太夫人，你何人血脉？”公子会其意，夜设盛席，慢慢劝母醉饮，至二更后，分付亲人并奴婢等各先睡。四下无人，公子跪曰：“儿有所禀，不敢言，不知母亲愿我中否？”母曰：“三哥子都中了，我愿你中极切，有甚好歹事，便说无妨。”公子曰：“地理说我不是爹爹亲血脉，故不中。必须知谁实生我，方可中。”母本爱幼子，静夜又无人，酒后又醉了。不觉吐言曰：“地理果高见。彼时你父已六十，衙中某门子，后生标致，我实与他生你。”公子已得实，次日谋于地理。地理曰：“须到彼处，谋门子骸骨来，附葬柳旁，来科即中矣。”公子依言，往取而葬之，次科果中。

看此节，可见暗中杂种人不及知，故有共风水，而贵贱悬隔者，其中不无难言处也。

又解某之父血衰无子，其母夏月热甚，着单裙睡于床，家蓄有猴公往奸之，惊醒欲推去，猴欲齿欲爪，推去不得，睡熟神旺，不觉淫情动，即有孕。解父归，妻与言被猴奸之故曰：“此异物，须杀之。”猴既奸后心亏，走于后门大桃树上不肯下。解父故与妻戏于树下，猴见人色喜，方下树来，解父椎杀之，即埋于桃树下。后解某生，极聪明伶俐。但跳跃倒地若猴状，解母心知为猴种也。以无别子，故不杀之。八岁父死，地理为择葬曰：“此地极佳，当出神童才子。此子虽不才。但三年后可登高第。”过三年后，地理复来。解母曰：“汝说三年后此子知变，今轻狂如前奈何？”地理再往坟细看，归问曰：

“此子是安人亲生的？抑妾生乎？”解母曰：“此子非亲生，是邻家丫头与猴生的。欲弃之，我以无子，故血抱以养。”地理曰：“欲此子成器，须得猴骨在，附葬此冢之旁，后日还昌你家。”解母往树下掘之，其骨犹在，持与地理曰：“邻人尚留骨在，当如何处？”地理教择吉日葬之。再三年，果举神童，后为一代名人。此闻其乡陈地理所传。

看此节，可见风水之效，捷如影响，人家得好地者，子孙宜守礼法，不可淫欲败德，致漏脉于人也。

奸人婢致盗去银

宁城一人，姓李名英，年二十余岁，聪明脱洒，雅耽酒色。常买夏布，往苏州阊门外，寓牙人陈四店，其店兼卖白酒。邻家林廷节，常遣婢京季来买酒，季年方十八，国色娇媚，李英爱之，因而调戏成奸，买簪圈等送之。同店多有谏其勿惹祸者，英与季两少相爱，情深意美，哪肯割断，后廷节察知季与英有奸。呼季责曰：“你与李客私通，我姑恕汝，可密窥英银藏于何处？偷来置些衣装与你，后得享用。”一日英饮酒娼家，季潜开英房。盗去银一百余两。及英回店，知银有失，向店主逼取。客伙吴伦曰：“你房内有银，不可远饮娼家，即饮亦宜早归，今荡饮致失，何于主人事？今午见京季入你房中，必此女偷去，你可告于官，我与店主为证。”英待两日，季不来店，乃告于府，廷节诉英欺好伊婢，情露惧告，先以失银诬抵。本府张爷审问干证，吴伦、陈四证曰：“亲见季入英房，盗去银是实。”张爷诘曰：“客人房、室女床，二者岂容妄入，季入英房，汝等见何不阻？”伦曰：英与季私通亦是实。故眊英未到店，开门而盗。”张爷审出此情，知银系季偷是的。奈廷节

乃府庠生，季考取之第二。只依节所诉断曰既有奸情，则矢银系是抵饰。以英不合欺奸侍婢，虚词抵赖。陈四为牙，知有奸情，何不谏英早改，待事败而犹偏证。各拟仗惩。

按：此审李英甚枉，特为客旅，宜谨慎自持，岂有奸人侍婢，而不取祸者，今店中多有以妻女，引诱客人成奸，后赖其财本者。切宜识透此套，勿入其骗可也。

奸牙人女被脱骗

经纪廖三，号龙潭者，有女名淑姬，年方二八，尚未配人。容如月姊，貌赛花仙，真个女子中班头，绝世无双者。客人张鲁，年二十余岁，磊落俊雅，颇谙诗书，浪迹江湖。一日买闽笋数十担，在廖三店中发卖，不遇时风，都放帐未收。日久见其女，丰姿娇媚，日夜相慕，不能安枕。奈廖三家中人众，难以动手。而女亦时于门后，偷眼觑鲁，鲁以目挑之，女为俯首作娇羞态。二人情意已通，只阳台路隔，鹊桥难渡矣。一日廖三家中，早起炊饭，与商人上乡讨帐。张鲁心喜，乘机潜入其房，与廖女成奸。偷情之后，时有私会，其母知之。与夫商议曰：“吾女几多豪门求婚，未肯轻许，今被鼠客所玷，须密捕杀之，以消其恨。”廖三曰：“不可，凡妻与人私通，当场捉获，并斩呈官，律方无罪。今女与人通奸，并杀则不忍。单杀客人，彼罪不至死，岂死无后话。现今笋帐已完，其银皆在我手，密窥女与奸时，当场捉之，打他半死，以锁系住，勒其供状，怕他不把笋银献我，彼时亦何说。”妻然之。未数日，张鲁果堕其术。鲁曰：“此是我不良，银须以一半还我便罢。不然，吾不甘心。”廖三不允，鲁遂告于府，批刑馆吴爷审出实

情，问淑姬曾许配人否？对曰：“未配。”又问：“鲁曾娶否？”鲁已有发妻，乃诳曰：“发妻已死，尚未再娶。”吴爷断曰：“汝二人既未成婚，须断合之。以所勒银，准作财礼。”廖三曰：“奸人室女，而得成婚，后何以傲？”吴爷曰：“汝牙家常以妻女赖人奸，而脱其银。吾岂不知若不配合，须将汝女官卖，将银究论，张鲁合该通奸之罪耳。”鲁曰：“一女子安值财礼一百余两，须判一半还我，准与其女为妾。”吴爷曰：“为商而嫖花街柳巷，尚宜有节。主人室女，岂容欺奸。”鲁且感且哭，尽丧其本，止得一女，又无盘缠可带，即转嫁银三十两而归。

按：牙家纵容妻女，与客人成奸，后脱其财本，此常套也。惜此女不知，为父母作货。张鲁亦不知，而落此套中。犹幸吴爷，断与成婚，虽失利，犹得妇也。惜其财本稀少，不得同此女归耳。后之为商者，断合事，本难期望，则脱奸，宜慎防之。

第十八类 妇人骗

哄婢成奸骗油客

两妯娌并坐，适有卖油者过。婢石氏曰：“家下要油用，奈无银可买。”姆左氏曰：“先秤油来，约后还银未迟。石氏叫人买油，秤定二斤矣。曰：“男人未在家，过两日来接银。”后两日，卖油者来。婢曰：“无银何以处。”姆曰：“再约三日。”婢以此言退之去。又三日，婢曰：“你教我先秤油，今竟无银，你讨些借我还。”姆曰：“你肯依我教，还他何难？”婢曰：“我凡事常依你，把甚物还？”姆曰：“我看卖油后生俊俏，你青年美貌，和他相好一次，油何消还？”婢曰：“恐你后日说。”姆曰：“是我教你，怎敢说，我避在房中，你自去为之。”少顷，卖油者到，石氏思无计可退，强作笑脸出迎曰：“两次约你接银，奈无可措办，不如把我还你罢。”卖油者一见其眉开眼笑亦起淫心曰：“你家内有人，莫非哄我。”石氏曰：“丈夫去耕田，伯姆在邻家绩麻，因无人。故与你耍言。”卖油者放心。与人房去。左氏听已拴房门，即密出。将两半篓油倾起，把两半篓水注之，再到房门密听。婢曰：“完了起去。”卖油者曰：“与我停停。”左氏手持麻筐，跳身出大门外，故扬言曰：“今日尚未午，何耕田的回了？”卖油者闻人言，忙出挑油，恰相遇于门外。左氏问曰：“婢婢油还你否？”卖油者连应曰：“还了！还了！”即挑过一村卖。左氏

知其必再来，站在大门候。近午卖油者向前，左氏曰：“你尚在此，我婶婶的弟挑桶来打唠，见油一担在宅，家无人，只婶房有人笑话，疑与卖油人有奸，将油倾在桶去，把半簋水注满，归报其母，母子径来拿奸。及来时，挑油的已去，正在此猜疑，若知你在此，必拿你作对。”卖油者便行。左氏扯住曰：“我报你知，你须谢我。”卖油者曰：“明日寄两斤油与你。”遇数日，果寄油来。姆又变说持与婶曰：“前日我在门站，卖油者复从门前过。我故耍之曰，婶婶说油银未还，你适间。慌忙说还了。必有缘故，我在此等报叔叔。卖油者心虚，许我两斤油，今果寄来。此是你换来的，须当补你。”婶曰：“似此半时光景，也得四斤油用，多谢指教。”姆曰：“你若依我，更有别享用处。”少顷有人叫卖肉，姆婶二人叫入，各秤二斤，分付再来接银。三日屠子来接，伯姆秤银七分还之。婶的再约两日。至期屠子来。伯姆曰：“你依前日套子还他。我方便入房内去。”石氏出，笑对屠子曰：“借你肉无银可还，今日无人在家，不如把我肉还你。”屠子见其美貌，嬉嬉笑曰：“我只要你腰间些些肉。”石氏曰：“全身都许你，何惜些些。”屠子搂抱入房干事。伯姆潜出，把一担肉都搬入讷，默坐在肉箩边，屠子与石氏，欢罢而出问曰：“我肉在那里去？”左氏曰：“叔叔挑与里老去了。”屠子曰：“何得偷我肉？”左氏曰：“你好大胆，叔叔归，见肉担在此，入房来门又闭住，只闻你两人，嘻嘻笑话。知是你奸他妻，叫我看住房门，我不好听你动静，故坐在此。你且略坐，停会偷肉的便来了。”屠子挑起空箩便走。左氏扯住曰：“把一肉刀与我做当头。”屠子曰：“托你方便，明日送两斤肉与你。”左氏放手，屠子飞步奔去。婶埋怨曰：“都是你教我干此事。今丈夫知道，怎么是好。”姆曰：“你不该把师父摊出来，只要你肯食肉，此事何

难遮盖。”婢曰：“有甚计策，快说来。”姆入房，拖一腿肉出，又入拖一腿曰：“你食肉乎？你报丈夫乎？”婢曰：“你偷肉不该惊死我。”姆曰：“我惊那人，不惊他去，怎得他肉。”两妯娌将肉煮来，把酒对吃。婢曰：“真是一日不识羞，三日吃饱饭。”姆曰：“不是如此说。是半时得快活，一月吃酒肉。”二人呵呵饱吃一顿，余者烟干后食。后数日，屠子经过，左氏出支肉二斤，屠子速行。左氏曰：“亏我婢娘前日被一顿粗打，也该送二斤与他。”屠子将一片丢来曰：“托你转上，我不得暇。”左氏手提两吊肉，入对婢娘说知。又将来作乐。婢曰：“我会养汉，不如你会光棍。”以后好门一开。不可胜记。

按：石婢不过呆妇人，左姆乃狡猾巧妇。若是男子当为大棍，遇此巧妇，愚者何不落其圈套。故不惟男子当择交，妇人尤当与贞良女相伴也。

爬灰复骗奸姻母

乡间有一殷实村老，谷豆满仓，鸡鸭成群，只极是村恶，不知礼体。娶一田家女为媳妇，年少貌美，便思爬灰。只怕老妈严厉约束，家法整肃，积年不敢发。一日，老妈邻家请饮，村老便调戏其妇，拒不从，遂行强抱。其妇喊起骂出，去外家只十里，便徒步奔告于母。母素村妇惫懒，愤怒同女来。这村老见媳妇奔告外家，忙叫老妈回，以实情吐告，商量何以抵对。老妈心忖亲家村鲁必不来，惟姻母备懒必来。已思有计笼之。故反言耍老公曰：“恭喜你喜事到矣！”村老曰：“往事已错，何须再提。你往日常能干，我凡事皆听你。今须救我，勿致破家。”老妈曰：“何止破家？你该死矣！我今救你来，你越胆

大。若听我言，誓过再勿起此野意，不但救你，且有好事抬举你。”村老曰：“不愿抬举，只救得这一遭，再不敢起恶意，若再有此，天诛地灭。”老妈曰：“既肯悔过，饶你这遭。你取银四两，作二锭伏在外客房中，覆大程下，若姻母来，我叫他在房来洗澡，你听其洗完，从程下出，以两锭银付他两手，他必定拿住推拒你不得，你便抱奸一次，走出外去，事便息矣。”村老曰：“若奸他，则挑他女是真矣。”老妈曰：“你勿管，后事在我身。”村老依言，藏入大程去。少顷，姻母到，老妈出外笑迎曰：“有劳贵步，未曾备轿迎得，”姻母便骂曰：“你家没伦理，爬灰老贼奸我女儿。”老妈故惊曰：“恰才哄我说媳妇私煮炒吃，被他打骂，因逃归，乃有些恶事，我要和这老狗死。”大声大口骂恨更切，姻母无待开口矣。因曰：“停会我、你、儿媳四人，揪住打死。以大粪灌其口，使不为人。”即令媳妇把大鸡、鸭宰设盛饌待姻母。先大骂一场，后待茶果讫曰：“走路身热，可讨水与洗澡，再好食午。”送姻母入房中洗。老妈入后厨房，助妇整酒。及洗讫，程下一人出，以银两锭付姻母两手，抱住便奸，及喊叫女儿亲母，并无人应。其人曰：“他在厨房远怎叫得知。”赤身难拒，又爱惜两槽银，哑口受奸。事讫，村老曰：“我就是亲家，你勿信女儿说，这成奸也是前缘。我本躲避你，谁知你送来洗澡，反先与你相好。从今再不望你女儿矣。”言罢走出。姻母入厨，见女与老妈方在排饌，想叫时必是不闻，遂午间从容笑饮，不说及爬灰事矣。席罢辞归，老妈再三苦留。女亦曰：“我叫你来做身主，你只要人酒吃，何这等老懵。”姻母曰：“我妇人自身不能作主，怎能做得你主。你公公不是好人，你妈妈贤德只姑媳不相离，自无恶事矣。”老妈留之不得，以食品果仪厚赠之，欢喜送别而去。凄风骤雨之景色，倏化为光风化日之风景。皆能妇调停

之力，亦一大棍也。

按：妇人不可轻易往外亲之家，若彼狡妇，与昵夫套合，中多有被其污秽者，谁则知之。若此村老妇之弄姻母，虽一时解纷之巧计，亦彼自知妇人性皆流水，可以利暗诱，奸暗陷，秘不敢张胆明言也。后人其鉴之。

佃妇卖奸脱主田

乡间有一佃户，欠主人苗三冬，算该本息银五两零。冬间主人来收租，佃母与子谋曰：“苗带今年共欠三冬，明年必起田去，一家无望矣。我看主人富家子弟，必好风月，不如把媳妇哄他奸，拿住必可赖得苗去。”佃曰：“这事可，母亲可与媳妇言。”佃母曰：“还有一件，须要与他奸完了，然后拿住，他方甘心。若未成奸便拿，他是主人，怎肯受屈。又难赚他银矣。”佃曰：“亦可。”佃母方与媳妇言。妇曰：“你子心下实何如？”佃母曰：“我与儿说过了，任你事完成，然后拿他，方抵得苗去。”三人商议已定。次日，早饮后，佃推往岳丈家，借银来还苗。佃母又分付媳曰：“主人来无菜，我往上村讨斤肉，再往叔家，取个鸡来，苗有还否，须做一东道，与主人吃。你须备火炉与主人向。”主人在外已闻，二人去后，妇抬火炉出爨火，主人问曰：“你妈妈那里去？”妇曰：“去讨菜。”又问曰：“你丈夫何去？”妇曰：“在我娘家去，借银还你苗，未知有否？”主人曰：“不消问你娘借，只要问你借。”妇曰：“我若有银早送来还了。”主曰：“昨夜早同我睡，便与你对苗去。”妇曰：“睡可当得银，今夜来陪你。”主人便起曰：“不待夜间，今日喜得无人，就要去。你夫借得银来，我背地

秤三钱与你买布，若无银，且宽限你明年还。”妇人即允，同入房去。佃户从密处窥见，悄悄出候房门外，只听房内二人欢话，心中自然焦躁，恨不得即打进去。半晌久，主人曰：“起去罢！”妇曰：“从容无妨。”知其完了，在房外高声喝曰：“你和甚人讲话。”打入门去，二人忙不能躲。佃户喝曰：“噯也，你这贼奸我妻。”便在床上揪下打，妻忙起穿衣，来拿夫手曰：“你嫁我，我不在你家。”佃户曰：“这花娘也要打死。”三人滚作一团，也不能打得。佃母适携肉鸡从外归问曰：“何为？”佃曰：“主人奸我妻，我在床上拿住，我要打死这两个。”母指主人曰：“你好人家子孙，也不该干此事。不如讨银与我媳赔丑罢。”主人曰：“便对三年苗与你。”佃取妇脚带，系住主颈曰：“我不肯。”出外取刀磨曰：“定杀死他。”母出外抢刀曰：“他是官家舍，白的是银，黄的是金，要得他几多。若杀死他，我你也不得安生。”再入劝主曰：“我儿性子不好，你再写田契与他。”主人曰：“亦可。”佃母取纸与写契。佃户立旁，勒要更写毗连田，共凑二十桶，作价二十两，主人亦写与之。佃母再与子商曰：“本意只抵赖苗，不意多得二十两。今晚你须避开，再令媳妇陪他一宵，方服得他心。可保无事。”佃曰：“已得娶妻之本，就让他一宵。”半午后，方整酒出，佃欲请人陪。佃母曰：“不可，只我老人自陪。”三人同坐，主人只索饭吃回去。佃母曰：“适间儿子蠢性，千万勿怪，我自陪你。”叫儿先吃饭往母舅家，故说借银相添买田，儿去讫。佃母呼妇出陪，主人曰：“你母子装套弄我，明日必告官理论。”佃母发誓曰：“我若套弄你，我即死在今日。”佃妇泣曰：“若告，我便缢死。”主人见妇泣，翻料其非套曰：“我不管你有套否，今晚更与我睡一夜，便当送你。”佃母连声应曰：“凭媳妇。”妇曰：“挨定陪你。男人若有言，

嫁我便是。”主人被此瞒过，只宿一宵而去。安然无后话。

按：佃母极狡猾，安排圈子已定，又令奸须过手，又令再陪一夜，方得主人心谅。不然，主佃之分，岂空套可笼，此佃母一狡棍也。述与后人知防。

三妇骑走三匹马

荆南道上，人多畜马，以租行客，日收其利。有三妇轻身同行，遇马夫牵回马三匹，三妇各租乘一匹。末婢曰：“伯姆善乘马者先行，我二人不善乘者随后。”行不一里，末婢叫马夫，扶下马小宜。马夫紧抱以下，有讨趣之意。末婢曰：“你讨我便宜。”马夫曰：“不敢，要紧挟些方不跌。”末婢曰：“看你亦知趣，我久无丈夫的，亦不怕你挟。”马夫曰：“既不怕，前有小茅房，再同我相抱一抱何如？”妇曰：“要赶路，今晚在你家借歇何如？”马夫曰：“无三铺床。”妇曰：“伯姆两人同榻，我只旁床。”马夫曰：“的要傍我床，我不索你租马银。”妇人曰：“人比马价，你又讨便宜。”马夫曰：“两有便宜事，可不好干。”两人正在此私约，前面次伯姆坠马。妇指马夫曰：“快去扶我小姆。”马夫行且回顾曰：“不要哄我。”妇曰：“小姆若跌坏，怕他不在半路歇，我你事一定成矣。”马夫忙奔前去，次姆跌在路，盘坐挪脚曰：“跌伤了脚，又跌伤了腿。”马夫扶起上马曰：“须赶路。”次姆曰：“我跌坏了，前去须买补损膏药贴。只好随路歇，赶不得稍头。你前去，叫我大姆少待。”因挨延此两遭，前马去不止十余里，马夫向前去追，后二妇，跃马加鞭奔回。马夫前去赶不上，心忖曰任他前去，且在此等后二妇来，他自然要等齐同歇矣。候久不至，心又忖曰想必后路买膏药来，因问行路人曰：“两妇

人骑马的到那里了？”路人曰：“两妇人跑马如飞，此去不止二十里了。”马夫又问曰：“骑马是来此的？是去的？”路人曰：“是下去的，你快赶也不及了。”马夫心无主意，慌忙走回原所。再问路人，皆云马去已远。又追回十里，天已晚。再问行人云不见妇人马矣。三马从两路脱去，前后不能两追，马夫惟怅悵而归。

按：此巧脱处，全在后妇小宜，与马夫私谈，以惑其心，以缠其时。次又中妇跌马，彼疑真不善骑者。又缠多时，则前马稳脱矣。故赚其前追，又安能及。后两妇奔回，彼惟疑跌伤来迟，岂料反奔而回乎。然亦马夫太痴，安有中途一遇，便许与你歇。马夫有何标致，而妇恋之。其言太甘，其中必毒。故就其甜言处，便知是棍也。以妇人而有此高手，世道几何不鬼魅哉！

尼姑撒珠以诱奸

白鉴妻向氏，大有姿色，鉴专好酒，与妻不甚绸缪。为王军门公干，差之上京，妻向氏在家开纸马店，常遣婢兰香接钱交易。夫去日久，向氏时出店看人。有宁朝贤见之，爱其美，注目看之，向亦不避。朝贤归，与心友曹知高谋。欲诱此妇。曹曰：“若骗妇人，须用一女人在内行事，方易成就。古云山贼攻山贼，水寇擒水寇。此中法华庵，尼姑妙真，常往来各家，汝去托之，其事易矣。”朝贤闻教大喜，即寻法华庵来。见了妙真以银二两送之，托其通纸马店内白鉴之妻，若事成之后，再有重谢。尼姑曰：“此也不难，你三日后来讨回音。”宁再三嘱之而去。尼姑将手中数珠，剪断绳子，捻定在手。往白鉴

店前转行几次，不见向氏空回了。次日又往，见向氏在店坐。尼姑故将断绳珠撒放满地，多有滚在污泥去者，俯躬满地检之。向氏见，叫之人，以水与洗，又净手讫。尼姑再三拜谢而去。至明日，尼姑买糕果饼面四品，叫人往向氏家谢。向氏喜，遣人请尼姑来吃素，酒席间，向氏问曰：“你几岁出家？”尼姑曰：“我半路出家。”向曰：“因何事出家？”尼曰：“因嫁个人好赌钱饮酒，终日在外，有夫与无夫同，故誓愿出家。”向氏叹气一声道：“招这人不如勿嫁。”尼见他动心，又问曰：“娘子如何叹气？”向曰：“我病亦似你。今嫁个人，只好饮酒，从来不要妻子，一年不欢会几次，今又奉差远去，似无夫一般。”尼知此妇有春怨，即乘机曰：“男人心歹者多，惟我庵前宁朝贤。当月爱妻如命，只其妻没福而死。今央我择再娶，谁妇人遇此者，真日日得欢喜也。”向氏听了，口中不语。尼亦不好再调，酒完而去。第三日，朝贤整饰衣冠，来庵问回音。妙真曰：“事有九分成了。凡妇人与夫和顺者，极难挑动。昨向氏请我，知他心中恨夫，又别夫日久，但有机会，便可到手。今须讨银与我办一盛席，请来用好酒劝醉，必在我床睡，你便解开裋衣，慢慢行事，恣你所为矣。但醒来之时，须备钗钿簪珥类送之，可买其心，方可长久相交。”宁听了拜下，若如此死生不忘，今再送银五两，你速作席请来。妙真遣人买好肴、好酒，叫厨子整治丰洁，先遣人去请，后自到家邀行。向氏欢喜，同兰香打轿而来，见酒席十分美盛曰：“你还请何人？”妙真曰：“专请娘子并无别客。”向氏曰：“一人亦不消如此破费，怎吃得许多？”妙真曰：“我无亲骨肉，多感娘子知己，愿结为姊妹，当个知心人。”向氏笑曰：“我和你知心，不能相爬痒痛。”饮了几杯。问曰：“此酒香而甜，其价必贵。”尼曰：“是前日宁大官送的，亦不识其价。”又劝饮。向氏曰：

“酒甜吃得下，只恐易醉。”尼曰：“若醉暂在我房少睡，醒后回去不妨。不知娘子尊量，饮几许方醉？”向氏曰：“夜间恐睡不着，常可饮一瓶，若不饮酒，如何得睡。”尼曰：“若白官人在家，只吃他一杯，便可睡矣。”向氏曰：“我和你说知心话，虽醉只半夜亦醒。丈夫在家，只是贪酒，再不要干事。我醒来极是难熬，那止得我渴想。”妙真曰：“似此有老公的，与我无的一般。我日间犹过了，只夜来过不得，惟怨前生未种也。”向曰：“的是如此。今日须极醉，求一夜可忘却。”少顷醉倒，遗兰香先回看家，旋在尼床少睡。朝贤向向氏睡，即来解其衣带，如死去而暖的一样。凭他恣意恋战，其味甚美。少歇，又一次亦不醒。朝贤双手搂定妇人睡，直到半夜醒来，衣已脱去，觉有男子在身边，又觉腰间爽快，浑身通泰。低声问道：“你何人？”朝贤道：“心肝！我想你几时，今日方才得偷两次，还要明和我一好。”向氏曰：“你谋既就，切不可与外人知。”朝贤曰：“只尼姑知道，除外何人得知。”又睡到天微明，向氏起，朝贤以镯钿与之，又抱亲嘴，两人兴浓再战一次，携手出门。妙真已在候，忍笑不住曰：“好酒也。”向氏曰：“好计也。”朝贤曰：“好姻缘也。”妙真曰：“既有此好，何以谢我？”紧抱贤曰，亏我脚酸也，要和我好为谢。”贤曰：“力尽耳。今夜不忘谢。”向氏曰：“从今夜夜都让谢你。”朝贤曰：“后会可长，谢亦可长。”从此常与向氏往来，皆由尼姑此番之引诱也。

按：妇人虽贞，倘遇淫妇引之，无不入于邪者。凡妇之谨身，惟知耻耳，惟畏人知耳。苟一失身之后，耻心既丧，又何所不为。故人家惟慎尼姑、媒婆等，勿使往来，亦防微杜渐之正道也。

第十九类 拐带骗

刺眼剔脚陷残疾

浙中有等棍，常于通衢僻路，专候人家子女，十数岁者，或迷路失归，必拐带去。择其女有姿色，又绝聪明者，卖落院为娼；稍愚钝者，刺瞎其双眼，教之唱叫路歌曲；又或剔去足掌，致其拐脚。其剔足之法，每于隆冬极寒时，以麻扎幼童足肚，置脚掌于冷水中，浸得良久，以柴木指之，曰痛否？童应曰痛，则又浸，及至冷极血凝，指亦不知痛，则以利刃剔断其足掌，然后用药敷之。后驱此双瞽者，拐脚者，叫乞于道。每日责其丐钱米，多者与之饱食，少者痛酷捶打，令乞者方肯哀丐，晚后聚宿舟中，棍得其钱米，置美衣美食在舟中歌唱为乐。暇或登岸，又四出拐带，极为民害，而人不知。一日有小丐婆，唱叫于路，居傍一老妇曰：“此丐婆好似李意五之女，其声音亦似，只目瞎耳。”丐婆曰：“吾父正是李意五，吾有哥名鸦儿。五年前我往外婆家不识路，被人引去，刺瞎两眼，每日遣出叫化，有钱米归则有食，丐得稀少，便痛打无食，极是苦楚无奈。你声音似我邻居王二姆一般，千万叫我娘与哥来认我。超度我出此地狱，你阴功如天。”王二姆听其叙来历皆真，收留入家曰：“你母今年已死，你兄迁居上巷。”即遣人去唤来，彼此皆相认得。遂具状告于县，批与主簿审。差人船中提二棍到，棍即用银贿主簿，又用银二十两买其兄李鸦儿，你令妹是

他人拐带，我收与众乞合伙，非我刺他眼，况今已双瞽，亦无人娶，不如与丐子为伴，亦不亏他衣食。兄与官都得银了，拘审时哥不坚认，主簿仍断与棍去。棍引到船，撑入湖心痛打，以儆他丐，使后不敢漏泄。李丐婆叫屈连天，凄楚不忍闻。船到向乡官后门，闻溪中叫死声甚可怜，遣二家人去，牵其船来问：“打何人？”众丐指曰：“打李丐婆。”乡官问：“因何打？”丐婆不敢说，只苦情求救。乡官令引丐婆异处，再问曰：“你因何被这等苦打？明说来，我便救你。”李丐婆一一叙其前由。向乡官闻情凄怆，不胜发忿。即锁住四棍，并引众丐入见太府，代陈其冤苦。太府亦切恨之，将四棍各打三十曰：“此罪虽凌迟碎剐，未足惩其罪，可锁干府前，令众人共殴之，以泄其忿。”众人知此棍情，都来手殴石打，四棍一时皮破血吐，立刻尽死。后瞽目拐脚众丐各问其乡贯，家有人者，令其收养。无亲属者，各送入养济院。人尽感向乡官之仁。能除此四孽棍。

按：人家子女幼穉，不要令其单行，亦不可带金银镯钱。若偶遇此等棍，悔何可及，其防于未失之先可也。今后官府遇瞎拐群集处，时遣人查其居止，及提问一二瘸瞎缘由，或访得此等棍，则除一棍。胜去一狼虎也，功德高于浮屠矣！

太监烹人服精髓

朝廷往听言利之臣，命太监四出抽分，名为征商抑末，以重农本。实则商税重，而转卖之处必贵，则买之价增，而买者受其害；商不通，而出物之处必贱，则卖之价减，而卖者受其害。利虽仅劝商，而四民皆阴耗其财，以供朝廷之暗取，尤甚

于明加田税也。且征榷之利，朝廷得一，太监得十，税官得百，巡卒得千，是民费千百金，以奉朝廷之一金。益上者少，而损下者无涯矣。然巡卒、税官之实溪壑，犹是普天率土之民得饱暖也。特不耕不织，而鱼肉下民，不免坐蛊天地间服食。若太监攘剥既多，崇聚盈溢，视锦绣如敝叶，视金玉如瓦砾，服食器用皆与天子同。指使承顺，如奉天子同，人间福分，享受无不穷极。独恨不能淫乐女色，所少者此耳！常命左右，访有复生阳物之方，购以万金。有方外道士，利得其金也，以私臆测度，谓古方云，土以土补，木以木补，人以人补，意必食人可补人也。妄去献方云，烹童男，脍肝脯肉，食其精髓，则精液充满，阳物复生，可奸妇生子矣。闽高庵信之，先售以百金，候服有验，再来领万金。由是命牙爪。往穷乡僻邑，买贫民幼童。诈云高衙欲养为子，日后富贵无穷。贫民信之，多卖以博眼前重利，且希望日后富贵。后先买者，难以稽数。但鬻子之家，有托人往查己子者，并无声息。即衙中走仆，亦不知内之养子若何也。原来买之幼童，尽养以锦衣美食，厨子能烹调一童以进食，赏银十两，深禁其秘密。每杀一童，厨子提刀追赶，众童各涕泣奔呼，候其走热气扬，则执其肥者烹之。内有一童十二岁，跪厨子涕泣哀告，叩头求救。厨子亦泪曰：“吾怎能救你，吾亦不奈何？堕在此也。”有顷，外人传某乡官相拜。厨子曰：“凭你命，吾放你出去。外有乡官相拜，你扯其衣，死哀求救，肯带你去，则你可生，我代你死罢。你可传知外人，切勿将子卖入太监府也。”此幼童直奔至乡官前，哀告厨子要杀我，太监即令查拿厨子斩首，彼恨其纵出此童也。笑颜谕幼童复入，幼童死扯乡官衣求救。乡官疑有缘故，为之带出。幼童历叙内中杀诸童之由，乡官不胜嗟叹。思起本未得诸童买来之实，又无厨子证据，亦不敢留养此童，遣其出外别投主，此

童后流丐于建郡等处。人问其太临府之事，多能言其中之富贵，皆非人世所有也。自后方知太监之食人，始不肯以子卖之。近年高奄以罪去，其鬻子之父母累十百候于途，并不见一幼子，与好奄生去者，无不堕泪痛其子之必遭烹也。

按：贫民卖子极为至愚，若不能养，何不若凤汤府父子俱丐，犹可骨肉相保。必不得已，惟可卖之富户为仆。固不可供太临之啖，亦不可卖入庵寺为行童、侍者，其贱尤在乞丐下也。国家置奄尹，以供扫除传命耳，至使握利权，享用已极，更思生阳物淫妇人，为不可必得之事。虽食人而可为汝欲扶已朽之躯。曾不惜浑全之命乎？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孟子曰：善战者服上刑，犹为强兵而杀人也。此为何事，而视人命如草菅乎，王法若明，当不令此奄得生还矣。

第二十类 买学骗

诈面进银于学道

凡学道出巡各处，棍徒云集追随，专体探富家子，有谋钻刺者，多方献门路，以图蛊骗。或此路不售，后一帮，又生一端以投，年年有堕其术者。但受骗之家，羞以告人，故后次人又蹈之。有一学道考选至公，不纳分上，忽一棍自言能通于道者，人不之信。棍曰：“此道爷自开私门，最不喜人央分上。前途惟对手干者，百发百中，但人不敢耳！如真肯干者，但要现银，彼当面接之，可稳保成就。”赵甲问曰：“从何处献之？”棍曰：“候退堂后，先用手本开具某县某人，银若干，求取进学，彼肯面允，便进上银，如不允，银在我手，彼奈我何？”赵甲曰：“我要在旁亲看。”棍曰：“自然与你亲看，学道的二门其缝阔一寸，从外窥之，直见堂上，任你看之。”赵甲曰：“若道肯亲手接银，吾敢投之。”即写手本，以手帕包银二百两，作一封。下午出堂，往道前候之。棍曰：“要二包过门银。”甲付与之。将退堂之际，棍以银与手本，挨入堂去。嘱甲曰：“才封门时，即要在门缝来看。”及道退堂后。甲于二门缝中看，见道仍旧纱帽员领而出，棍先以手本高递上，一门子接进，道展看了，笼入袖中去。棍又高擎一封银上，道顾门子，门子接上银，道一看即转身，门子随后捧银包而入。棍趋至二门，隔门谓甲曰：“好了！好了！事已妥矣。你见否？”甲应曰：

“我亲见了，果是自接。”棍曰：“今夜不能出，我你须在门内外宿矣。”甲曰：但得事妥，不吃晚饭亦好。”次日，开早门，棍与甲方同出，即到甲店拜贺，甲大设席待之。”棍曰：“高取后须厚谢我。”甲曰：“加一谢是定规。”不加亦不减矣，此为信棍之戒。

后揭晓日，本生无名，棍查不见踪，方知前受银之道，乃此棍先与宿衙人套定，盖收假道也。二门望入堂上，虽可亲见，终是路遥。那见得真，故落此棍骗而不知。若真道自接银，何必衣冠出？何必堂上递手本？又何必堂上交银？独不可私递手本乎？况堂上有宿衙人役，岂私受银之地。此村富不识官体，故以目见为稳，不知与你目见，正所以骗你也。

乡官房中押封条

富人钱一，欲为子买进学，歇家孙丙，有意骗之。与之言曰：“此中李乡官，原与学道同僚，二人极相得。今若说一名进学，此断可得，吾试与商议之。”钱一曰：“可。”孙丙往匠铺，见两挂箱一样，用银三钱买其一，又以银二分定后只，嘱曰：“我停会引人来买，更出三钱，不可别换。”又买两把锁一样的，后以挂箱与锁，付李乡官家人曰：“你可秤定二百两石头，装在挂箱内，外加锁之放在你家主房内。少顷，我领人央你老爷说进学，以二百两好银与你封，你把银的箱收入，换石的箱出来。然后将这银，与我均分。李家人许曰：“可。”孙丙领李家人来对钱一说：“我面见李老爷了，他道此事容易，只把现银对与他家人看过锁住，送到他家，加封条，仍以银箱付还我，以锁匙付他收。待有名进学之后，将原银谢他，不得

开箱再换。”钱一曰：“在你家借一挂箱来用。”孙丙曰：“新锁有，挂箱可往街买之。”领钱一家人以银三钱，往铺买到。钱一将银二百两同李家人、孙丙，三面对定，收入挂箱中，外加锁定。孙丙负银同钱一到李乡官家，求加封条。李乡官推病，在厅左房内坐，李家人持箱入门边，曰：“银已看对明白，只讨一封条。”李乡官曰：“既看明白，还他自收，来接封条。”李家人仍以银箱出，再领出一封条，对三面封讫。钱一解锁匙付李家人收。孙丙复负银箱归，交与钱一自收藏，皆谓事极妥矣。及揭晓，钱一子无名。孙丙曰：“事不成，银现在，可速收拾归，免得李家人，来索轿价。”钱一既失望，快快而归，及到半路，叫匠人开锁启视则皆石头矣。惊异复回，大闹歇家曰：“你何通同骗我。”孙两曰：“我与你当面干事，何处是骗你，若三面共开挂箱，犹怪得李家。今去半日，私自开箱，我那知中间是银是石？”钱一明知是孙、李合骗，只事无凭证，谅是难取。但辱骂歇家一场而归。此为信乡官之戒。

按：两挂箱共样，本是难辨，但加封条，只须在外封之，何必持入内禀，乃请封条乎？向令当时若告，追究卖挂箱之家，问两箱何以一样，或能证出孙丙先买其一，后领人买一，或遇明官，便可从中勘出换包之骗矣。

诈封银以砖换去

建宁府郝天广世家巨富。有几所庄，多系白米，时建宁无价，其管家罗五，闻省城米价高腾，邀主人带二仆，以米十余船，装往省棗。时宗主王爷，发牌考延建二府，各有告示，将考儒童。米才上船，有一客人带二仆来搭船往省。船中暇坐问

其何干？答曰：“王爷家来投书者。”后又谈及可夤缘之事，广有长子出考，言甚合意。只宗主前考甚公，并与私羹，未敢深信其事。至省中，棍辞别去曰：“王爷有公子在学，必共看卷，试与谈尊府事，倘许诺，我再出回你诺，若不出，则事不谐耳。再亦无信。”广曰：“是也。”密遣一仆，纵迹棍所去处，果入学道衙去。数日后出来曰：“事谐矣，可将银对定，以我皮箱藏之，外加封条，银仍与你自收掌。后有名进学，即以皮箱银交出与我。”广思银虽对定，仍是我藏，有何不可，即依言对讫。不知此棍有甚法，银明是广自投自锁，棍只加封票一条而去，再约曰：“今夜间公子或可潜出，我与之同看过，事即美矣。”连候数夜不来，广以皮箱开看，其内尽是砖石，前银已被赚去矣。此为封银防换之戒。

按：买进学，买帮补，甚至买举人，此事处处有之，岁岁有之。而建宁一府，叠遭骗害为甚。盖建郡民富财多，性浮轻信故也。虽累受骗，而继起营买者未已。此光棍途中，常以逢考建宁为一桩好生意也。特其封银法，至今人看不破，明以银与之同封，复还我收，及棍去后开之，则皆砖石矣。或以为有一遁银法，如此神矣哉！上智难防也。惟明鉴于此，勿信为上，若急欲买进，可勿封银，须以榜上有名为定。若只信其漏报，虽至三四次，见全榜矣。亦未可以银付之，方可防其脱也。

空屋封银套人抢

骗局多端，惟仕进一途，竞奔者多，故遭骗者众，棍尝有言，惟虚名可骗实利，惟虚声可赚实物。盖仕进之人，求名之

心胜，虽掷重利，不暇顾惜，遂入棍术中，而不及察。有一巨富家子，欲营谋进学，所带管家者极有能干，往省考大续，寓一歇家中，令其求关通之路。数日内，以门路投者，更进迭来，管家者窥其行径，穷其来历，皆察其言事不相应，踪迹不分明，多与歇家有套同情弊，悉拒却之，不信其哄，后一棍装为仆价，言语迟钝，举动村朴，自言跟一罢职乡官，与宗主有旧，来此打秋锋。引管家去见乡官，果似贫薄小官样面，酌定一名进学，只谢银一百两亦肯，讲只要现银来伊店封。管家曰：“在我店封。”乡官曰：“事宜慎密，你店内人众，传扬不便。此下有一所空房，是顾秀才的，前欲在彼借寓，以借什物不便，故迁在此。可与我雄在彼处封定，最是稳当。”管家强求乡官来所住店，看封为妥。乡官曰：汝更有疑，我只雄一人，任你多人来同封。”管家回，以外人不可与知，只同本主去，果只村仆一人在，把银出对定，忽有棍数人打开门入曰：“汝辈买秀才，吾拿去出首。”将三人打倒，银尽抢去。村仆爬起，做烦恼样。管家起挈其手曰：“不须恼，此银亦不多。同在我店再封。”村仆不肯去，富子曰：“事已错矣，何可再干？”管家曰：“我自有一处，强邀村仆再来。”一面令富子速收拾回家。管家雇募店中人，将已当儒士与村仆对锁送入县中，口告被脱抢之故。县官曰：“你不合买进学，与者受者，各有其罪。况被棍抢银，与乡官家人何干？”管家曰：“抢银者，即此棍之伙。但穷究此银出，情愿追入官，更愿大罚与此棍同罪。”县官再差人去叫，乡官早已走了。县官曰：“此果是棍，严刑拷打。”棍仆受刑不过，愿赔一半。追完管家，又告愿全追，甘与同配驿。棍仆死不肯摊出同伙，又累受刑，无可追，乃将棍仆拟徒，管家者，只拟杖发归。此为封银防抢之戒。

按：管家虽有能，终落棍所脱抢，特即抢后，即

能拿棍仆同解，甘与同罪，终能追其一半，棍亦无所利。若富子自己，必不肯与棍同罪，而一抢之后，无如之何矣。或曰管家顶认儒士，若官考之何如？曰央分上之人已是无才，官何须考？即考不得，亦无妨也。

诈秋风客以揽骗

简学宪，最廉明，考大续时，有秋风客到，寓于开明僧舍。次日有一棍带三仆来，亦与同寓，内中相拜，自称彼系县堂亲眷，亦来打秋风者。外则炫耀冠服，仆从拥卫更盛。每舆盖往来，寺中尝有生儒遇之，辄误指曰：“此学道乡亲也。”又见简道亲回拜，又请酒皆真秋风客往。而棍专外影窃其名，以欺诳人。简公是严明人，不数日，真秋风客，已打发行矣。惟棍在寺，其外棍伙。故四下传扬曰：“学爷乡亲在某寺。”生儒中亦甚传之，多有求取大续者，只无人可担当银。棍背套学道衙中书手皂隶来过，付银封于其家，

人既信是真秋风客。又衙门有身役人与同事，银封其家，亦复何虑？棍客动云：彼要说十名，每名要三百两，当赴场人众各务竞趋。数日已满十人之数，共日封于各书皂之家。明白交付，共银三千两，背地各瓜分已讫，但思后日无名，不能回覆诸人，银亦何以得去？乃雇一人往学道出首，见得衙门书皂某某等外同客棍，招揽生童，银若干两，封于某某等家。简准状即出白牌，提拿客棍风火至急，秋风棍即乘机逃去。又拿在衙书皂，措挟皆不肯招，各打三十革役。又差人往衙役家搜缉，凡有名与列钻刺者，闻踪迹露出，惟恐指名逮捕，各各四散走回本县，银都弃撇，不敢来问。由是棍得安享所分之银。书皂虽革役，无赃可据，后复陆续谋入。惟一时受挟打，彼刑用于

在衙人役，亦仅如搬戏，而所得之多，奚止偿失也。此为信秋风客之戒。

按：此棍称学道乡亲，而学道既已来拜，又请酒则是乡亲的矣。况书皂皆有身役人，为之翼护，人孰疑之。不知真乡亲已去，而此乃其托名者。彼衙门人，惟利是图，所敛既多，何惜数十之板。况其顶头银仍在，虽革役，鸟足以惩之。今人谓衙役知法，不知侮法者，正是知法之人，惟踏实地，行实事，以真学问，博真功名。勿萌侥幸，勿图钻刺，棍骗何从入哉！”彼遭骗者，皆情学不肖之徒，自取灾眚者也。

银寄店主被窃逃

有三棍合帮，共骗得银三百两，未肯遂分，更留合装骗棚，以图大骗。先遣一人过省，离会城两日之府，用银七十两买屋，内系土库城，外铺舍开一客店。又用银五十两娶一妻，买一婢，又买一家奴，更有数十两在手上调度供家。人见其店，有家眷奴婢，食用丰足，多往宿其店。此府相近省城，往年文宗，考科举不及，常调邻府生童到此合考，以便往返。每富家生童择店，必居于此。壬子科六月科期已迫，复调外两府生员来此选考。本店住建邵三个秀才，皆系巨富。一日有客儒，人品丰厚，衣冠鲜整，泊船城外，入此店来。密问店主曰：“你识科举秀才中有大家者乎？”店主曰：“我店中三位都富家。你问何干？”客儒曰：“有好事与他讲。”店主曰：“甚好事？何不对我说。”客儒曰：“你不在行。只好与秀才讲。”店主出向三秀才曰：“此客先生问科举秀才何人最富？有好事对他说，我问他何事？又不肯言，列位试问其说何事？”三人共入叙礼问曰：

“老丈问富家，小弟等家皆万金，有何好事说？”客曰：“列位肯计较中否？”三秀才曰：“中都肯计较，兄有何门路？”客曰：“我亦不能为力，亦不识门路，但果肯计较者，各备银一千两，来此店，对过封定，付还你收，自有指示的路。”三人约四日后家中取银来对。客儒辞去。三人密遣人跟随客去，见其下船，船中只一家人，归报如此。三秀才喜曰：“此必大主考的人，可信也。”店主出问：“适间说何事？”三秀才曰：“此未必然事，若事可成，自有大抬举你。”四日后，三家人都取银到，客儒应期来问，各答银都齐备。客曰：“今夜对明封定。”三秀才言银多夜间不便，明日入店主内庭去对。客曰：“店主恐不密事，不如外客房中封更密。”三秀才曰：“明日临时相。”客辞去。夜饭后，店主出曰：“列位与此客议封银事，客人难防，这门壁浅薄，若夜间统人来劫，可要提防。依我说可藏入我城门内，你外间好心关防，可保安稳。”三秀才曰：“是也。”共将六皮箱银，都寄入店主家内去。家主瞒过妻婢，将银尽从后门藏出，与棍伙夤夜逃去。惟嘱其妻曰：“明日三秀才问我，只说早间出去寻人，少刻即归。”次日，客儒欣欣喜色来对银。秀才曰：“银付店主收藏。今早出外，少待即归。”等到午间，店主不回，客辞归船。午后又遣家人来问，又以店主未归答之。至第三日午间，问店主妇取皮箱，妇答云并未见甚箱。及出溪边寻客船亦不见矣。再问店妇取，苦执未见。任入搜之，竟不见踪。问店主果何去？妇云前夜已出，教我如此应你。三人正荒，适此三棍晚得银去。已出境外，晚扣宿一店。店主见其来晚，提其六箱皆重，疑是劫贼，明日将集众擒之。三棍闻其动静，次早天未明，只挑得四箱去，以二箱寄店。店主越疑是贼，出首于官，太府将银逐封开之，内一封有合同文书，称某人买举人者，太府提某生员到，不敢认，

太府以甘言赚之，乃招认，即收入监。后又投分上解释，再骗去银四百两，方免申道。又没入店主之屋，及官卖其妻婢，并箱内一千都追入库。彼四箱被棍挑去者，幸得落名，不受再骗。是府官亦一棍也。此为信店家之戒。

按：店主有家眷，最可凭者。彼肯代藏银，孰不信之。谁知其妻妾皆买下，以装棍棚者，彼骗得厚利，则弃此而去。别娶妻妾，享大富贵矣。以有眷属之店，尚不可信，世路之险，一至于此。人若何不务实，而可信棍以行险哉。

第二十一类 僧道骗

和尚认牝牛为母

夏六月间，一行脚僧过于路，见小竖牧一伙牛，内有黄牝牛，大而肥，牧竖伸左脚与之舐，牝牛舐之。又以右脚与舐，僧问曰：“此牛何为舐你脚？”牧竖曰：“此牛最驯熟，吾甚爱之。我脚多汗碱，故牛爱舐。”僧知牛爱舐咸味，密伺此牛，系索长者家所畜的。次日，僧取浓盐汁厚涂顶脸，及遍身手足等处。寻到索长者家，跪门涕泣曰：“愿赐慈悲心，超度我母子。”索老曰：“我不会说法念经，怎能超度人？”僧曰：“我先母在生，不肯修斋布福，今已死七年，知冥中必受罪谴。奈家贫不能功果追荐，因慕目连救母，情愿削发从师，专求度母。前月得遇善知识，指我母在长者家，投生为黄牛母，敬来求超度。”索老曰：“我栏有四头牝牛，知何牛是？”僧曰：“愿同往看，畜物更有灵性，母子相见，必有恩爱情在，自与别不同。”索老与僧同到栏前，放出群牛，僧见大牝牛到，即揭下袖蒂帽，涕泣跪向前曰：“此是吾母也。”牝牛嗅其碱味以舌遍舐其头脸，若怜惜状。僧愈加流涕。又自剥去衣服，牛遍舐其身不忍去。索老看见果异，真似母之爱子，但不能言耳。问曰：“既是你前生之母，今须何以超度。”僧曰：“我若有银，当以半价买去养。奈贫僧衣体罄空，愿长者全舍。贫僧牵往山庵，日采草煮粥喂养。待其谴罪完满，天年数终，贫

僧当收埋，念经卷超度，庶来世转身为入，不堕畜生道矣。”长者怜其词情恳切，曰：“吾舍与你去。”僧叩头拜谢，牵此牛往三日路外，付山庵寄养。至十月天气寒凉，叫屠子来宰，以一半分与，卖得价银一两五钱。一半僧自留，做成干粮，收藏衲袄中。各处径到步长者厅前，结双趺而坐。长者出曰：“何僧敢升厅而坐？”僧曰：“你颇认得我么？”长者曰：“不知你是何人，怎么认得？”僧曰：“亦自然觉得面熟么。”长者曰：“并无相会，何处面熟？”僧长叹曰：“你本来灵牲且尽丧，何怪不识故人色相？”长者曰：“何为是故人？”僧曰：“昔佛印点醒东坡，远公唤回乐天，非苏白二公之故人乎。你前生与我同修，因尘心未断，复来享此人福。我今特来度你，急宜丢手尘债，再去勤修，庶不废前生功行也。”长者曰：“你安能识得前生？”僧曰：“我功行高你一倍，你今且享半生福禄，我又加半生若修，何难知三生事因。”长者曰：“你今生若何苦修？”僧曰：“从前苦修且休题，现今已辟谷三年矣！”长者始惊曰：“你能辟谷，在我家辟一月何如？”僧笑曰：“三年于是何有一月？”长者曰：“亦服茶汤乎？”僧曰：“清茶滚水，日一瓯耳。”长者留之，扫一空室与坐。早进瓯茶，夜进瓯滚水，连坐七日，再请出答，对如常，长者惊服问曰：“我当如何修？”僧曰：“只弃家长往，自有修行善方。”长者曰：“妻寡子幼，产业付谁，此事不能。其次修何如？”僧曰：“惟有舍施修寺奉佛，来生亦受福报。现今庐山一庵，化人独力修造，倘捐五百金，一完修之，亦一大功德也。”长者依言，遣仆同僧送五百金往，交付与住持明白。留仆住数日，送归报主。后僧分住持银二百五十两而去。其以辟谷动富翁，则私食所带之干粮耳。宁有人而真辟谷者？

按：此僧脱牛，犹其小者，转卖之可也。名为生

前母，而宰食之，罪浮于天矣。至用为干粮，而诈称辟谷，其骗益大。虽半舍入庵，亦是好事，僧若得机缘功。然周急赈贫，自当施于邻里，何必投入于庵，此愚人信福田利益之过也。亦未读传奕公高识传矣。

服孩儿丹诈辟谷（外一则）

有僧自称能辟谷者，富家多召而试之。连七八日，不食一粒，或间二三日，服滚汤一瓯而已。传名甚广，人争以金帛舍之。一乡官见褚县尊，偶道及此，称世间有此高僧，真仙佛再生于世也。褚公最正大，素不信僧道辈曰：“人受此色身，那能断绝食色，假托辟谷者，不过暗藏干粮，以哄惑愚民耳！明理君子，何可信此辈。若果能辟谷，彼将远遁深山，惟恐名落人间，何必浪游市里？受人施舍金帛，将何所用？”乡官被褚公一驳，似乎已为信邪，更欲取信其言。乃曰：“老父母不信。可召而试之，方知晚生言非妄矣。”褚公即差人唤至，令搜其身，别无夹带，惟持二十四个弥陀珠，许之带入，扫一净室，布床席与坐。外遣人轮番密窥，日遣人明开门一视，出仍锁门，两日内果结双趺而坐，容貌如故。第三日开视，见脸有乏汗，求滚水饮，褚公命与之。复出锁门，密窥者来禀曰：“僧以一弥陀珠调水饮讫。容貌复好。”后每两日进滚汤一碗，密窥者辄禀云：“以珠调吃。”经十一日召之出，取其弥陀珠视之，只十九枚在手耳。褚公收其珠，命收入轻监，不许搅动，听彼静坐，以候发落。密嘱禁子曰：“勿容僧道人入见，两日后必问你乞食，你问其弥陀珠何以做？做来，以水调之，与此珠一样，后重赏你。”

次日，僧即问禁子求食。禁子问曰：“你教我作珠方法，

便与你食。”僧曰：“此药极难得，你但与我食，出外多以银谢你，不必问此方。”禁子不与之食，三日饿倒，面青黄无人色矣。褚公提出审曰：“我早知此珠是孩儿丹矣。你供出制造方法来，免汝一死。”僧诈作将死形状，不敢应。褚公笑曰：“众看此辟谷僧，在褚爷前，辟三日谷，即饿死矣。此丹乃妇人胎内孩子。必须谋死孕妇，剖其婴孩以作此丹。不知你害死多少命，以造此恶业，你怎敢说出口，我岂求汝方乎。若打死你罪还轻。”命衙前搭起一台，以十九枚珠发出，将四个调与众百姓看，以滚水调之，满碗都是膏液，有敢饮者又香又甜，只饮两口，一日亦饱。后十五枚，发与医生治补损。然后缚此僧，在台上凌迟之。褚公曰：“县令为民父母，岂忍杀人，但为众冤泄恨矣。”众皆称快。而乡官后亦永不信僧道矣。

按：此诈辟谷者，多是藏干粮，其服孩儿丹者少。此粮非藏于身，恐人搜也。都寄于乞丐者之身，有人试之，则密以干粮付。又有服松毛竹叶者，松毛用羊蹄草同吃，竹叶用嫩蕨同吃，皆滑而可食。僧亦尝以此惑人，谓彼能服此，然从古有辟谷之说者，乃仙方非人间所有也。曾见有遇异人，授辟谷者述之于左。

武夷山有贫民结庐于岩曲，仅容床灶，垦山种茶，卖以供食。积十数年所开茶山，岁可收鬻三四金，每日力作不息。惟大寒暑，甚风雨，终日寂坐岩庐下，不识经典，亦不通往来。忽日，一道人过其庐，谓曰：“汝耕山劳苦，何不以茶山付人代耕，岁收一金以买衣资。吾授汝辟谷方，则不须买米，不劳耕山，可安坐自足矣。”山民曰：“吾尝闻修行人有辟谷方，若肯教我，愿拜师父求学。”道士曰：“你性子恬静，尽可修行。今后惟早晨煎清泉二罐，煎至半落，以两

罐合煎作一罐，早午晚各饮二瓯。饮后澄心息想，以舌抵上腭，合口闭目，终日静坐。或天清神爽，爰出游行，则慢步闲观，随意所适。不拘半午，不拘片时，凡行住坐卧，只从心不拂，或山果草实可食者，遇著稍食一二不妨。但不可有意寻求，如此便可辟谷矣。记之，不可轻易传人。”山民依此行之一年，果不食一黍。颜如金黄，轻健如常，同山傍居人常不见其粿米。或过其庐，亦无锅甑。问之，答曰：“近年学得辟谷方。”居人转相传异，有拜之求方者，辄逃避不受曰：“师嘱勿轻传泄。”次年传于远近，多有来山拜访者。或赍粮宿其居庐，看守至匝月，果惟见饮滚水，饮后静坐，寂无一为，亦无闲谈。不知者或穷问之，或与谈修养，微笑而起，出游山径，迨午晚归，复暖滚水而饮。凡人之来者不迎，去者不送，亦无半语讯问人。人问之，有可答者，随口答一二句。问其余闲事，则摇首不应。若有厌烦之意，惟有自去静坐。凡言动应酬，总是付之无心而已。第二年后，名益著，富家贵人多备安轿迎之，坚逃不往。富贵人身往劝逼之后，亦遍往诸家，所到不食人一物，惟向空室静坐，若一木佛然，有言动而已。经二年半后，有潭阳富人，礼迎之。处奉更肃，若敬神明。时进茶果，稍为食些。少后，备清茶精饭，苦劝之食，坚辞不能，不得已为食一瓯。少顷饥甚，服滚汤又饥，饿不能禁。又索食，富人欢喜肃进之。连三日内，皆一日五餐，仅能止饥。山民自惊疑急求归山，依旧服汤静坐，不免肚饥。后只得复食三餐，如寻常人矣。

按：山民所遇之道士，明是仙人，若辟谷三年完

满，必有超度矣。惜哉！为名所累。致人迎奉，致人逼食，而自毁前功。此劝食之愚富人，彼意欲虔奉之，以分生佛之福，岂诚心奉道哉。此山民既为所误，而彼福亦安在也，且堕百劫之罪，来生必与山民，结一大仇矣。观此则辟谷乃仙方，不徒在服滚水静坐也。不然后仍服之坐之，而何谷不能辟哉，则今之托辟谷，索人钱米者，真盗贼僧道也。真辟谷者，敢令人知乎？

信僧哄惑几染祸

徽州人丁达，为人好善喜舍。一日与友林泽往海澄买椒木，到临青等处发卖，货已卖讫。此处有一寺，内有名僧号无二者，年近三十余，相貌俊雅，会讲经典，善谈因果。夙动多少良家子弟，往寺参拜，常有被其劝化，削发出家者。时达邀泽去谒无二，林泽曰：“你素性好善，闻此僧巧嘴善言，累诱人削发为僧。你若见之，被其哄惑，何以归见父母？”达曰：“劝在彼，从在我。我自有主。彼何能夺。”苦要往拜之，见无二举动闲雅，谈及因果之事，达被打动，尽舍其财本入寺，拜无二为师，欲削发为僧。泽怒曰：“未到此处我早言之，今果被哄惑，何以为人？”再三苦谏不听，泽自回去。达在寺修行。过二年后，僧无二因有董寡妇入寺烧香，容貌甚美，亦信善，好念弥陀，带一使女十七岁。国色娇媚，到寺亦参拜。无二以巧言劝诱，寡妇亦心服，即拜无二为师，欲削发为尼。暂在寺宿几夜，其丫头常往无二房送果品，无二欲心难制，以白金十两戏之，丫头收其银，与之通情。无二又思及其嫠妇，夜潜入其房，候董氏熟睡，欲强奸之，董氏坚贞不从喊曰：“何人无理敢来奸盗。”言未数声，无二以手巾紧勒其颈，须臾而死。次

日，使女去报知董氏之子李英，及到寺无二已先逃走矣。但无二久出名，各处人多认得，李英雇人遍处缉拿。不两日拿到送县，王爷即点民兵百余，围绕其寺，时寺僧已四散逃命，无僧可拿。王爷再命焚其寺，将无二责了四十，问典刑之罪。达悔财本俱丧，无颜回家，后家中已知达逃回，叫人寻觅归家。发长方敢出，此愚人信僧之明鉴也。

按：寺门藏奸，僧徒即贼，此是常事。亦往往有败露者，人不目见，亦多耳闻，何犹不知戒。而妇人入寺，男子出家，真大愚也。董虽死，犹幸节完。丁达虽幸逃生，而财本已丧。使当时与无二并获，何分清浊，必并死狱中矣。故邪说引诱人者，无论士农工商，皆当勿信而远之可也。

僧似伽蓝诈化疏

天元寺年久倾颓，住持僧完朗有意修之，恐工费浩大，非有大力者，发愿独任，未易举手。忽日游方僧若冰来寺投宿，身干魁梧，面方而黑，目圆耳长，宛似本寺伽蓝形像。完朗一见心喜，夜设斋款待，甚加勤敬。次日僧若冰曰：“宝刹非兴旺，何如此肯接待十方。”完朗曰：“兴我寺者，在尊宿一臂之力，敢大有所托。”若冰曰：“山家缘簿，怎能相助？”完朗曰：“此寺须五百金方可全修，虽化些少众缘，亦不济事。看尊相，极似我本寺伽蓝，托你择巨富家，若化其全修，待彼在允否间，约其来寺亲看，我自有方法纳之。”若冰会意，前去大江边，有柴商财本巨万。若冰备干粮在身，直到柴排厅中，朗诵一经，结趺而坐，高叫曰：“化缘。”柴商荆秀云，命手下以钱与之。僧全不视曰：“吾非化小可钱钞，贫僧与施主有

夙缘，要化千金。”秀云作色曰：“化千金何用？”僧曰：“此去二百里，有天元寺，前创时施主有缘在，故今生大富。近年颓坏，须五百金修理。又须五百金为香火田，后可保长久。则施主功德远大矣。”秀云曰：“你为寺化疏，前生与此寺何缘？”僧曰：“寺本我居食之地，非有缘得久处乎？”秀云不睬之。僧在柴排坐三日不去。手下人以饭与食亦食，不与亦不食。又过四日，秀云曰：“吾舍三百相助，你更去化别人。”僧曰：“有缘者不能化，无缘者何劳空说。”秀云曰：“你把疏簿来，我题三百两。”僧曰：“疏簿在寺中，三百亦不够用，不须题，你图今生享福，只施五百两，若布来世津梁，非千金不可。”秀云曰：“吾不信今生来生，你且领三百两去，好心修造，不足者，岂无别善人相助？”僧曰：“吾那要银，你自送与住持僧。”秀云曰：“吾十日后送到寺来。”僧遂合掌念阿弥陀佛一声而去。

归对完朗详说其事，又约十日后柴商且来，吾远避之。完朗大喜，早备茶果斋品以待。至第十日，秀云果带银同两仆来。完朗知是柴商，肃迎待茶毕问工曰：“施主高姓。”秀云曰：“姓荆。”完朗曰：“施主从那里来。”秀云曰：“前约宝刹中化疏僧，今敬从江上来。”完朗沉吟曰：“山寺未曾化疏。”秀云曰：“十七日前有僧在柴楼中，坐七日，我许他今日来。”完朗曰：“本寺僧此半月内并无人出外者。必方僧诈托也。”即命作斋相待。秀云心疑怪，若方僧诈托，何不前日即领银去。只存在心，遍寺闲游，到伽蓝祠去。举头看伽蓝，宛似前日僧形像，两仆亦指曰：“此伽蓝好似前日僧。”秀云看越惊异，心疑是伽蓝化为僧，以劝我修寺。即以筮祈曰：“前日僧若是你变的，求一圣筮。即打一圣。又曰：“三百金已带来，祈保今年大利。”再一圣筮，又得一阳。又曰：“三百不够，若要

五百，求一圣。”又得一阴。又祝曰：“我心中已悟，若更要五百两香灯，求一圣筮。”果掷一圣。秀云拜谢讫，来就斋席，谓完朗曰：“须用银几何？”完朗曰：“久有意要修，前日叫匠人估计，要五百两方够。故不敢举。”秀云曰：“我前日许过三百两，今现送在此，明日更送二百两来添，若修完备，再舍五百两，买置香火田，永远奉佛。”完朗闻言大喜，合掌下拜。后依约舍完。若冰密分二百两而去。

按：僧貌似伽蓝，故凑成此巧，亦可谓奇。然是人作成此套，何尝真有伽蓝化身乎！故富而能舍，本是善行，若谓真佛化缘，而施舍者辄有福报，此两个装骗僧，岂能福人乎！吾不信也。

诈称先知骗绢服

东阳江达润父遗产万金，因为本府库吏，累累浸溷剥削，破去家强半。又好男风，尝畜美好小仆，陪侍出入。有日江之梁友，遇其小仆问曰：“前日为你相公买两疋青绢都长，做长衫必有剩。”小仆曰：“裁缝不善做，先做一领太长穿不得，后一领做得恰好。”梁曰：“长的可裁短，何妨？”仆曰：“他也不要得，已藏在书房大箱中去。”原来江多衣服，其穿后不用的，都投入此箱。”梁曰：“新服何忍弃？叫把与我修短服之。”仆曰：“你要问他讨箱中第三件，便是这新服。”适一僧在旁闻得，素知江达润肯施舍，即诈称方僧，入江相公廨中抄化，江以两文钱施之。僧曰：“吾看满衙之中，皆有怨气，惟相公府中祥光满室，后日必有好官职，前程远大。吾将化你一件好服，以结个缘。”江曰：“我无好服。”僧曰：“你有一件穿不得的舍与我好。”江故曰：“衣皆可穿，那有穿不得

的。”僧曰：“是一件新青绢，太长的，在书房大箱中第三件。该舍与我，吾为尔消灾延寿。不然，你眼下有小是非到。”江心异之，开大箱中看，果有两件在上，新绢服第三。便疑此僧先知，持出舍与之问曰：“既舍此服，可免是非否？”僧曰：“我试你有善心否？今果肯施，便转灾成福矣。”

按：今僧皆庸人，何能前知，其称已往事者，多得于传闻。说未来事者，皆涉于矫诬。观此僧欺江相之事，则今之称善知识者，皆此类也。江相之易欺如此，家安得不败。世之信僧引诱者，可以此为鉴。

第二十二类 炼丹骗

深地炼丹置长符

古有炼丹之说，点铁成金，盖仙方，非人世有也。世所传炼丹之术，用好纹银三两，杂诸铅汞辰朱砂药物，在炉同炼，每次须炼四十九日。至四十日后，须两人轮番守炉，昼夜不得暂时离守。丹成可得九两，内除三两银本，要三两买药物，每次只出三两，一年可炼四次，共可得十二两，仅足供两人食用。故真得此方者，亦不屑为。其炼出丹银，亦可经煎，每次渐渐亏少，复归于无。但此银第二次，不可为银母。若再炼，须另以纹银为母。此相传真方，费心费工，甚不易为。若云游方士，托炼丹为名，以行骗者，用砒霜雄黄诸物，炒好银为灰砂，假称曰丹头，然后将此与好银同煎。仍煎成银，彼便道丹药可点成银。此个是弄假行骗之套子。

有一道士，自称能炼丹者，先以银灰明煎出些与人看，人多疑信相半。一富人独信之，请至家炼。道士曰：“炼丹乃仙术，家中多秽浊，恐不能成。可于僻地，开坑一丈四尺深，下仅可容一床一炉，在此处炼，炼四十九日，一百两银母，可炼出三百两矣。”富人依言，于后门凿一坑，广八尺深一丈四尺，道士入坑去，命用银十两，买铅汞辰朱砂等来，先炼丹头，三日已讫。富人付银百两与炼，日吊下三餐饭与食。道人又命讨一手握的，坚实圆木七只，每只三尺五寸长，作符用。大棕索

一条，交横缚柴符上，日以大斧摧打柴符。富人每日往坑上看，至三十余日，柴符渐渐打下，只有一尺在上，心料银将成矣。道士知一月之久，防守者必懈，夜以索一头系裹银药，一头系在腰，将七个长符每二尺打一符于上，扳援而升，将银吊起，夤夜逃去。次早送饭下，无人接，以烛照之，不见道士矣。梯下看之，银都窃去，方知彼踏符而上，明白被其窃骗也。

按：深坑锻炼，使人不疑其逃。然用符用索，已早为出坑之计，其使人不疑处，即其脱身处也。后人鉴此，尚以炼丹为可信否！

信炼丹贻害一家

方士以炼丹脱剥，受骗者历来无算。故明人皆能灼见其伪，拒绝不信。有一邠道士，术极高，拐一脚，明言已得真传炼丹术，不肯轻易为人炼。其法以丹头与人，任其以铜铅同煎，皆成银。彼自用，则不须炼，但随手取出都是银。或见人疾苦者，在手掌一捻，即取银与之。或衣袖中，随掣来亦是银，多肯施舍与贫人，由是人称为半仙。有用银器皿，设盛席待之者，食毕，今取一米桶置席上，以手取银器，件件收入桶中，及看则空桶无一物，明言我收去不还矣。人以善言求取，则云已在你家内，原藏器之所视之，果在。若恶言强取，则终不见，此谓得五鬼搬运之法。如此累显奇术，皆足骇动人。

有富人尧鲁信之，延至于家，朝夕参拜，敬礼备至，愿学其术。道士安然受拜，未肯遂传之，每日坐享其敬，饮醉而睡，睡醒而游，全不以其敬礼为意。但有甚术，凡拜之者，便倾心悦服，与共席饮酒，便称颂其道。尧鲁一家，老幼婢仆，皆尊敬之。惟鲁妻辛氏始终不信，累劝夫宜绝此邪人。后邠道士知

之，以银二钱，与其家小仆曰：“你主母梳头时，可取他梳下头发一根与我。”小仆早晨取与之，道士得此发即作法。至半上午，辛氏中心只爱与道士通，谓婢曰：“今日我心异也。”至午益甚。又曰：“今日心中大异。”至半下午，心不能自禁，明谓侍婢曰：“吾往日极恶邴道士，今日何爱他好。你看我脸上何如？”婢曰：“你似欲睡模样。”至晚饭后辛氏思与道士云雨之意极切，只恨一家人在旁耳！又强制住。密谓婢曰：“你今须紧跟我，或入道士房去，你须打我两掌，批我面皮，切不可忘，及上床睡后，夫已睡着。辛氏披上衣裸下体，开门径奔道士房去，道士正在作法催符，婢急跟出呼曰：“此道士房不可去”亦不应。道士语婢曰：“你外去。”以手扯辛氏，婢近前批主母两颊亦不管，又在面上打两掌曰：“你未穿衣。”辛氏方醒曰：“我是梦中来，何故真身在此？喜得你唤醒也。”手携婢曰：“块和我进去，好羞人也。”入房蹴夫醒，详言其情，及得婢唤醒之事。夫曰：“那有此理？你素恶他，故装此情捏之。岂有心既欲去，又肯叫婢挽之，这假话我不信。”

次日，不得已，述与夫兄言之。兄命弟逐去道士，亦不听。乃往县告之，县提去打二十。又会寄棒打亦不痛，乃以收监。道士明是空身入监，随手取出都是银，以银贿禁子，令买酒肉入监食。禁子更加奉承，思求其方。后又解府、解道，各官都加责，以无甚证据，不肯真之死。后竟托分上，放出逃去，不知所往。尧鲁一家长幼，后相继疾故，盖受其术所蛊也。惟辛氏贞正，寿考无恙，总理家政，以抚幼孙之长，至九十余岁而卒。

按：妖术之暗中，如妖狐之投媚，必心邪而后能惑。苟心正者，虽入群妖之中，妖不能害，故傅奕不信死人之咒，而胡僧自死；仲淹不信杀子之鬼，而鬼

自不来；辛氏心正，虽妖人灵法能深疑于心，早囑于婢，终不受其邪淫之毒。然则法虽巧，终不及人心之正也。后遇妖人者，其牢把心而勿睬之，彼邪亦安施哉！

炼丹难脱投毒药

古潭一后生丁宇弘，机关伶俐，识尽世间情伪，人不能欺。偶遇一方士，自称能炼丹，宇弘早知其伪也。欲乘此以骗方士，故诈为不知之状，而琐琐问之。方士曰：“丹是仙术，古来传与善人，专以济救贫弱者，先须采药，炼成丹头，后用银一钱，与丹头同煎，可得三钱，一两可得三两。”宇弘曰：“更多可炼否？”方士曰：“只要有丹头，虽一百一千皆可炼。”宇弘先用银一钱与炼。方士加丹头三分，即煎出银三钱。宇弘喜，更以一两与煎，又得银三两。宇弘益喜，请方士到家，殷勤相待，及银已费尽。又求再炼添用，陆续炼出银三十余两，惟以好言承奉之，愿学其术，终不多出银与炼。反将方士丹头之本骗来矣。方士思家中不奈他何！故说：“吾丹头已用尽，可多带银本出外采药，再在外大炼。”宇弘明知其引外行骗，只自思我用心提防，彼何以骗？更欲尽骗其身上丹头之银。乃带银五十两与俱出外，不肯取出费用。方士叫其取银买物，宇弘曰：“丹以换银，今已成之银，何必轻用？可取丹来炼银作路费。我银留买药。”方士尽将已丹头三两，宇弘用银十两，共炼成三十两，彼此各分一半。又远行两日，寝食严防。方士无计可脱，乃背地买砒霜在身，晚又买一鲜鱼入店。宇弘往煮熟，装作两碗，方士往捧一碗在席，放毒于内。又再捧一碗，故打岔噫，将口馋涎入鱼上。方士曰：“这碗褻渎了我吃。”及至半

夜，宇弘腹疼，延至明晓，方士往医家求止疼药。煎服愈甚，至午，宇弘发散唇裂，腹痛难当。心疑是方士投毒，哀求之曰：“吾止有银五十五两，你能救我命，尽将与你。”时弘已不能起床矣。方士取其银，置已包袱内，近床以药与之曰：“吾游方人。将攒他人银，你好奸狡。反骗去我银五十两。今止多得你五两，吾自行善心，以此药与你。凭你命当生死何如？”遂负行李逃去。宇弘急命店主以药煎，有认得者曰：“此解砒霜药也。”连服几次，疼稍止，再求近店人医之，三日始得全愈。银已全被方士夺去矣，只沿路乞食而归。

按：知防炼丹，莫如宇弘。虽百计不能骗，反骗方士银本几尽，可谓巧极矣。然终被其投毒，银尽还乞，又多去五两，且几乎丧命。幸而得生，沿路乞食，亦劳且辱矣。方士炼丹，其可信哉？

第二十三类 法术骗

法水照形唆谋反

僧术中，有以法咒水。密咒某人心欲何事，后令人自取照之。各随其心之所欲，自现其形。有米春元者，富过百万，田连两府，年逾五十，不思会试，惟安享豪华以为乐。妖僧闻其富，欲骗其厚利也。挟咒水之术，往叩其门，自言能望气，每见此宅，紫气上冲，有鸾凤之彩，此百代王侯之兆。当有立翊运之功、分河山之带砺者。米春元未信，僧曰：“吾传有秘术，以符咒水。能知此生荣枯结果。人但斋戒三日，虔心来照，则今生是何成就。自现于水中。”米乃留此僧，令家下人各斋戒至第三日，注大缸水于庭。僧密语咒水，令诸人自照，米照见，戴了天冠，穿蟒袍，幼子照之亦同。长次二子只纱帽圆帽而已。米正室照，亦妃冠凤袍，两长妇照，惟珠冠翟服，米大异之。仅秘于心，后与流寓枝乡官宴会，谈及时事，枝曰：“今并后匹敌，金注支庶，祸之萌孽，必始宫闱，异日不为文皇之喋血，或为沂王府之反召，此鲁嫪所深恤者。”米曰：“往者逆响未萌而折，宸豪已发而摧，国家如天之福，风雨何摇于窗户也？”枝曰：“不然，文静以监竖倡唐，姚弋以胖僧兴国。若辅之得人，成败安可料也？”米曰：“纵中士有故，水国偏在海隅，必无忧乱离也。”枝曰：“亦难保。讖云某地出天子，江南作战场，正可虑也。”米曰：“使宸豪复兴于今，成败当何如？”

枝曰：“今承平弛兵，更甚于昔。向令宸豪，不久淹南康，某都不诈应反戈，安至以铜钟灰也。”米闻言心喜，又有一僧，能降神附童者，言往来祸福，如声应响，米请降之。密祷以欲图不轨事。神降曰：“金钟兴，玉气旺，清福扶王帝业强。洪流扫荡人安泰，裂土移宫镇远方。”米犹未决休咎，再求明报。”降童喝曰：“此何事而敢絮叨也？”米不敢问，而未解神意，既而渔人于深渊得巨钟，金色烨然，米以为瑞也。召枝某及二僧，决谋逆。欲俟五月某日，五更早，大小官俱出城送万寿表，乃闭四门伏兵城外悉歼之。至四更，兵卒供执事者早起，见城内伏兵处灯火异常，急报军官，调兵捕之。城中扰乱，又遣兵守城，见江中船无数，皆早炊饭城上兵，疑是助乱者。大呼曰：“某人谋逆，被捕获斩首矣。”外伏者，见内无号炮，城上有备。又闻呼喊声，送表官皆不出城，知事必败露，河边数十号船，乘微明时，各各逃散。后官以乱者，作造谋劫库问，捕获数十人皆斩首。而首逆者，反以不知情为辞，只拟流三千里，而死于道。此传内多隐语，未可明言也。

按：米春元年老巨富，已无心向功名，更何心图王侯？只以咒水妖僧启其端，降神妖僧决其志。又以枝某失职怏怏，襄成大逆。二僧已就诛，而枝某幸脱于网，天何缓讨凶人哉！犹幸圣朝清明，小丑旋殄，固太平之洪福，亦此地民风，素良善忠顺，不当受此叛逆者之荼毒也。然信僧惑邪之祸，亦酷矣。后人其深鉴之，其深戒之。

妖术托梦劫其家

老狐昼伏岩洞，夜出寻食草木之实，有偶于草木中，吸得

天地絪縕之精者，便有灵变，能幻化为美妇以迷诱人，采人之阳精，以益其灵通。法师捕得而烹之，和尚如求得狐心，焙而干之，薰以好香，于深山中构一草庐，以狐心奉祀于中，日诵诸般忏文、经卷超度之。夜则群妖众怪，噪者、呼者、悲者、泣者、叫者、啸者，能为人言，或为蛮语者千怪万状，于草庐外哀吊，极其凄凉。要极大胆之人，方敢中处，吊过七日，亦渐渐稀少。昼夜常诵经作法，备果食供奉，积至四十九日，然后焚了草庐，把狐心领回，香火祀之。如明日欲往见某人，先夜以锦囊盛狐心，置于心上夜必梦妇人领去，先见其人。次日往拜其人，已梦中相会，后有所于求，人必以为异，而多从之。此僧家骗化之一术。也有富家羊老，生二子，娶二媳矣。蓄积盈余，极是悭吝，分文不肯施舍。忽夜梦两高僧来化缘，次日果有两僧到，容貌俨如梦中所会者，称言你取财太急，人多怨气，吾与你有夙缘，特来为你忏悔。羊老信之问：忏悔当如何？僧曰：“你合家当斋戒三日，再买果饼面食，及三牲猪、羊肉，半荤半素，吾为你作法请将，诵经供佛，将生前罪过解释，再祈后增福禄，便家门清吉，死后免堕矣。”羊老依言，斋戒买办。至第三日又有两僧到，又留相助诵经，至晚来一僧念咒烧符，降遣羊老自跳自喊，取利剑在手，指其妻子曰：“此鬼也。”悉手刃之。又追杀二媳，媳求僧解劝，僧指羊老喝曰：“坐。”羊老遂提剑咬牙，昏昏而坐，不醒人事。四僧入，轮奸二妇讫，以索缚之，搜其家财帛，捆作四担，夤夜逃去。次日有人入其家者，见羊老披发伏剑，睁眼评语。急出呼众入看，亲众群拥而入，羊老只说要杀鬼，众向前夺去其剑，呼其名曰：“你何故如此？”羊老渐渐复苏。人又问之，才知应曰：“吾梦见鬼多，正在此杀鬼，得你们叫我醒也。”及入后室，妻与子皆被杀。羊老大哭曰：“此我记得杀三鬼在此，又赶杀二鬼婆，

被僧拦开。”及入房二妇皆捆在床，乃呼邻妇来解之，各称被憎所奸，金银财帛皆收拾去矣。一家痛恨无穷，一边收殓三尸，一边遣人四路赶僧，皆赶上两日路，并不见踪而还。

按：羊老素慳吝，则为富不仁之事有矣，乃憎悚以怨气，便信其说，而留以作福忏悔，则心先自疚故也。僧欲行术劫财，而先形于梦，此亦得狐心引梦之术而用之。彼梦谓高僧，而反为劫憎，不信昼所为，而信夜所梦，亦惑矣。不行善于平昔，而求忏悔于修斋，亦愚矣。今人多残忍不仁，贪暴不义，而欲饭僧供佛，追修忏悔，何异羊老之覆辙哉！甚矣，恶不可为，而僧不可信也。鉴此当为之凛凛。

摩脸贼拐带幼童

往年京城中有幼童出外，尝被人拐带去，寻之又无踪，后累累有之。人多见一僧，摩幼童之脸，则幼童随之而行，既而寻，已失之。故京城盛传，谓之摩脸贼。特在京僧释人多，未察其孰是也。忽宓富人止生一子，出外不返，四下跟寻甚急，各处出偿帖曰，有收留得者，偿银二十两。报信者，偿银一十两。四处挂帖出偿，终莫得下落。住宓家小屋人班八，以淘街为生。一日懒去淘街，往城外晦真庵闲游，转入后室四旁周览，忽破水障中，一小土露头来，班八认是宓家子，忙呼之曰：“家中四处寻你，何故在此？”宓子曰：“僧闭禁我在此，你快来救我。”班八看房门已锁，恐一人难带此子出，谓之曰：“你小心暂在此，吾报你令尊知，即来取你矣。”飞跑而归，报宓老曰：“令郎受禁在晦真庵中，速去救之。”宓老即招五十余人，前后到庵，班八引至庵后房中，打开门认出宓子，又搜

出十数童辈。即令众人捆住僧小山，并同庵三人都缚来，状送到官。官先审问众童曰：“汝等如何被引入庵？”众童曰：“和尚以手摩我眼睛，便见两边，背后，都是猛虎、毒蛇，将来咬人、伤人，惟面前一条路，清净好行，我辈只向前走，便到此庵，被和尚幽闭住。”又问曰：“和尚留汝等在庵干何事？”众童曰：“可恨这秃子，不拘日夜，将我等做苦春，极是疼痛。若不从，便将大杖挞打，众人怕他，只得从他所为。”又问曰：“先拐来的，后必长大，都放在何处去？”众童曰：“有病者，有长大者，和尚说放他回去，未知后都回家否？”官再审僧小山曰：“你拐来众童后病的、长的，都放那里去？”僧不敢应。再问同庵三人都云：“毒死埋讫。”官闻言大怒，将小山打四十，同庵者各打二十。曰：“此罪不容于死。”令锁出衙门外，许失童之家群聚手殴，打得身无完肤，有割其阳，塞于僧口者，半日而死。人莫不恨其淫，而快其死。后将其庵焚之，拐带之祸遂息。

按：好男风者，禽犊之行，此僧必有春意之方，非拐诸幼童，无以快其欲。又习得妖法，摩其眼睛，则昏花见怪，故可诱致童男，其罪浮于天矣。积恶贯盈，众戮其身，言之羞口舌，书之污简牘，人谁不切齿之。世有负男子之躯者，其可袭此僧之恶行哉！

第二十四类 引嫖骗

父寻子而自落嫖

富人左东溪，止生一子少山，常带千金财本，往南京买卖。既而入院标毛月华，一年不归。东溪问于人，知子以嫖故，因贪欢忘返。累以信促之归，初犹回音，推托以帐未取完，后信往亦不答。东溪闻其财本，已费过半矣，心中甚怒。欲自往寻之，又思空行费盘缠，乃带三百金货物，雇仆施来禄同往京寻子。人货到京，早有人报知少山云，尔父带货来卖，兼欲寻汝。少山闻言甚闷，急呼其麻毛惜卿谋之曰：“家父特来催我归，尔计能陷他亦嫖，则我在此可久。不然今须与你别矣。”惜卿曰：“你但深藏此间，勿与相见，我自有理会。”即遣人邀前院荀荣妈来，托他巧为牢笼，荣妈许诺而去。东溪问在京客伙，知子在毛惜卿家、嫖其女月华。径寻惜卿家来，欲呼子归，惜卿出而款待甚恭。东溪曰：“小顽少山在你家，我到京十余日矣，可叫他出来见我。”惜卿悚敬曰：“相公即少山令尊乎？妾幸披云睹日也。令郎前在寒舍两三个月，今月余前，送别久矣。”即唤女月华出见，指曰：“此而翁也。”命下拜，东溪不礼之。又命设席，东溪曰：“吾为不肖子而来，岂索汝酒食乎？速叫儿与我归，亦不消你假意相留。”月华曰：“果是前月已去，云欲收帐回家。若果在此，何敢相瞒？”东溪不信，定要究子下落。惜卿曰：“茅舍只数间，任相公遍搜之。岂能

藏得。”月华领东溪入内，四下觅之无踪。东溪大怒曰：“牙人说在此，如何藏开？说这鬼话。若吾儿不见，是你家谋死，必当官告你，着你寻觅。”月华惊曰：“从来院中，那有谋人者，相公勿轻易怪人。”东溪诟骂而出，行过院前，窗内一女，将盆水倾出，淋东溪一身，冠服尽湿。时怒未散问此是谁人家？仆来禄曰：“此一行都是乐户人家。”东溪即入其门指骂，荀荣妈出，惊惶问故，知是女荀庆云误倾水淋着，即唤出棒打无数。庆云哀求劝救，东溪亦不睬。荣妈曰：“你好将新服换与相公，向前叩头求救，留在此陪个礼，免后日生祸。”庆云叩头乞，引入内房，取一套新衣与更，跪曰：“我等人家最怕得罪于人，万望海度涵容，恕妾罪过。”东溪曰：“我原不怪你，只衣湿难行。我今换去，明日即送还矣。”拂衣便起，庆云挽曰：“更有杯酒陪礼。若便去，妈又怪责我矣。”东溪曰：“何消酒？”时筵已排到，庆云曲意陪奉，东溪亦放怀乐饮，至晚欲去。庆云恳留曰：“今半载空房，若不宿而去，真对面不相逢也。但宿则媿欢喜，谓我善留客，此岂费房钱乎？”又饮到二更而睡。东溪思房钱终是还之，且假意不动，以试何如？庆云偎抱抚摩之曰：“君作柳下惠，坐怀不乱耶。是入宝山空手回也。且暮夜无知，谁奖尔贞节男者。”东溪笑而从之，次日，近午方起，才梳洗罢。酒席已备，慢慢劝饮，弹唱以奉之。靠晚又欲归，庆云留曰：“肯宿，妈妈甚喜。若一宵而别，真是萍水之逢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心也，妾纵奉侍不周，君何不做甘雨济我半载旱人。”东溪又为留一夜，第三日坚要归，求还旧服，庆云曰：“已遣人送往贵寓矣。”东溪曰：“承赐身上服，明日送还。”庆云曰：“只恐不中服，何不收作表记。”又取出一箱玩物，欲择一件相赠。东溪见箱中皆珠玉宝玩，仅取一牙扇坠，庆云曰：“此不敢奉，此银的敬奉。”东溪曰：

“只领你意耳，何必送银物。”庆云曰：“此牙的是礼部公子所赠，旁刻有号，凡孤老所赐，惟银得用。若簪钗诸玩物，须存留之。后日有会，问及即在，方表不忘之意，故不敢转赠于人。此银扇坠乃预打造以回答人者，旁铸有妾名，故愿相赠也。”东溪受之而归。明日谓来禄曰：“看妓家极难做，只误倾一盆水，费尽小心承奉人，惟恐不当人意，我岂可过吃他物？我宿两晚，又吃四席酒，以银四两与之。受一银扇坠，以金银玉，三枝簪答之，并这身衣服，你送去还他，我不再去。”原来前两夜来禄亦得婢桂英伴宿，两人情意绸缪，更相舍不得。临行嘱咐曰：“主人若再来嫖，又得再会。”故来禄只愿得主肯嫖，力劝曰：“前日空手去，也这般相敬。今日有银、有簪送他，他不留宿，岂不留酒乎？再吃他何妨？东溪信之，再与仆往，以银簪送之。庆云得了，喜色满面，持入夸与妈曰：“左相公送我银四两，簪三根，非妾取奉得欢喜，岂送许多礼乎？”荀妈亦大喜，出叩谢曰：“本不当受厚礼，既蒙赐，还在寒舍消耍几日。”东溪假辞要回，庆云挽入内房，酒席已备。东溪曰：“又烦宴我，后何以报？”庆云曰：“前日只是赔礼，今日所赐银，已准后帐。”东溪曰：“前银还前，我若嫖，须从今日算起。”由是日夜流连，忘其时月。来禄亦得再与桂英会，二人喜不自胜，侍奉加殷勤，使唤加听命，主仆皆乐而忘归矣。东溪时或谓仆曰：“当要知止。银费去多矣。”来禄便诱曰：“人有金帛，正要追欢买笑。相公掌许大家，才得此几月快心，纵此银用尽，家中何患无吃着。不及此去老时行乐，人生宁有百年，何必作守银虏也。”东溪心本迷恋，又累被来禄劝诱，并不知回头。不觉半年余，三百金几尽，桂英时向来禄索衣服、簪珥，来禄转求于主，主曰：“亦未知我用多少？须与荀妈算之，然后留盘缠回去。”及算过，已用过三百余两。尽货物还

之尚未够，盘费全无辨。来禄曰：“小主本多，可去借些。”东溪曰：“不好开口，你去婉转言之。”少山知父本嫖尽，抚掌大笑，令月华设席，请父及庆云来钱行。”然后东溪与子默默同归。只谓缘遇使然，不知为计所陷也。

按：尤物移人，丽色倾城，自昔慨之，安有入酖蠖中，而皓然不滓者。东溪非为标而来，直欲寻子而归。其深知妓之迷人，与嫖之破家审矣。乃入其中，而掘泥扬波，更甚于子。不迹声色。不溺情欲者，能几人哉！孔子曰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则贤易色者，信难矣。故院中语曰：“不怕你来了乖，只怕你乖不来。”则惟勿蹈其地者，可超然樊笼外矣。不然，未有不受其羁迷者。